

越南漢文小説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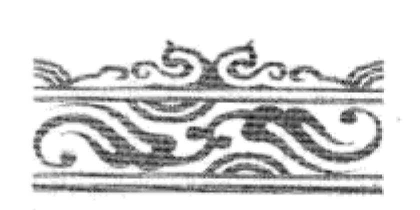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説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拾叁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洞延年陳相公責

子祀承陳新家謹撰



《婆心懸鏡録》書影

婆心懸鏡錄序、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古來勸善諸書多如林立、類皆事屬中朝、而我國之善可為勸惡可為懲、從來見刊印者、戊戌仲夏 詩奉讀再三、見其人其事、或古或今、皆在本國、人人所共見共聞也、而其錄名之曰婆心懸鏡者、夫人心猶鏡也、上聖之德、明徹四方、光耀萬古、

《婆心懸鏡録》書影

古怪卜師傳 俗云棠遜

黎朝嘉宗美皇帝永祐元年、帝乃龍德皇帝之弟、與鄭府通姻以故得立、以故得國內人心不服盜賊四起、時鄭全王秉國政、得心疾、內侍名阮泡幽之仙宮、使居窟室、事無大小、皆決於泡、天下將有改易之望時東鄂盈生杜世佳、屢應會試不第、家貧喜客與內侍 奉公黄五福、高姚阮春鍰爲布素交、以讖語有兄方靜一區之句、欲求清淨地安棲、遍尋月餘、未得其所、一日過安朗內同店旅間、有卜師號古怪先生、在

《古怪卜師傳》書影

中數文錢向店婦買笑數口。三人家禱心中事禱訖、卜師謂曰、仆於卜藝、亦得涉獵、惟拆字藝最精、諸令諸公可各寫一字、許我一看。世○佳暗想此必因我曹薄禮故以這小藝相推、但試看他術如何、遂手筆似寫乾坤一袖四字、世○佳寫乾字始完、再操筆欲寫坤字、貴五○福即前握其筆曰、先生有命、人各寫一字、以不如命、遂手筆元字、再援筆與阮春○銀、春○銀再寫亨字寫訖、春○銀整衣手捧字紙加額、跪向卜師前、辭曰、昇等拜上先生、承命各寫一字、敬當獻上、卜師起而

《古怪卜師傳》書影

目録

陳新嘉◇撰

婆心懸鏡録

宋莉華◎校點





提要

[越] 鄭克孟　[中] 宋莉華　撰

《婆心懸鏡録》,不分卷,陳新嘉撰於成泰九年(公元1897)。今知見有抄本一種,藏於越南河内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號爲A. 2027。

作者陳新嘉號美甫,别號朱穆翁,興安省金洞縣廷年社人。據本書阮迪跋文可知,其生年約在明命八至九年左右(公元1827—1828)。又據本書阮廷忠序,其人出生于官宦之家,有《晝一曆》、《萬年圖》、《拾錦織花集》、《天南嬰話詩》、《十八孝詠歌》等著作,今皆不傳。其舉業及履歷則不詳。

據自序可知,作者在晚年閒居時,撫今思昨,收羅了耳聞目睹的種種逸事共六十則,每則獨立成文。雖然故事各異,但都傳達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思想。作者力圖通過這些故事告誡世人:「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

這六十則故事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行善者獲善報,另一類則是惡行結惡果。前一類中,或講述捐資修建祠堂以奉先人或創辦私塾,善行惠及後代,如:《道光天地》述因出資修建祠堂,惠及後代;

《二同慕道》述好心起社辦學，并提供所需物資，家室又勤儉持家，終得善報。或列數孝敬父母之德行獲善報，如：《改惡回良》述某惡人戒除惡習，孝敬父母，得回報，子弟登科；又《道人享廟》述一人自算命有貴子，未如願，道人指點其要敬父母，二子遂改惡習，後立功名，榮家族；此外，《詩示敬嚴》、《孝前孝後》、《天眼光明》等條類此。或記録兄弟互幫，家族共榮，如：《仙乩藏錦》述父死之後，兄獨得家財，諸弟均落魄而勤學，一日得神仙指點，兄痛改前非，招諸弟歸，助其求學，諸弟終敬重如父，而學皆有成，榮耀家族；《兄弟俱榮》述兄長如父，照顧幼弟，弟長業有成，反哺落敗兄長，助侄子獲取功名，兄弟共榮；《教友敦孝》、《友恭顯世》等類此。或倡導行婦之德，賢内必助家族興旺，如：《益旺夫人》、《同母同科》、《嚴母顯揚》、《財乾乾取》。又或弘揚正氣，得後人敬仰，如：《老難受死》述某人由于子孫爲國捐軀，受子孫之功而壽至八十。但也因爲不能爲國獻身深感爲難；《童易捐生》述一將領遭擒，臨刑之時，手下的一個小卒願先于將而死心，以示忠心，表現了一個忠臣義士的氣節；《爪留正氣》、《國心正氣》等也都張揚了崇高的愛國精神。或因生性寬以待人，好善樂施，終有好報，如：《吉心定柁》敘馮吉慶恬静正直，寬厚公平，出海貿易而遇風暴，因前積德得以轉危爲安，順利回來，并獲利甚豐。其後繼而教化與人，積善不斷；《族譽報德》、《如芝添壽》、《奕世厚德》、《利樂同心》等皆類此。書中還記録了許多因爲曾經行小善，事後得以善報的故事，如：《投金獲福》、《讓地興家》、《焚契余慶》、《鱗蟲酬埋》、《拾字文明》、《桂宫梯報》、《築墓報酬》等。記叙惡有惡報的也不乏其篇，如《不肖受殃》，講述父續弦，二子不肖且强取豪奪，不行善事，日後招惡報，家人均染病而亡，父續弦所得子孝順，故其子成就功名；而《詭婦灾禍》、《悖入悖出》，便是不行婦道而招禍的例證。又有多個故事印證不義之財不可取，得之日後必

引禍至身，如《心瞞聖賢》、《僧戒賭局》、《命魂追死》、《致富不仁》、《假銀作孽》、《萝罪欺銅》、《心機機深》、《奸雄烟禍》等。或表述生性刻薄、恃驕傲世，或行不義之舉，禍及自身，如：《利不及害》、《惑人監戒》。另外，如《顯達酒殃》，講述飲酒誤事，以致冤死，以此勸戒後人嗜酒不可取。書中有幾則故事採用了善惡對比的寫法，更具警示效果，如《一貧一富》叙兄富但不仁，弟貧却慈孝。兄終嘗己病子亡之禍，而弟之子雖貧却由于勤奮，終獲功名，後世享福。

本書乃是勸人行善的警世之作，雖然通篇涉及内容駁雜，但都不離「善惡有報」的主旨，並在客觀上反應了越南自黎至阮末年的社會現狀：人民痛苦、重煩勞驛、多受賦税；朝中官吏謀模貪冗，京外吏役的擾民安生。

因别無他本，此次出版，徑取抄本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孫遜、孫菊園審讀了校樣。

婆心懸鏡録序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古來勸善諸書多如林立，類皆事屬中朝。而我國之善可爲勸，惡可爲懲，從未見刊印者[一]。戊戌仲夏，詩奉讀再三，見其人其事，或古或今，皆在本國，人人所共見共聞也。而其録名之曰「婆心懸鏡」者，夫人心猶鏡也。上聖之德，明徹四方，光垂萬古，猶鏡之長明也。下愚利欲薰心，終於昏蔽，猶鏡之長暗也。中人平旦乍見，天良未泯，而或爲世故所蒙者，猶鏡之乍明而乍暗也。時加拂拭[二]，則暗者可致於明是也。至若謂之婆心者，夫婆心，菩薩之心也。有菩薩之心，則利濟之事，靡所不爲；無菩薩之心，則殘忍之行，無不至矣。此一書猶懸鏡於後世，人人皆可鑑也。於戲！目睹頹靡之風，而博收善行以挽其善俗者，先輩之盛心也。見善行之可採，而不憚鐫印以壽其傳者，仁人君子之雅意也。美甫陳相公皇朝解元官京尹之哲嗣，年逾耳順矣。而留意編摩，見代修千家族譜，勸孝思於無窮，創圖萬世年書，垂功言於不朽。至於朝廷宵旰，則請揆策以禦外夷。河水横流，則請休堤以舒民力。今輯本逸事爲斯録，殆與中朝善書諸集，並行勸懲。其樂善公之之心，老而不倦，爲何如。詩不敏，亦嘗

編輯《嗣育要訣》一部。中有修德、嘉言、善行數篇，未能成草，而不謂美甫之早有以得我心矣。故樂而爲之序。當成泰十年五月望前。

上福武陵老弟言志阮文詩拜序。

【校勘記】

〔一〕「從未見刊印者」，「未」原訛作「來」，據文意改。

〔二〕「時加拂拭」，「時」原作「辰」，越南避諱字，今改回，下同不注。

婆心懸鏡録序

古之士君子，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得志則立功，以加澤於當時；不得志則立言，以垂教於後世。語其窮達則殊，其功用則一也。予晚生濫預登庠，設帳於山城之西，亥年蓮月以縣紳就謁新令尹，得晤舟牧陳先生於西署。鬚眉頒白，議論淹雅，有古人風。予敬甚。詢其人，方知乃興安先京尹陳解元之令子也。頃間見示諸作，有《畫一曆》，有《萬年圖》，有《拾錦織花集》，有《婆心懸鏡録》，有《天南嬰話詩》，有《十八孝咏歌》及《百餘家譜記》。予披閱之，美不勝收。就中惟《婆心懸鏡録》，其事則近而易明，其文則簡而易曉。凡我南邦自黎迄今，耳所聞目所見，其事有關於勸戒者，一一著而成編，使人讀之，善有所勸，惡有所懲，誠度世界之寶筏，指迷途之金針也。嗟夫！物不平則鳴，故鳥鳴於春，蟬鳴於夏，風鳴於秋，蟲鳴於冬。物且然，況於人乎？是以屈原以《離騷》鳴，賈誼以《鵩鳥》鳴[一]，司馬遷以《史記》鳴，邵堯夫以《皇極》鳴，文丞相以《正氣》鳴。列君子皆借文字以鳴其不平之氣也。先生生於叔季，其學博，其才宏，終不見用於世，不得已閉户著書，以洩其鬱塞，則先生之心良苦矣。然而先生豈樂

於爲是哉？予再三捧讀，不勝敬慎，將來必有知已者付諸剞梓，以與《感應篇》、《陰隲録》、《吉祥花》並垂不朽者也。是爲序。

成泰十一年六月上浣〔二〕。

晚輩山西秀才象山阮廷忠頓序。

【校勘記】

〔一〕「賈誼以《鵩鳥》鳴」，「鵩」原訛作「鵬」，據《鵩鳥賦》改。

〔二〕「成泰十一年六月上浣」，「浣」原訛作「院」，據文意改。

丁酉年冬十一月，余以河城回入侍。見吾舟牧翁憑高危坐，生紙一帙，目張雙鏡，筆硯從事。帙内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覆背者，有硃墨圍圈者。余顧問曰：「何書？書古人糟粕矣夫，古人備矣。何書乎？」翁急誨余曰：「子之才真當世之奇觀也。孝悌忠信，缺一不可，子亦可以備講，旁求稽究，是子得之矣。我今行庚近七十，目朧耳聵，芒鞋竹杖，子將以我爲鷹揚之尚父乎？將以爲攀龍附鳳之寇、賈、耿、鄧乎？爲唐之郭、李、張、許乎？顧吾老且倦矣。光陰荏苒，舍書籍將何適哉？吾願身爲倉卒客，不願子孫天下後世爲倉卒主人。且采集我南邦所聞所見，陰功寸善，驕行薄德，獲善惡報，書成一帙，顔之曰《婆心懸鏡録》。使讀吾之書者〔一〕，猛然省悟，不得肆其邪僞則釋矣。哲人云：『教諸健兒，慎勿造因』，吾亦不知老之將至矣。子以爲何如？」余聞下，不覺骨悚淚下。惟夫天能以日月、星辰、風雲，世世奇於上；山河、鳥獸、草木、昆蟲、魚鼈，世世奇於下，而弗能以世世堯、舜奇其君。又有幽厲、桀紂爲之君，而弗能以世世皋夔、稷契奇其臣。又有崇侯、鄭伯、王莽、曹操爲之臣，弗能世世以忠信孝悌、禮義廉節，奇其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又有汙暴頑淫之徒者出焉，蓋非天之樂爲乎此也。江河日下，世道衰微，人心潰亂，肆其所之，有此頹風也。吾舟牧翁蓋亦弗樂而爲之此書也，使天下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則此書亦可弗作也。余今獲睹此書，夫然後知周、召二南全書爲難得也。余其言曰：「人於懷葛無天地，士到秦隋有古今。」進再拜，繼書紙尾。

猶弟鳶山鳴鳳子阮迪進拜。

【校勘記】

〔一〕「使讀吾之書者」，「讀」字原無，據文意補。



成泰九年一陽生，嘉以衰老安閑，對與文房四友爲樂，撫今思昨，平生粗得淺見薄聞一二，可爲龜鑑於心身。第念聖賢仙佛，諄諄教訓，勸善懲惡之書不一，甚爲報應頗多。然而富貴逼人者，執迷不悟；利欲爲主者，習染已深。以致善小而不爲，惡小而不去，故也。大抵勸懲，深言之不若淺言之，或易曉也；文言之不若質言之，或易從也。嘉寡學無文，敢將引徵時事以證之，搜集一編，顔曰《婆心懸鏡録》，用示兒孫，或能進德修仁，與夫知過改過，不亦可乎？且録中字義粗率，希惟知己諸君子雅鑑裁正是望〔一〕。

金洞善亭美甫陳新嘉謹識。

【校勘記】

〔一〕「希惟知己諸君子雅鑑裁正是望」，「裁」原作「栽」，據文意改。

目録



道光天地

聖道雖無報應之言，如佛家作福得福之説，然而果有徵驗，炳如日星。如天本縣文祠，故黎專由文紳預鈐絲竹祠宇二座，各五間，經久頹壞。自西山間紹治十四五年，無取科舉，僅存鄉貢二生，徒十上下，俱已衰老，清貧不能重修。所在邑人，本是田野，年五十餘，無子養侄，妻謂請文長員回家教侄，呈乞先生爲主張興功。先生曰：「財絀難辦」。又請因舊修補，工料無幾，詞達會商，文紳皆爲難色。又請解瓦，伊願捐貲，規模壯麗，盡一千五六百。其供進只四百餘。慶成，伊呈曰：「供進足還工料矣。」再請爲守祠，縣紳皆順許之。香燈敬誠十餘年，後而没。縣紳追思，砌陛墻外。每至春秋祭畢，酌酒焚香告之。至嗣德三十二年，五旬大慶，恩贈百神敕文，奉諭何係有功勞於鄉村者，準明白事狀奏聞，量封爲福神。伊社供開蒙得敕贈，即立祠宇祀之，婆心慕道，血食萬年。

又如維先縣文址，始起祠靈，移於安溪，歲久傾壞，文紳財力待時，遂巡廢祭。永佑間，縣有一寡婦，生二子，稍有物力，情願捐貲，移建於龍隊山旁。砌壇繞墻，工料千餘，並供祀田，出自婆心至誠。後十

餘年，長子中生徒，次子領鄉貢於黎景興四五年〔一〕。再遇風凉，西山入寇，壇陛就圮。明命年間，里仁府太守裴廷智，捐俸建於山上，合紳同心景仰。

又如壽昌縣文祠，壽昌河口典簿裴輝松，出財出力，修葺巍峨，並刊刻《闕里合選》，有功於名教。及見一子輝瑄一婿，紹治元年辛丑恩科舉人。又三年癸卯科，一子輩裴輝璋改琨中孝廉，一子裴輝珆中茂材。

又如我先君子陳悟軒先生，科擢解元，官至京尹。晚景回休，身爲文長，職分正誼明道也。不辭嵐瘴，上林採買材木，於嗣德五年壬子，移建文址五六座，置祀田，定條例，創制規模，禮樂籩豆，婆心尊崇。子嘉寡學，弗能繼業科舉。親甥阮珖，從事編記工料。慶成後，乙卯科八年預中一舉，又後三十年，少子陳秀蘇中秀才。

又如嗣德三十三年，因河崩圮〔二〕，移建文祠於青虬，社人百户陳廷琚預充董役，爲人福厚信忠，婆心敬謹，曾無欺詐一毫。及見有子，子駿登庠，往往如此頗多。姑舉近見爲證，報應不無，有誠必有神也。景仰文道，非如異端之惑。

【校勘記】

〔一〕「黎景興四五年」，原「景興」下有「經」字，爲衍文。

〔二〕「因河崩圮」，「崩」原作「册」，「圮」原作「圯」，據文意改。

心瞞聖賢

青廉縣嘉隆六年丁卯開科，生徒賴文輝唱議重修文祠，炤補大社一百貫，其次五六十。藉事揮霍染指，人每祭牛豬牲。首俵發科，頸俵寫文，中腹俵正獻，又一脛俵現預祭文紳，一脛俵户分，一脛均八總，一脛存千作〔二〕，具本縣飲福，又置造祀田。自契買二十畝，全年葩利每畝五貫，只納太半，其他人遞納足數。身爲文長十餘年，人皆怒而情面不忍言。不料生徒見一次子生而喑啞，瘂後而聾。一長子從父秋祭，因潦乘船野渡，回遇風波覆溺，舟子生還，父子没迹，惟牲首頸脛漂泊於文址前。所在人得而言曰：「實生徒輝首頸脛也。」

又如唐安之總長郭有守，創建本總文址。自謂歷事三朝五帝，黎景興昭統、西山光中景盛、皇朝嘉隆是也。德邵年尊，强豪富有。雖有新生徒，亦推讓總長爲文會長。其祀田每社三畝，並私田供，共五十餘畝，一認領耕。每社當該辨禮一次，終而復始，葩利扣除，應辨總務補斂，如此僅三十年。壽七旬，三房六子，隣鄰莫不畏之如虎。一日墜橋折足，湯藥八九月而死。妻自顛狂，露體歌謡。二妾一外情得

淫瘋，一染霜瘋病。三房各生二子，一遇風不遂；一通父妾，罄家脱罪；一被溺死；一賭博輸負，自投於井。諸女不足言有守，未出五六月，家道成空。且藉聖賢私肥如此，况於神佛？每每許多。人有婆心，何至此禍？勿謂皇天無眼也。可凡爲人子人孫者，事死事生，孝於祖宗、父母，悌於宗族、兄弟、姊妹、妯娌，即是爲吾家佛也，百倍於塑像鑄鐘，架橋構館，此乃要虚福也。若無婆心，恐得實禍。

【校勘記】

〔一〕「一脛存千作」，「千」原作「千」，據文意改。

仙乩藏錦

文江弄亭先廣南臬使鄧公諱文堪，乃進士諱啓之胞弟也。公於嗣德五年，卒於莅堂，歸殯，金銀錦繡，適長名奇選匿藏〔一〕。六七弟庶出，尚幼。送葬後，逐諸弟居外。或從母寓南定，或從師住昇龍，各自勤於學業，人皆才奢學飽，博見廣聞，有鼎元名𠮩晋〔二〕。惟長兄獨占家産，其己子身被綾紗，足行錦履，諸弟藍縷饑寒，篤志攻書。一日隣人祈禱蓬萊，天仙降下壇場。長兄在坐，亦拜，請問事家安否？乩筆題詩云：

天高山遠白雲飛，雁度回陽似失羣。錦繡珠璣私篋滿，紫荆何事問慇懃？

奇選見詩，問心慚愧，顔面失色。遂回召諸弟來，篤敦友愛，勸以讀書，助給筆紙，兄甘失業，自悔前非。諸弟事之如父。至建福甲申，弟櫝中舉人，咸宜乙酉中副榜，現今山西督學。同慶丙戌，弟炊弟臯同榜孝廉。接武聲名，裘馬華繼。而長兄已没，恨不及見衣錦榮回。現今炊南直訓導，臯懷德府教授。

【校勘記】

〔一〕「金銀錦繡適長名奇選匿藏」，「繡」原作「鏽」，據文意改。

〔二〕「𠄩晋」，「𠄩」爲喃字，意即數字二。

僧戒賭局

紹治年間，乂安百户陳豐盈，家資餘萬，多由賭博得之。幼與山僧字法靈道士同學。一日，賭贏，囊中銀十餘笏，牛牢三四頭。遇雨投寺住足，極有喜色。寺僧對之淡然。食齋後，豐盈問其故：「昨者相遇歡喜，故人今日淡然，何歟？」僧曰：「吾兄雙眼神亂〔一〕，滿面浮光，黑暗色隱伏在内，衰氣到矣。」豐盈笑曰：「實不相瞞，近來獲財得數萬，從賭局得。何作此不祥語也？」僧曰：「吾有眼力觀人，吾兄能永不再賭者，這財亦尋他事悖出，況恐不能自禁。贏必有輸，一敗禍反其身。吾兄記我鄙言，勿以出家爲不入世味矣。」豐盈應曰：「深領教辭。」歸後數年，田園掃盡，衣袴藍縷，老母死以席葬，妻寒兒饑，追債切苦。表甥名於適遇山僧，問豐盈安好。於答云：「表舅果依衰氣之言驗矣。」賭局不特富者不宜，士農工商一入賭門，皆非吉兆，遺禍子孫，我見之不少。婆心僧戒，省悟豐盈。

【校勘記】

〔一〕「吾兄雙眼神亂」，「吾兄」原作「兄吾」，據文意乙正。



投金獲福

東岸榆林黃甲阮公，字文富，奉御改思僩，歷仕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機密院大臣，北圻得預，自公始也。相傳先祖公產邑雲恬，故黎宿儒，家貧且老。年年往教陸岸士人，遞年臘月節回向，學俸一笏爲常。不記年之十二月廿六日，回抵鳳眼地轄飯館〔一〕。方午，已見一男，年二十上下，酒食醉裏，纍纍忿言：「我一大醉，是夜殺汝而俱死也。」公問是何言哉？男對曰：「客歲至次，當該領債二十貫，生息每年一倍，未能來還，他捉某母，梏桎最苦，爲子老母恥辱，不若報讎殺之俱死。」飯館老媼言亦如之。公探囊一笏許之，男再拜而回贖母。

公往遊親朋，至除夕，携杖扣門，妻兒歡喜。公作呻吟假病，謂今年學俸湯藥了矣。賢內答曰：「願勿挂念，喜得長壽。」元旦只焚香拜謁家先，公訂初四赴塾開場。初三夜半，賢內夢見一老翁，許紅絹腰帶一段，命橫腰間。承橫之，不知其幾，猶長。忽醒，煮飯勸公強食，道來夢中如此。公行鳳眼舊處，見一北人前步相去丈許，每每回顧地局，而言：「玉帶大吉地，累世科甲。」公意會夢中，請問先生何處。

及到老嫗飯行新開，延先生停足。又問老嫗何處地分？老嫗熟認去臘許名某銀笏否？公曰：「是。」嫗言：「這田伊之香火也。財主志許債，謀在這田也。」公問姓名，嫗又謂名社某。公請先生姑在此，身就伊家。伊寂往，伊母不知何客。出巷門，乃遇伊回。自認恩人，再拜爲謝。公以實告，伊以誠對，願先生即回，將家先王骨，交某自辦瓦棺，認爲家先改葬，不涉鄉村禮例。相見地人，寄托坐向如此。公夜回，取父骸包來，付恃伊葬之。不五六年間，公二子同科鄉貢。及孫阮實，黎世宗光興十八年乙未中二甲，官至贊治功臣尚書，參從國老，太傅，蘭郡公，贈太宰，壽八十三。曾孫阮宜中弘定二十年己未三甲，官尚書，北使，太傅，陽郡公，與後國史館。相繼大科，至文富相公十一世二甲三甲也。相公長子阮堪，領解元，擢進士，官按察使，卒於京之莅所。父子同朝，榮更榮矣。其餘故黎之春試中三場鄉貢生徒，皇朝之副榜舉人、秀才，不可勝數，家無白丁。如此婆心宿儒，夫婦出於自然，苗裔享福，猶未可量也。現今人生在雲恬三百餘，卜居榆林一支，五六代，一十零人也。

【校勘記】

〔一〕「回抵鳳眼地轄飯館」，「抵」原作「底」，據文意改。

焚契餘慶

青威左青威人姓吳，遺腹而卒。其妻周氏菊，年二十餘。夫没後，四五月生一子，命名廣澤，守節鞠子。父母兄姊，强以改嫁，誓心孀居。勤儉裕如，二十年餘，積粟有數十葉。偶值潰堤，連年凶歉。艱食人民，自矢婆心，許貸於鄉村族黨。穀熟或有還息，或再乞限，不曾繩墨追迫，堆積契字。其子從學遠方，忽遇疫氣，周氏自知必死，即將文契付於丙丁，俾免子回，催捉苦人，焚了而逝。天灾盛行，族黨倥傯〔一〕，出鄉關外。時已入夜，風雨大作，姑寄改葬之穴。來日就看，天已實充矣。子還，號泣盡哀。再從師友，文學日進，恭遇恩科領鄉薦，仕補驩州知縣。納東城理齋社妾，生一子。公升回京堂之職，妾願留理齋，乳哺幼子，庶避妬忌之苦。逡巡歲月，公嫡二子，與東城庶子相繼登進士。左青威連捷，大科五世，此後亦多。東城雖間斷，甲科不少，况又致和致知，父子同榜。其餘散居，皆發科名昌熾。周氏陰隲如此，吳家奕葉如此。所謂婆心積善，降之百祥，天葬吉地，饗福猶多也。

【校勘記】

〔一〕「族黨倥偬」，「倥偬」原作「倥德」，據文意改。



改惡回良

明命年間，廣南明鄉人黃自善，以尋龍捉虎，自負正宗，常往諸名勝地。一日途遇雨，住足荒郊小廟，黑夜難歸，悶坐。三更月出，乃見兔影有色，烏寂無聲，一老人坐石吟咏，心疑鬼魅，五内倉皇，藏身密處觀之。又一少年來，贊曰：「好詩，好詩！」老者問曰：「爾從何而來？」少年曰：「吾往山村，教人食鴉片煙。」老者曰：「爾做這等事，大折福。難冀生來有好處也。」少年笑曰：「狂老總不識機宜。近來世界姦頑，人心澆薄，其罪惡時辰未到，家運尚興，姑用鴉片毒之，使他受害。前生魔瘴，然後竅中煙火焚骨燒身，其孽日重，其病日深，更長命債也。世人自謂歡娛，猶中而密食耳。」老者曰：「聞爾言亦有理。」二人連臂而去。自善聽之〔一〕，毛骨悚然，方知自己所吃鴉片，無非孽瘴。因悔平生所行，皆爲過失，如薄父母，況又變亂是非，欺詐務利而已。從今誓心洗除，若死甘心，要在行孝以續前愆。立愿後一月，而洋煙之癮漸淡，又一月盡除。父北母南，妻單子幼，奉養老親，悔改前非。可謂婆心自强，改惡回良。及見一子登科之喜，又吟詩云：

我本深山老鶴精，也修真性顧前程。浮生看破心無礙，隨遇而安夢亦清。
明月光中尋活路，黑煙深處墜愁城。世人自謂風流漢，反作呆痴悮一生。

【校勘記】

〔一〕「自善聽之」，「聽」原作「咱」，爲越南俗體，今改正，下同。

悔訟無益

嗣德十五年，四方蜂起，處處猖獗，老幼避亂，奔走於南北。予於椂昂地頭，見纍纍饑民，傷心慘目。有二人坐樹下，一人嘆息語曰：「愚哉！吾與汝也。於三四年前，吾建屋，因墻基七八寸許之地，汝謂吾父子侵過，不肯還。爭訟鳴官，經二年間，吾父死於獄，汝兄亦死於刑杖。家財費損，各以千計。今吾屋與汝屋皆賊燒了，吾子爲賊捉去，汝妻與母不知落在何方。吾與汝流離飢渴，未知得免餓殍否？於今追憶，忿氣全消，往事成空，徒嗟尺許之地，興訟無益，纍及親家，官衙得利。至今方解隣接怨讎。」旁坐一人，垂淚涔涔，哽咽不能語。婆心知悔，訟也終凶。

教友敦孝

輦轂之香茶人〔一〕，名百户珩，得岳分財巨富。告弟名玩毆其嫂，援引鄉村爲證。賂金二笏，乞治以刑罪。我嚴君大人爲京兆尹，赫名於朝，卻之曰：「兄弟至親，何須涉訟？徒以毆嫂告，汝妻可無罪乎？假汝弟斃於杖下，汝心安乎？若安，同胞不如同槐也。使弟受杖結怨無日了，是汝斷手足，而衣服空施，有何好看？昔者象欲殺兄，而舜置若罔聞，何况汝弟微犯於嫂也？汝宜友愛厚於根本，無蹈艷妻煽處之過。其人感悟，即是孝於汝父母也。」另催伊弟名玩。畏罪，夜賂銀三笏。即還不受，傳謂：「弟毆嫂罪，流三千里。但憐其愚，聽即拜謝汝兄嫂，姑寬一次。」

又如嘉會鋪人，名百户琦，與胞弟名長庸璃，有老母造壽棺硃漆〔二〕。經十餘年，蠹朽。因私忿於弟，怨母偏愛，將棺焚之改辨。弟捉母詣承天府堂叫鳴，璃隨母入賂三笏，乞治兄罪。我先嚴大人，即還這金，札拿名琦，嚴鎖復鐵枷。入朝退食，托謂已面奏矣，來日下令衙屬斬不孝。琦妻畏懼，拜禮五笏，亦還。伊母與璃恐其必死於刑，且拜且哭，每望官法杖責，不料至於死刑。老嫗乞代之，釋琦以祀祖先，

養衆孫。璹亦蒲伏訟庭痛哭，伏乞代兄死刑。將百户琦笞四十下，長庯璹二十下，罵曰：「兄不友，弟不可不恭，於平日罪在各聽妻言也。棺朽改辨，因怒而焚，非真不孝。若繩公法，立斬餘辜，一斬之後，生死分離，汝家福薄。」琦、璹拜服，篤於友愛，奉養老親，慈孝友恭如初也。

【校勘記】

〔一〕「輦轂之香茶人」，「轂」原作「穀」，據文意改。

〔二〕「有老母造壽棺硃漆」，「漆」原作「膝」，據文意改。

讓地興家

蒯路平湖阮公永齋，諱克宅，於明命六年乙酉中鄉貢，歷臬使河静。其故園隣人侵地五六尺，家眷呈書，以事鳴官。公復書詩云：

遥望家書報好音，拆看只説土隣侵。讓地尺寸心何害，更廣江山億萬尋。

遂止之。識得此意，而忍讓三分，則眼界入空地闊矣。後公銓至翰林直學士、嘉議大夫，恩賜冠袍致仕，壽僅九旬。及見公子，接武書香，充閭跨竈，人稠地廣，不知其幾。有子克煒，官一品協辨大學士之職。



益旺夫人

永賴郡公欽差北圻經略大使阮相公諱有度之命婦夫人。相公貫湯沐邑清化人，寄居富春京，娶夫人，承天府産也。公願附試於京都場，利心爲他行文，中舉人，公中秀才。及回，帶銀二笏，許夫人，言讓文之餽贈也。夫人即立就東花橋，投銀於江心，謂公曰：「功名爲重，利禄爲輕，是貴。」自此公勤於學問，次科領解，歷官至輔政大臣，勤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郡公極品人臣，平生與奇偉郡公阮文祥相爲深契，切於和親之議。公有女，納爲正宫妃，配景宗純皇帝，紀元同慶。男子有祥襲侯爵，登賢書，官於河南臬使。方面縫製錦繡衣服幾集，遞進夫人，即付丙丁，收燼寄來莅所，戒勿貪婪。如此賢婦，豈無旺夫益子者乎？

友恭顯世

承天府人陳氏兄弟四人，陳譔、陳謀、陳評、陳叔認相繼登科，皆官二三品。平日極其友恭，世人罕有。假如官俸衣服絲彩綾綌錦繡者足四，方可裁縫〔一〕；尚欠，藏貯俟足。或恩頒只此數，世難采買，則製祀器而已。與夫出政閫外，珍甘異物，千里送來，其餘惠及妻子家小。同胞姊妹二氏，皆適科宦堂官命婦，衣服亦如之矣。文讓公於嗣德三十三年藩使河内，權護興安巡撫也，銓回參知。家風兄友弟恭如此，況孝父忠君何如。咸宜元年，西來京都，參知文評辨理叔認兩大人皆奉命來商説死節，加贈尚書。

【校勘記】

〔一〕「方可裁縫」，「裁」原作「栽」，據文意改。

恭兄享福

鳳樓東村人名社正權，往南圻貿易，得利甚豐，浪於浮費奢華。家有親兄，既聾且瞽，已傲又頑，日向正權妻求借供酒食，若不與則罵隨之。氏甚抑苦久矣。及夫回，泣以告。社正權色顏不變，親就家兄辭謝，並將錢百貫，與絹布製衣裙以禦寒。此後減浮費奢華，得利貯爲供給家兄。兄亦不敢煩擾於家矣。兄死厚葬之，盡禮，於鄉隣皆稱贊。

及某年乘海船往南圻，同團十三艘。出港數日，遇風波帆裂檣折，沉破八隻。伊船破艙，保得一棹，隨浪浮沉，漂百餘里，泊岸廣平汛口。賴得漁船極起，同船溺者三十餘人，生還八九人。獨社正權飄風流最遠，於少時術數斷云：「死必水厄，自修獲免。」或者一弟事兄轉移之機焉？享年八十有五，福壽俱全。是由謂妻曰：「夫婦一死，猶可再新。兄弟一死，不可再得者歟。」

蘇東坡寄弟詩云：

與君今世爲兄弟，似有生前未了恩〔一〕。

而梁鏗又云：

黄金尚有歸來日，杖杜從無再結時。皆以兄弟爲親切也。

翁志琦過田氏紫荆里云：

田氏荆花没草萊，春風猶見紫荆開。願携今日連枝種，分向人間處處栽。

此言人人皆得做好兄弟也。

【校勘記】

〔一〕「似有生前未了恩」，此句蘇軾《御史獄中遺子由》詩作「更結來生未了因」。

兄弟俱榮

仙遊内裔人，姓阮俗呼翁徒逡，訓蒙隣邑。有次弟六七歲，父没而母改嫁。帶弟至塾館，養教憐愛，甚如同胞。妻不悦曰：「君有三子，尚不携教。何爲偏愛此弟？」公曰：「因汝不愛，吾以同父之孤苦。汝子有父母，遂宜厚愛弟也。」自咏詩云：

憐弟少年孤，父無母又無。人生惟孝友，養教責於吾。

吟畢泣下。

後公年老，三子皆貧，仍從學業。其弟從客外商，發富數萬而歸，分與翁徒千計。喜出望外〔一〕，以資三子燈火筆紙之需。相繼登科，一鄉貢，二生徒。弟之子，亦能横發功名之榮。

【校勘記】

〔一〕「喜出望外」，「望外」二字原爲「外望」，據文意改。

揚顯廟堂

姓黄字文政，貫河静越安泰川。於明命年間，投額户部未入流書吏。歷紹治，升九品八品司務，善事上官，不失名譽。於嗣德蒙補廣平省藩司通判之職。未幾，同郡進士張公字國用，奉命伊省布政使。黄公賢内以屬僚之情，同郡同城，往來酬奉。一日，張公夫人寂往，公以溺色輿到，强脅於私室。黄家賢内本心貞節，於前數夜，夢見一老人，携來賜一小兒，報謂：「汝夫妻一片忠誠孝義，但未有科甲福地。許假一貴子，以顯夫妻好心之令名。」至是，張公一交受娠。黄公遵例避回，欽蒙銓補紹化府知府。次年庚戌賢内果生一男，命名霑，字高啓。少隽聰敏，資質英才。黄公俸滿，除爲郎中，因病回家而卒。其子年十六登庠，十九領鄉薦，春試預多分數，補懷德教授，敭歷二十餘年，位至太子少保，武顯殿大學士，欽差北圻經略大使，輔政大臣，兼機密院延茂伯，位極人臣。黄公夫妻皆得贈封一品官御。張公官至尚書，於嗣德十五年欽差總統軍務大臣，陷陣於東郡，建忠烈廟祀之。而高啓公榮華罕有〔一〕，其人文學見識，韜略經綸，致主澤民，和親隣國，當今爲第一人也。黄家所得科名卿相，享福未可量也。不知夢到於

兜山淚江之勝迹否？

【校勘記】

〔一〕「而高啓公榮華罕有」，「華」原作「花」，爲越南阮朝諱字，本書亦多作簡體「华」省末筆，今俱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經略藝市

原太子少保，東閣大學士，充機密院大臣，領吏部尚書，充北圻經略正使進士阮公字正，其父嘉定平陽人，未詳名號，但知武弁不識字。一片丹心，敬誠忠義，事君事長，盡心竭節，必死不辭。嗣德年蒙升河内省率隊，娶庯人爲妻。其人亦有婦行婦德，居心賢厚，曾無與人角口争舌。未三年改補山西省。時正公未生，始有一女。隊員有帶胞弟京來，年十有六七，接請塾師河静越安人，亦不詳姓名。其隊員奉派往上游補務。一夜夢一老人，携筇而來告曰：「汝有忠愛之心，恨不長壽。但未有實狀之事，奏聞加紀。我憐之，賜一文才貴顯假子，以彰汝名於後耳。」以告與妻而去。又曰：「今我未子，惟弟尚幼，勸勤於學，善事師儒，是望。」經三年不還，師儒欲姦通，塾婦不受私通，强脅受胎。七八月，師儒病死在塾，募顧仵人送葬於郭外藝市處曠地。

後二三月繼聞訃，隊員亦嵐瘴病，卒於高平軍次。其敕憑隊内員弁，交回伊妻奉守。滿期生一男，即阮正也。母提携女子相依。正公勤於學問，年二十餘，母喪已闋。姊已適衛兵隊長矣。自帶敕文回

京，乞附試承天場，中解元，嗣德十五年壬戌會科中進士，歷官郡朝。至三十五壬午，奉節麾欽差北圻正使，珠球裴公輝祼副之。凡所至兵象數萬，雅樂威儀，轟天榮耀，而不知生父由來踪迹。

至昇龍轅門，其姊藍縷謁見，密延帳中，厚贈金幣。姊直陳寒暄：「氏與大官同母異父。自貴官高科顯宦來兹，相地皆言藝市師儒公墓，發文極貴也。」即罵：「從何狂言？」姊又曰：「氏請改葬這墓。」正公有感，不許。廣求知風水者，帶同就山西藝市，尋龍捉虎，於此處人皆云大吉局也。即造買私土一畝，交所在爲禁地，砌墻壇，聽植芋荳，以供香燈。

族譽報德

東郡唐安良常武族多丁多財，名爲濁富，常被邑中黎、范二姓强豪，攘事脅制。武族人人甚苦，無可奈何。族有德奎公，從學昇龍。至明命二年，中鄉貢。三年連捷進士，榮歸故鄉。武族衆人曰：「今日必報仇。」德奎曰：「黎、范欺吾，非今之日。我在今日，他亦不敢欺。不能常保，其必畏我也。有千萬年之隣鄉，無千萬年之進士。安知他不能進士乎？使恃今日一時之勢，難爲後人受累也。」遂親身到黎、范諸强豪者，忘形骸。黎、范衆皆畏服其德。公仕至吏部左參知矣。婆心報德，千古留芳。

詩示敬嚴

南定茶縷范曰顔，於紹治二年壬寅中舉人，仕知縣，素清貧，娶三房。正室生二男一女，庶室生一男二女，妾生三男一女。晚景回休，子女各養其母，稍有物力。惟曰顔既老且病，不能設帳，輪月供頓，視如行客。但善吟咏爲樂，年老而子孫衆多，有慢於奉養，鬱鬱於心。一日大書一詩於休齋曰：

七十光陰者幾何？ 捲雲山上日將斜。 休庭萊草應交翠，過客聞香蘭桂花。

子見詩如此，改加孝敬。

鱗蟲酬埋

協辨大學士，户部尚書黄公文收大人之父，貫承天府豐田人。家居近江，竹筏網魚。本性仁心，温和忠厚，每見蝦蜫蝗之死，即收埋於沙中，不忍投於水面，出於自然。經久，有子文收，天資敏慧，强記博聞。年三十應鄉科於明命十五年，四期文理，應在劣項。主考官手筆欲批，忽有鱗蟲族類，飛躍卷上，再三如此。强小次，入覆覈，預平項，中舉人。次科乙未會試中會元，殿試登同進士。歷仕督撫，升協辨，累蒙封贈顯親，衮茈三品之榮，即如宋祥蟻橋得中狀元之報〔一〕。勿謂細小物類，既死無知。

【校勘記】

〔一〕「即如宋祥蟻橋得中狀元之報」，「宋祥」，《山堂肆考》卷二七作「宋郊」。

楮錢成燼

鬼神之道，不可曰有，亦不可曰無，惟敬而遠之而已。於嘉隆年間，余先君子從王父清毅先生，設帳於縣之高館，時年十有三四也。此地方十三四社村，奉事李朝杜英武神號，稔是靈應。凡事祈禱盟誓，亦多驗。一日，先君目睹一貪婦，盜取鄰婦曬圍裳於籬。伊知情的氏，而將盟誓無報效。再旬餘課讀閑暇，乘凉於祠前，古松數十株。頃有兩婦於安樂市糴粟歸，停於隣樹下，少婦寄粟於長婦，復來市肆，追取寄物，還見粟子若減五六斗，果是長婦貪心。兩相向祠前盟誓，經三番市亦無報。於是先君痛責杜英武事李英宗幼主：「史筆爲姦臣，通宫太后之罪，極矣。倘我同時，願得而誅之。死爲誑惑愚民，每至忌日，相争焚燒金銀貨物明器紙錢，每社數百計，多者爲福，少者恐禍。至如兩個盜取的情，俱無見效。何靈之有？」言訖，先君是日寒熱大作，入夜初更，身僵席上，息氣不絶。

二力士押捉回陰，乃見樓臺壯麗，至庭前聞聲解縛，延入左間牀坐，命茶。觀其狀貌雄强，衣冠莊整，未詳是何官職？言曰：「書生年少，敢爾慷慨，苛責于神。他日亦有科宦事業，滿數復回朝天，與

我同曹。且鬼神之道，奉遵天命，以福斯民。倘如書生爲政，贓物細小無幾，可忍殺與重刑耶？不過貧婦貪心，豈神以徵靈應於此乎？況我主幼國危，盡心答報，社稷安如磐石但爲丞相，嚴於去惡，不無怨讐。史筆指我爲姦臣，至如通宫，此由國母黎太后青春，陷我之罪，自甘難辭。仰蒙皇天降福，功過相準，書生勿可吹毛求疵。其焚楮錢，乃從辰王之制，敬慕佛道，仍聽民願，非神要索，灰燼何益？今聽書生，復還告民，神無以此爲福禍也。」余先君答曰：「後生率性戇直，據見史書如此，目睹如此，敢發傲言，惟神見諒。」即傳力士餞回。醒覺，語與社民，焚楮之例，象馬橋館，衣服明器，省減矣。

先君至明命六年乙酉科領解元，山南場歷承官天府京兆尹，誥授嘉護大夫奉使如東如西，九度洋程。晚景蒙回終養，壽享六旬，卒于家。爲不撓社福神，號曰「威勇大陳大尊神」。與本社祠宇，香火千秋也。

一貧一富

上福、平望，同胞黎氏，兄名儼，弟名侃。弟甚孝悌仁慈，凡益於父母兄弟者，不辭苦楚，歡喜樂爲。而兄鄙吝，一己之外，一毫不肯利及所親。弟屢諫之不聽。十年間，兄富有數萬，生三子，妻兒衣食，自奉風流。其忌祖宗與事雙親，一皆絲毫斂補。弟極貧。一日兄笑弟曰：「愈修愈窮，不修富如石崇。」弟默然不答。既而三載，三子疾病連綿，相繼而死，兄夫妻俱染痳瘋之症。召弟悔曰：「吾平生不聽弟言，以至於此，今悔何及。死後，弟當承祀先人，是望。」言畢，遂自縊，弟厚葬。弟生二子，長黎侃中明命二年辛巳恩科鄉貢〔一〕，次黎促後登庠榜。貧能孝親悌長，福享裕後光前。

【校勘記】

〔一〕「長黎侃中明命二年辛巳恩科鄉貢」，此處「黎侃」與其父同名，疑有誤。

道人享廟

錦溪葛裀阮廷嘉之父，精算命斗數，富有千計。自算本生兩佳兒，有一貴子焉。年邁五十，二子日事賭蕩，資財暗破，無可如何。因思量：術無差，何以自己不驗？聞山名香迹，有一目道人，能知禍福，往叩問。道人曰：「命之不靈，心術之變也。爲人莫重於孝，君得罪於天久矣。」答曰：「本無忤逆事。」道人曰：「有之，而不自知，溺愛也。妻妾不賢，君縱之也。君平生鮮衣美食，情鍾妻妾，身非妻妾所生，何不思木本水源也。」於是慚愧，答曰：「然則如何可贖？」道人曰：「君能以愛妻妾之心以事親，可以息鬼神之怒。」即拜謝反回，時只存老父。由是敬奉如神，無少怠慢。後二子改性，謹承父教，能保其家。年僅七旬，及見一子廷嘉登嗣德元年戊申恩科舉人，歷仕至給事中。一子爲該總升百户。自悔無道人，我終不孝，乃立祀所香燈，追奉道人。

善報惡報

縣吏黎鍾良青池仁睦人，久居縣轄，凡民雜訟，善招原被兩造，調停講解，止訟爲好。庶免茶亭飯館之費，况又筆紙吏監之損。終凶無益，買怨招讎，縣人皆感服。經三十餘年，凡有小不平者，皆就佛通吏分黑白是非，曲直妥當，終年社民無到縣堂矣。或端陽節有鵝數百觜，尹官無之。及見二子登第，歷仕巨闞中丞與制臺，封贈三品之衣冠。乃此良吏之報，所謂積善降之百祥也耶！

又山南下鎮提刑秋院臬司首合姓杜名玉元，貫上福人。心最巖險，深毒機謀，凡案件出入，用情改變，要索不遂，換一二字，非死則重罪論。往往如此多年，或唆觸囚丁，招出良家，以索財，番成巨富。人畏如虎，呼爲藍狼杜首合。家有老母，薄於侍養，衣裳裂布，粝糲粗餐。正妻别居，偏愛妓妾，專付鎖鑰。賢婦尊揚，其長子逐爲田家割草，用妾子爲嗣兒。不十年，財色風流，淫逸無度，偶得楊梅疾臭，繼天雷打。其妾母子憐曆財貨，纔被火災，一并灰燼，久葬燒身。此乃惡吏之報，所謂積惡降之百殃也耶？

如芝添壽

仙侶千冬陳如芝，於嗣德三年庚戌，癘疫流行，急死。覺有人引至如府官大衙，門外排立，其官公服端坐尊嚴，斧鉞儀衛。如芝聞吏呼名，衆鬼紛紛而入。至如芝即就庭前叩跪，見吏卷官閱曰：「如芝雖數該盡，但有陰德二事：一是施袴一段，一是施錢二百五十文。擬應添壽十二年，速令回陽。」命小卒送之速回。將入棺送葬矣，忽醒，已一夜也。族黨争問其故，以事告之：如芝於紹治年間，見一老嫗行乞，下無蔽體，取我老妻故布圍裳許之。又見路旁一老人，目瞽饑寒，我行贐存錢四陌餘文贈之。這二事實出無心，何幸更蒙神佑。

致富不仁

富春京廣田縣人，姓范名致富。早失怙恃，家貧身孤，依叔父母，視之如子。稟性精靈，塾師學業二十餘年。叔磁基萬計，二子幼冲，叔病重危，寄托家業與致富，夫妻相繼而没。致富承此生涯，逐去叔子二弟，依於鄉人，牧牛割草。致富田園百餘畝，財貨巨萬，有子男七女三。冬天極寒，二弟乞衣，罵曰：「汝父我葬之，何衣與汝輩？」

又胞姐嫁鄰村〔一〕，四子一女，中年孀居守節。身老家貧，使二稍長二子就弟致富牧牛有年。姐攖病，向弟求助湯藥之需，漸生吝嗇，壽算一年，二甥衣服幾何？尚來索錢，難醫可救，并逐母子。

不出一年，四子吃片賭博，債奴到家滿坐，罄其家產，不足以還賭局。其女私通懷孕，致富忿鬱成病，無人供給。使二幼子乞憐於老伯父，年外八旬，素性剛直，曰：「汝父自作孽，忍奪叔之家財，逐去其子；又棄胞姐，罪惡既極，天必不容。予哀老所存保身。白金十餘兩，已給堂妹三分之一，又許二堂侄衣裙，今給汝父三兩，庶幾同歸於盡。」旬日致富爲雷打死，衆子遊蕩，盜蹠罪戾囚獄。其叔之弟二子，

與伯父一子，胞姐之兒，次第並占庠榜。可戒致富不仁，天網難逃。倘有婆心，不至此禍。

【校勘記】

〔一〕「又胞姐嫁鄰村」，「姐」原訛作「妲」，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不肖受殃

永保阮舍兄名德馨，弟名德馥。年俱二十左右，失恃。父始四十，謀續絃。馨、馥據守基業田地有萬計，謂係伊母遺産，不許後母來往。父乃别墅居之，惟公田口分七六高而已。馨、馥並富而豪强，兄爲鄉豪，弟爲總豪。妻子衣服絲彩，飲食膏粱。父老且貧，依於庶室，再生五男三女，食無蔬菜，寒無袴襦。馨、馥各只一妻，皆五男五女。婚婿成行，内外衆孫十餘口，自謂積善修仁之慶。馥甚巧猾，顛倒欺詐，凡肥美皆占認爲已分。馨愚魯騙吝，其妻有叔嫂不平，鬩墻口舌。伊等見父藍縷，每謂諫以鰥居守義不聽，而今保養魑魅衆生之苦。鄉人曰：「古者七十，非肉不飽，非帛不暖，光陰幾何？忍父饑寒耶？」伊等答云：「吾父八子三女，食則輪月以養，衣則弟妹不肯錢斂裁制，所謂多壽多辱。他日命終，不免吾輩之手送葬矣。」馥見人有珍甘之味，如梨柑者，必乞以供老父。人許之五果，回刳半果薦父，其餘妻子快口，如此類推。其馨當食魚肉，見父即隱蔽之。甚至母忌，殺牢宰豬，筵請總社朋友，皆醉飽，獨父無之。馥爲鄉次紙，被服北貨花樣，及祭神僭衣品服，禮畢，鄉人并縛解納。賂官二笏，飭回牛酒，謝民

免罪。所謂服之不忠，身之灾也。

疑父唆使鄉人，視之如仇，伊子無故一禁口、一盲目。不料一日夏暑炎蒸，忽然霹靂降打名馥，薰風盛起，財産回禄。灰燼未冷，雷霆繼打名馨之妻與小子及家屋，祝融取之，其馨風犬吠病起，斃。未二旬日，癘氣流行，鄉村一律平安無恙，惟馥、馨二家子女及孫繼死二十餘人，不免老父與後母衆弟送葬也。諸少子已而奉養老父甚誠，凡見果品新物，必買請父告薦先人，次供父母。嚴禁兒女孫輩點領分甘，家已成風矣。父壽八十八，及見孫行預總長鄉豪，與應試中一二場之榮。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積善逢善，積惡逢惡；昭然天道，决不誣也。倘使馥、馨能孝敬者，壽翁必得五代同堂之慶，惜哉！

同母同科

承天廣田一婦人吴氏墀，素是良家野服，年十四五。父母許嫁同邑范有緣名去疾，門當户對。于歸數年，善執婦道，未知春情。舅姑只有一子，喜得賢婦，鍾愛尤甚。偶而去疾得風霜重症，二家竭力湯藥治之，愈日愈增。經七八年，舅姑愁悶繼没，父母亦衰老考終。鄉村驅逐去疾，移居野外。去疾謂妻曰：「許回改嫁。」吴氏一心守節養夫，去疾憤言：「汝不從吾言，吾寧投江，俾汝改嫁。」吴氏恐夫自盡，勉强辭别，無顔相見鄉人。去疾入瘖瘵坊。

吴氏往廣治地方，庸顧度口。至布澤老嫗飯館，願居濟身。時年二十有三四矣。經五六月，尤憐愛謹信。隣邑原承天府，府丞姓阮名成，於明命十五年甲午科舉人，以年五十有五六。未嗣，告病告休，設帳授徒，松菊爲歡。淑人每市番步過飯館，停足閑坐。乃見吴氏舉動言語，趨赴進退，心甚愛之。懇請代養爲家婢，老嫗順願。吴氏固辭，老嫗再三勸誘，吴氏從候淑人而回。旬日見其敬謹真誠，制服女妝。凡田園厨竈，刀俎鹽梅，無不精細纖悉。家事鎖鑰，付交吴氏。時阮公年五十九，與之花月通情，滿期生

一男子，命名文立。次年嗣德三年庚戌春，父公整六旬壽。哲嗣歲週，慶賀開筵重喜，遠近咸集，經五六日，終席。

瘄瘵坊數十名抵乞食，范去疾在羣中。惟吴氏意會，密使小童，細語有病者別坐，後食則厚惠之，庶免等衆分肥。再使小童密取草囊，許伊病苦，米數十鉢，錢一貫，餅粢魚肉，又藏銀一笏，緘結囊口，令速他去。倣一里外，開囊食物，喜甚。祝壽丞公，已而量米，見銀即來還納，公乃雷霆查問事體。吴氏下堂脱簪，自首緣由，願從舊夫。乃使去疾出門，舉家皆哭而惜，其人不溺富貴，甘從舊夫。阮公許銀二笏，淑人一笏，亞室五兩〔一〕，尊長一二笏，與龍文銀錢。

吴氏拜謝，脱衣絲綵，潛寄銀於土，姑懷少許尋夫。適遇相歡，携歸祖父故鄉。至十里外，過高班長沙林麓，暑熱炎蒸，不能行步。陰樹卧下，夫苦渴，逼妻小便以飲。妻不便，搜尋林中一頭顱貯水一勺，去疾即就飲之。入腸甚快活，瘋病自此痊愈。復回去故鄉，十里投寓大市，召醫求藥。日以雜粟雜米，養畜豬雞，貿易雜貨，供養夫君。五六月病已平服，再來取銀，拜謝老嫗而歸。其夫惟手足指短癖而已，相回故園，構屋以居，生涯日盛。受胎生一子。未幾，去疾乃死〔二〕。吴氏年二十七八也。守節曷兇，命名范有福，從開學習。

歲月逡巡，駟至嗣德二十六年癸酉科，有福赴京應試，年二十三。吴氏囑曰：「探訪廣治布澤先厨丞官之子孫，於今事體如何？反回必面母聞是孝。」有福不知所以，又無留心，及唱名入場，奉領舉人衣冠。有福在文立之右，忽思母囑問之。文立年二十五，平生只知族黨所言無母，亦自動心，答曰：「的是子也。敢問何故？」有福曰：「承母囑語，不知所由。」文立納拜命受宴事清，請隨年兄榮回。圍下謁

見，母乃道來故事，如此如此。哭又笑之，聚聚離離，母子遭逢，歡娱及見。前夫子少，後夫子長，同母同榜，古今罕之。此係吴氏四十六七年前操節最苦。皇天不負婆心，賜以福立禎祥，慈顔少慰。

【校勘記】

〔一〕「亞室五兩」，「兩」原訛作「雨」，據文意改。

〔二〕「未幾，去疾乃死」，原文「疾」作「病」，據前文改。

福奇禍奇

范得奇，青廉洞舍人，於鄉黨强豪物力，由故奪通同社長，濫補浮收，分肥益己。兼以賭博生涯，不顧廉恥，巧言取財。十餘年間，田零百畝，瓦屋四五座。其妻同庚二十一，孿生三子〔二〕，命名將、士、象；又年二十四，胞三子，命名車、炮、馬；又年三十，孿生三子，命名文、索、萬；又年三十三，生一子，命名十；又年三十六，孿生三女，命字氏老、氏湯、氏支。伊夫妻自負才智，福德古來未有以奇，心迹驕吝，輕世傲物，日甚一日，刻薄驕訛。奇年五十五，謂妻：「我往京都采買什物，行上壽禮，三十兩上下。」妻許十兩，盜取四十兩而去。

扣樓門店一快，受得淫瘋之症，回傳於妻。其子名將、名士，日夜賭博爲樂〔二〕；名象、名車、名萬，繼發霜瘋之病；名馬、名索，與人毆打，命案獄囚；名炮落河流没；名十緣木折墜立斃；名文別往不見消息；三女皆荒淫，尋他方而去。奇自縊死，妻投井溺。於西山光中景盛時人也，所謂得奇福，亦得奇禍。由於心地不吉故也。

【校勘記】

〔一〕「學生三子」，「學」原作「斈」，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二〕「日夜賭博爲樂」，「賭」原作「睹」，據文意改。



生佛在堂

富川木凡人陳文思，年外四十，未有子，急急營營於藥品，爲求嗣計。一日有遊僧到訪，談笑甚歡，自言能知前後事，試之經驗。文思因問平生得子之難，僧曰：「此君之過也。宜往名山念經禮懺，以消夙孽。」文思喜諾，引回家，具齋款頓。僧見文思母形骸瘦弱，居處低賤，面有愁色，大驚曰：「生佛在堂，棄而不治，是捨本而圖末也。雖懺何爲？君能以母作佛事之，三年必有驗。」拂衣而去。文思由是敬愛於母，厚待承順，供其歡笑。妻執婦道，百倍於前。不出三年，連生二子。人謂這僧係菩薩化身也。

利樂同心

山南人姓陳字秀善，建屋於龍編庯，織紗緞爲業。工伴數十人，聚居無有不和睦者。間有欠雅，秀善曰：「吾有術焉。一庯之中，人品安能一齊。有剛者，有柔者；有勤者，有懶者，每率偏性，各造浮言，而是非起矣。吾置之不聽，惟以情待，以理解之，謂世俗不過三文錢渡，尚有因緣，况與諸君一年相處。諸君在吾庯中，莫不盡心盡力，豈可因口頭細故，彼此懷疑？」每遇佳節，必就舉杯歡飲，笑談歡樂。嘗謂人曰：「蘇秦能和六國，吾不和一庯哉？工伴和後能同心合力，生理樂業安得無倍利乎？」聞者皆以爲法。《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往往如清人財利，取信於朋友，不肯偏聽於内助。西人諸番，亦以萬心如一。至公無私，何事不成。秀善婆心，和言利樂。

奕葉厚德

常信上福黎公克誠先生，諱維忠之顯祖。公平生好善，家有餘資，最喜濟人之急。及至先生之顯考，善承父志，待尊族鄉里尤厚。見鰥寡孤獨者貧寒，更加賙䘏；倘遇凶徒忤逆傲慢，則下氣柔和，息人之争，處鄉鄰妙法也。生克誠先生，登明命十九年戊戌進士，仕清化提學。憲祖恩賜「忠誠清勤」四字金匾，休致。人以爲奕世厚德之報也。

命魂追怨

平定舉人汪士傑，於紹治年間，知府安慶轄民。一妻一妾，妬忌毆打，妻弱卧於地下，妾强騎於腹上，兩相角口詈罵。妻之妹聞報急來，以竹杠横伐妾腰，立死。經呈解監，妻妹入獄〔一〕，妻亦痛死。妹夫賄賂白銀百兩，結拷兩相毆打，皆斃。妹氏脱罪。

已而升授郎中出臬高平，銓布政使，經七八年矣。偶因公罣䝉得革職之日，病起寒熱，時時自應口言。妾云：「昨汝有君王敕命，今汝如我。汝受賂，廢我命案。」又妻云：「我既弱，被彼痛打，我何能打彼死？而汝誣我打死，命案我已叫鳴矣〔二〕。今汝必就地獄對訟。」因輿回過舊莅登城，煩請府官姓阮名珖西湖人也，代招高手符録祈禱二氏首罪。言未已，即自應口如此。二氏相從在此。法門雖高妙，亦不能除我輩。不許汪士傑脱去清平地界，至三疊山而逝。其宦囊一皆小妾私取他去。嗣德二年之事也。可鑑命案，冤鬱凶魂，雖靈之神，不能殺人，况於鬼耶？但承天運，數命重逢，勿以黄金黑世，自欺婆心。

【校勘記】

〔一〕「妻妹入獄」，「獄」原作「夜」，據上下文意改。

〔二〕「命案我已叫嗚矣」，「嗚」原作「鳴」，據文意改。



老難受死

廣平姓武字仲平，於明命十五年甲午科舉人。翼宗以同衾之親臣，乃太傅武相公字春謹，以長女妻之。公閲歷朝郡，位至文班一品，廉勤名播天下。及見二子接武賢書，然而再三不能死節。於嗣德十六年清人吴琨入寇，公奉欽平吴大將軍與平寇大將軍。段壽死節於諒山，公遁回北寧，宜一死也。三十五年，河城總督黄耀公自盡，公挽詩云：

君今不怕西洋炮，我亦無容富浪船。誓不俱生君與我，英雄惟此一心堅。

未幾，西船來南定，公棄制臺，走回故鄉，宜二死也。公二子於咸宜元年，與文紳奉詔勤王。而爺蘇獲公，臨陣彼以公爲王陵母，宜三死也，而不死，二子回首，西令爲前鋒，文紳弋獲殺之。惟公壽至今外八旬休養，俸銀每月百貫，可知老臣不能一死於國，亦爲難耶。

童易捐生

明命七年丙戌，南定之膠水僞名㐌鑅起兵〔一〕，因頭有三痕迹，故名之。官兵屢戰屢敗。於時天有慧星，諺有訛謠云：「運蠶固翁辟鬚，㪽坦固𥙩㐌鑅〔二〕。」次年丁亥八月，欽差輔國功臣副將理，耳聾威嚴。抵清化檢兵〔三〕，先斬前鋒提督駙馬官，乘夜泛舟頭唱，一面馬遞骨咎，一面立廟追祀，官軍莫不恐懼。十四日交攻一陣，生獲㐌鑅。檻送京師，凱還。

㐌鑅有一小童，不詳名姓，年十有四五，隨候煙瓶。及臨刑正法，童當前鞠躬五拜，願先死之。自以小刀剖腹〔四〕。監殺官迅即奏聞，敕下工部即立廟於安和市，交所在祀之。是爲忠臣義士者勸〔五〕，命禮部撰碑以祀之。

【校勘記】

〔一〕「南定之膠水僞名巴鑅起兵」，「巴鑅」爲喃文名字，其中「巴」爲數字三之意。

〔二〕「運蠶固翁眸鬚，𡗶坦固𢬣巴鑅」，喃文，大意爲：天上有鬚星公，地上有三鑅王。

〔三〕「抵清化檢兵」，「抵」原作「底」，據文意改。

〔四〕「自以小刀剖腹」，「剖」原作「烹」，據文意改。

〔五〕「是爲忠臣義士者勸」，「勸」下原有一「角」字，與上下文意不協，今删之。

詩表養心

大安三登明命十九年戊戌科二甲進士，姓范諱文誼，相公仕至直學士。起義征西，朝廷和議，隱居於寧平蓮花峒。於嗣德三十年，因長子克講於十七年甲子接武賢書，乙丑科花繼副榜，歷仕愛州鶴城即清化省布政使。延相公到衙奉養〔一〕，名所居戲彩堂，孝敬備至。相公題詩堂云：

蓮花峒主鶴城遊，戲彩堂前潘愛州。萊子娱親如此否，錦班弄舞我忘憂。

相公及見五子相繼賢書登科之喜。富浪沙來，忠義敵勤，北圻第一。

【校勘記】

〔一〕「延相公到衙奉養」，「延」原作「近」，據文意改。



爪留正氣

桂陽𣴓坡姓阮名高號卓軒，於嗣德二十年丁卯科中舉人第一名，歷仕太原布政使。至咸宜元年乙酉，京城有事，棄官回，設帳於金江。同慶二年，浼者捉就河内，西人以禮待之。公志在殺一全權或統使而死，惟詈罵酬世諸名極口，以手爪剞腹以死，而氣未絶，西藥納腹，公復吃舌而逝。古今死節，如公罕矣，其正氣磅礴於天地無窮也。於昇龍城死節，如國老壯烈伯阮公，知方總督黄耀，於義當死，死亦難哉。

北寧文紳挽詩云：

不大才名不大雄，捐生就義自從容。誓心天地披腸白，吃齒江山掉舌紅。
故國孤臣餘一死，河城新廟足三忠。可憐當日旁觀者，人喜人悲人惜公。

又句云：

千秋正氣忠魂暖，萬古清風佞骨寒。孤竹原非甘紫菜，文山不是樂黄冠。

孝前孝後

三帶之白鶴阮有選，家有雙親，資基物力，薄自於奉。妻子粗飯布衣，惟勤於甘旨温凊。雖有衆弟與姊妹，各願月養，聽各保養兒女，勸從學業。至於家先忌禮，世俗支離補斂，一謂女人從夫，不干斂忌。嚴約與諸弟子侄孫男女妻兂，每日至晚分，按分換番，就父母處問安，方可各回所業。若風雨，簑笠而來，欠者罰笞十下，集已成風，常如一日。高堂偕八十有七，弄彩四代，僅二百名氏。

偶年疫氣，有選五十九歲，忽死。引至天官馬前，吏者呈册閲了，傳曰：「有選數已滿，但奉天帝批準，伊有一孝之於家庭，使婦孺難化者，亦皆感化。而爲善者賞加伊壽三紀，迅即引還。又伊家眷二百餘人，理宜十二名應選鬼籍，亦奉準赦，以勸積善之家，無得來捉。」有選死已一夜復甦，更增孝友爲之票表。壽九十五，考終。鑑戒有選之子若孫，繼志述事，晨昏定省，甘旨温凊亦如之。

悖入悖出

仙侶海天姓陳俗呼翁徒缸海，富有於州郡中，無人可敵，况又多房生多男女。一房居東安之安園，潘氏生一子二女，子名百户諧，頗有文學，女適平湖公子舉人，仕南策府太守。而潘氏爲富，刻薄成家，田園至三百畝，瓦屋五六座，貯粟五十廩每廩百葉，輕世傲物，倍利巨富。百户屢諫不聽，年僅五十，憂思而没。生子五六人，不料連年堤墳田荒，蘆林猖狂。長孫賭博，一夜輸負數萬，每日生息一倍，罄其所有，不足以還此賭局。潘氏壽九十二，憤死。地面囂塵，人皆避亂，只募四人送葬，所謂貨倍而入，亦倍而出者也。

利不及害

天地生機，樹木則枝葉花果，禽獸則牝牡雌雄〔一〕； 而人靈於萬物，可得殺而食之，不可剪伐相傷，恐損生機於天地。 如龍編鋪人高文玩、胡有充，自負奇巧，剪伐樹木，構柽形勢，狀以四靈之類； 賣設盆景，如菊花削減，使一齊放，不覺子孫多生不具。 又如諸市肆閹雞閹豬，務使肥碩，不覺絶其生育，往往人多無後，皆由小利於目前。 曷若改業，庶免害物，培植陰功，婆心自愈。

【校勘記】

〔一〕「禽獸則牝牡雌雄」，「牝」字下原有「牲」字，疑爲衍文。



倖勿生驕

下洪路鄉貢姓陳號壽亭先生，五世獨丁，而同宗百六十餘口計。先生官於黎景興三十餘年，秩至上卿，榮祿大夫，致仕官袍几杖回鄉，壽九十三。平生周悉，不論親疏遠近，至如門下羣小卑賤者，亦猶温存顧問，福厚寬和，人皆思慕。有子十三人，半由花繼科場，進身顯達。及見者五。先生卒後，十餘年接武書香，官至一二品者有之，其餘縉紳宦路，名譽郡朝，但生長富貴，惟以榮妻蔭子而已。其餘同胞兄弟，亦各自食其力，不離絲毫。

及西山來寇，各各受降凂職，諸子衆孫，亦皆乞哀。入紫閣，出朱門，補爲守令，富有堆金積玉，而先父建祖宗祠堂，立文祠，刻石象馬，追祀先科甲。經遇水火爲災，曾無一人，顧及修理。馴至我皇朝光復華夏，亦想如西山故事，個個出首，以買名利，不料重治不忠之罪。一旦□□，可爲亂臣賊子輕薄者戒。□□□□□□曾孫玄，復修德業孝悌和睦之風，美乎再得壽亭公之蔭庇也。

借醫求兒

昇龍城東門行蒲庯，姓陳字春富，父母早没，遺業富有。年二十餘，其妻亦門當户對，已生二男。於景興年間，春富語妻曰：「承嗣先人已有嫡出，宜買小妾許多。筵請縉紳科宦與文人才子，爲我家客，夜夜論文，付各一房，必得假子，皆爲科宦之苗。他日衆官至三四品，我與汝爲衆嫡母，蒙得贈封之榮也。」妻亦從之。

順納十八氏，衣服點妝，各居一間。館鋪聯絡隔墻，商賣生涯，托爲搜拾海上懶翁醫書檢校，日常家客十餘員人。入夜如此，命小童向引分付眠所，太早會聚茶酒。如此二十餘年，男子得二十八名，女得十四氏。擇師設塾〔一〕。又養教姆於室，訓以女工，女則婦德婦容。相繼試中鄉貢生徒，與春試中三場，大科亦如之。春富年杖於家，及見贈封五品敕文之喜。假子與婿，在朝在郡十七人，存餘皆預縉紳職色；其女皆適冠紳佳配，富貴不可勝言。年杖於鄉，敕已加贈至三品，壽言詩文，王公卿相惠賜，几席生光。其妻再生一男一女，皆爲愚魯，浮華藉蔭，不通文字。時人識者，謂春富得於懶翁良

方，榮華籍甚。

【校勘記】

〔一〕「擇師設塾」，「塾」原作「熟」，據文意改。



吉心定柁

清化海滿人馮吉慶，其人恬静正直，寬厚公平。有人告曰：「某毀謗爾。」吉慶曰：「我若親聞，亦付自如，况聽道來？不敢盡信。」其待人如此，四十餘年。

乘船海運於北城，於嗣德年間，金洞儒林人請李仙祖師降乩，吉慶身來拜謁，請回船吉否？仙批詩云：

風高浪急水聲粗，百里蛟龍怒欲呼。一葉孤帆乘利濟，回頭方信履平途。

又曰：

前程穩步自家知，休管他人笑爾癡。好在口頭存福地，青天高處有扶持。

吉慶見詩，知有風濤之險。因問何日開船吉，又批云：

日日吉，日日不吉。吉者自吉，不吉者自不吉。

回程至半途，狂風大作，波浪滔天，同行清、乂二十三船，覆海十八。吉慶之船，危而復安，方信李祖



師所言最驗。抵津貨價日增倍利〔一〕。吉有口德，遇人是非爭鬧，必委曲講解。見親友躭酒鴉片色慾賭博，必歡笑勸諫，婉轉引誘〔二〕，聞者多爲感化。

【校勘記】

〔一〕「抵津貨價日增倍利」，「抵」原作「底」，據文意改。

〔二〕「婉轉引誘」，「婉」原作「碗」，據文意改。

假銀作孽

承天府人范金鑄，一生以銅銀欺騙，害人甚多。因賣兑與南北艚商户三十餘笏，得銀三千餘貫，開賀。一日就市買豬，貧婦賣豬二頭，金鑄以銀七兩買之。貧婦回家，始知銅也。其夫痛罵，婦哭一夜，投香江而死。金鑄時當興旺，富有五六萬，五子五女，自謂智巧絶世，年四十九，發瘋疾。未一年，妻與子女，相繼染此症，湯藥掃額，入席瘵殯，忿志自縛於茅店焚之。

夢罪欺銅

壽昌行鉑庯吴有財，善造銅銀，不五六年富有數萬。有財四十八而死，有子四，皆酒博殆盡，其妻日夜號泣呼天。一夜夢見有財，身帶鐵鎖枷葉，痛哭曰：「我一生以銅銀欺詐，以致獲罪於天，監禁地獄，最苦。凡得極刑，自天庭命令。倘佛婆慈悲救苦，雖有赤杖，亦不能解破天刑地獄，况僧尼道士杖乎？汝何故怨天，使我多罪戾。」其妻又瞽目乞丐，四子皆爲偷竊盜蹠，囚犯死於獄。故有戒云：

日日使銅銀，冤孽作積蓄。自受眼前欺，似割心頭肉。
遮寒難買衣，抵饑難買粟。只顧一家胞，不計他人哭。
自誇瞞眼才，豈念心腸毒。人算不如天，天算明如燭。
將爾損害人，暗叩除爾福。家道不安寧，子孫難養育。
富者忿不平，貧人更迫促。看破此世情，不須行委曲。



心機機深

藩安鎮人姓劉字寶三，於嘉隆十二年中鄉貢。性有機謀智巧，自用文學高明，屢徵從政，不就，常謂：「仕必贓罪，不若居鄉足榮。」凡所行非理之事，一皆力辨，動人聽聞，莫不驚懼，呼爲「翁虎貢劉。」又能交結衙門，以爲聲勢。於州閭有辭訟，一皆趨赴教唆〔一〕，撥喝速令呈告〔二〕，以取人財。不十年間，富至巨萬。

邑有武弁老該隊姓梁名善，本性忠厚物力，畏其禍及，欲慕爲勢，以女妻鄉貢之子，而内助不許，謂夫君曰：「彼他多行不義，安有佳兒？勿以小富貴可借爲榮。昔者權弄如張福巒，利阮幼主，貴顯一門；姦雄若阮有整，扶黎智巧，薰艷一時，皆不得全身也。」遂辭婚議。未幾，鄉貢三爲仇人捉殺没迹，諸子衆侄，相繼争訟於鄉黨。家財田産掃額，亡家失土而去，尤爲可鑑。出於機，入於機，機深禍亦深也。科目婆心，名利無數。

【校勘記】

〔一〕「一皆趨赴教唆」，「唆」原作「唆」，據文意改。

〔二〕「撥喝速令呈告」，「撥」原作「扒」，爲「撥」之越南俗體，今徑改正。



財乾乾取

金洞赤藤秀才，補興安祀丞，姓陶字清輝，其人純質忠厚，有古人風，畏婦起家，心乖孝悌。其内助最是頑訛刻薄，富有數十萬，認徵蘭津米所、赤藤、場樂三所五六年，又年年代諸社村登納粟米。經十餘年，陶内助曬銀於庭〔一〕，以萬笏計，誇視天日。而陶母年七十餘，依於次弟秀才凛，極貧奉養。及秀才凛於紹治六年，來京應選，預中補訓導，及辨芙蕾謝部堂宫，盡二笏。債奴追收，内助指陶面，謂盗我銀還這債，必駡詈母。如此婦道，况於鄉黨宗族乎？雖生三子，俱有文學通敏，安能享福登第哉？經諫不竣，皆忿以酒片爲解悶，不料成癖矣。内助多爲結怨含怨，構訟交加，一二三年間，一空如洗，忽憤於死。陶將屋舍典賣於人，寫契後，自吟詩云：

選日上樑數十年，黄金滿地詎還天。貧來基趾生苔緑，畫棟饒他卜築遷。

酸心至此，從前之豪氣皆消盡。壽六十餘，蒙補是職，卒於家，後妻鳳樓陳氏送葬。然而陶之福蔭猶存，後十餘年，衆孫皆起色，書香漸復興。諺云：「財乾乾再取之，張雙蛙眼，何爲得乾？」爲婦人者，

要宜修仁積德，可能旺夫益子，福遺兒孫。

【校勘記】

〔一〕「陶内助曬銀於庭」，「内助」原作「内相」，據上文改。下同。



拾字文明

清池外潭阮氏，德林、德奎之父，平生嘗曰：「吾前世不知有作踐字否，何至吾今愚蠢，不通文學。然吾性質魯，不可使子孫無文學字。」遂發善念，凡見地上字紙，必敬收拾。至一年，忽自責曰：「吾錯矣！」人驚問其故，伊曰：「吾知惜路上紙字，不知自己將紙字包貨物與人，亦是惹人抛棄之罪。今而後誓改之。」鄰旁親友皆笑其痴。本心誠朴，有古人風，而生理日盛，且邀文人，會爲斯文。遞年設筵拜謁聖賢，不靳費損，其心崇儒重道。有二子，延師以教，至癸卯紹治三年，長子德林、次子德奎、場官張國用、丁文銘，已取中舉人項。又疑文理出入，兄弟同胞並黜落。事聞，奉催來京，交禮部並都察院會同察核，三場題目，林之一二次三平，奎之一二平三次，蒙均預中，奉諭準。文衡公器，貴得實才，實學真才，難兄難弟，此乃敬拾字紙，登科之報。

桂宮梯報

永順湖口李先生，爲人純謹道德，不曾與人欺詐。生二子，各已加冠，於黎景興四十年間，應試中一二場；忽染癘氣，皆斃。先生年近六旬，傷心悽慘，識者人皆嘆，生前有債耶？忽有表眷隨清使部行人，自燕京回。帶將《桂宮梯》一卷，内叙果報甚詳。先生喜之，急讀。即將這書，捐貲刊刻，復印千餘本分送。再納亞室，連生四子，文馥、文好，於皇朝世祖嘉隆十八年己卯科仝榜鄉貢。馥公字鄰芝大人，歷仕參知，奉使燕京，並廣東及諸西洋，十一度洋程。詩文多行於世。其餘中舉人、秀才，此惜字之報云耳。

發憤領解

姓陳號文章，字卓甫，清池夏泰人。早孤，痘後一目。家素豪右福厚，配同邑門當户對。賢内淑人于歸，亦有私裝，善事老姑，順從婦道。公年而立，三十。不識一字，爲鄉人分收欺算租税，含糊數目。於明命年間，賢内忿恨，經生三四子女無養，悶煩交加，勸公從學，務求編記，庶免人欺。公慚愧，恐今開心，爲衆童笑。賢内强逼就上縣故黎知縣官，設帳授徒甚多，祈來入門。公躕躇羞愧，賢内請老姑迫公同行。椰房授業，承先生戲謂：「凡開心禮例，七八歲者雞粢，年二十牲粢，年三十禮用牛或牢。」賢内呈請授教，擇日行禮，敬辦糯米、剛米、酒果、香爉，並家耕牛，依日遞就。先生曰：「辛牛乞單，禮貴乎誠。我有碩豬，代牛恭謁聖賢，亦可，付牛還治田，以供筆紙。」公留塾，勤不如專，文學日進，樂業忘歸，先生鍾愛。至明命十二年辛卯科領舉人，次年壬辰會科中副榜，年三十八也。歷官承天京兆尹，以事免。再復至太僕寺卿充史館纂修。恭遇憲祖章皇帝廟號奉翼宗硃改爲著秩正三品，誥授嘉護大夫。於嗣德八九年，卒於京堂，櫬回故鄉，歔歷二十年間，壽六十。所謂「有志竟成名」，爲十年燈火，如公琢磨六七

載，顯世榮光，是由賢内淑人激勸之也。

又嘉業師姓謝諱國楨，字維周先生，舊諱坦。貫恩施棨舍，家貧幼孤，年已二十四，爲鄉人牧牛割草。其家有塾，邑童就學，心甚發憤，願與家主芻牧，歲功换爲筆紙之需。於嘉隆十二年，請業開心，自此日課且讀且牧，兩事勤劬。至明命辛巳科中生徒，乙酉科改生徒爲秀才，落第三場。十二年辛卯科再中秀才，紹治六年丙午科領舉人項。遞卷回京，部閲以文理尋常，黜爲秀才，奉納冠紳。至嗣德元年戊申科復中庠榜，共四科也。自此灰心場屋，設帳授徒，人多成立科目。長子名派，中庠三科，入國子監補領白通府印務。第二子春樹，中秀才高第，補莅仁府倉主守，皆先生及見。壽八旬餘，考終喪闋也。第四子春謙，於嗣德二十九年丙子科中一舉。如此古人所謂「挂角成達科名，有志必得」者也。

窒慾登科

恩施人嘉世兄謝春謙，年方三十，學博才奢，容貌俊秀，於嗣德二十九年丙子設塾於文鋭總。該總臺名桂，平陵掉村秀才阮光輝之胞兄也，家嫡出二三子受業也。該總臺始納寵富家女爲妾，年二十上下，未幾，臺攖病，沉疴三四個月。妾心私説塾師，托寄女妝金鉺銀釵，或薦市肆好項柄果。春謙會意卻之。或細語請一交，或得嗣子，不然夫君没後，終身孀苦，用心水絶竈火，時未火柴。而春謙一心堅辭不受，天神不可欺也。一夜深更，氏逼春謙。急呼小生，燃燈火絶，細雨再命取鄰家火得之，氏乃回房。待旦，春謙辭，與該總臺在病，姑俟平服，再塾不晚。其氏邪心不露，塾主固留，拂衣歸去。是科應試天榜一舉，克復書仇，所謂「幽暗中而神明知之」。古有句云：「欲乞人間種」，對曰：「難欺天上神」，乃中狀元也。

天眼光明

阮有德恩施粢舍人，幼以痘後一目，儒家清貧。於嗣德二十六年，母外六旬，目痛已成瞍疾，湯藥經三四年，弗效。時爲課生設塾童蒙，儉留學俸，數年得八十貫。往南定庯，買壽堂名木，又加漆之，載回。邑之紳衿文胞相識者，憐貧爲言：「寧爲小棺，不寧爲大棺。」有德心甚不樂。惟鳳樓老庠段欽之翁與嘉過訪，對話：「是古禮也。」少慰有德之心。

是年甲戌科試中秀才，母自然光明睛子，起居康强。至二十九年丙子科再登庠榜，婿弟謝春謙領鄉薦，老母壽增添壽。三十一年戊寅科有德領舉人冠紳，皆母及見之喜。次年壽終，盡心哀泣，送葬如儀。至咸宜元年乙酉，承業師文江安樂原北寧督學充軍務贊襄吴先生諱輝，以京城有事，奉詔勤王。北東輿紳豪，推吴公爲三公省團長起義，有德從師，有衆數千。凡到處秋毫無犯，勢力弗敵。潛退江湖，尋龍捉虎爲樂，以養餘年。所謂婆心，一孝立而忠於君，義於師，從之不亦信乎？

國心正氣

興化巡撫黄甲阮公光璧，真定程浦人也。其父生三男，義方極嚴，文學甚勤。德澤、光璧，同胞孿生，翁期占以科榜者爲□兄。於嗣德五年壬子科，光璧先登庠榜。至八年乙卯科，德澤中一舉，領冠紳。至十一年戊午科，光璧亦領鄉薦。次年同行來京春試，翁炤日程，預先四場題目，抵京即寄文卷二集回閲〔一〕，若欠是違父命，每至會科皆然。至二十二年己巳恩科，光璧擢二甲進士出身，榮歸。及見，復賜爲兄。古人所謂「兩難」，程浦阮家兄弟也。歷仕中亟於咸宜元年。乙酉皇上蒙塵，奉詔勤王，依於山林。有土豪名提喬有衆萬計，經三四年弗敵强寇，暗用冷矢毒藥射斃。遊虜侵境亦多。公憂悶嵐瘴，卒於山林。許國義士，無負三登黄甲范相公之高第，亦無負嚴父賢兄之家教。所謂忠義孝友，一身兼之。

又自法國船來，親臣宗室説充御前將軍主張戰局，不肯言和戎也。咸宜乙酉五月，北圻經略大使永賴郡公阮有度，乘法帥兵船回京擾事，内則户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奇偉郡公阮文祥，逼君出降。御前將軍交攻於海門，二日夜，將士死節以三萬計。西船趁入香江，放射皇城交戰。經二日夜，官軍民庶亦數

萬。御前將軍扈駕出奔，其人金枝玉葉，文武全才，韜略經綸，忠肝義膽，聲名赫赫，青史具載，或褒或貶，隨筆愛憎，惟心對越天地鬼神，竭力許國，不顧身家而已。

又如武官提督升都統謝現太平人，文員贊理阮述春育人，督學吴輝文江人，清化進士宋維新，各有奉詔勤王，糾集手下，五六千人上下，或萬計，撑三四年間，勢難禦暴。謝、阮奔龍州，吴以老師卒於夜澤。宋被虜獲，而害形骸，付於江山。一片忠貞，千秋正氣。

又如越安進士潘廷逢亦唱義，驩州之乂安、河静休官文紳，樂從甚多，亦師老於甘露。

又如羅岸黄甲杜輝璙，世迫從政，固心辭之，彼疑鈎縻，忿鬱成病，賴得回家而卒。

又如瑶衢進士官兵部辦理，因妻喪歸葬，適河内有事，於嗣德三十五年壬午也，且爲修補文趾。本縣籍保紳豪者各董其役，前後左右四面磚墻凡幾千〔二〕，各由某員專辦也。不料南定督部讒譖於法，拿而刑之，英魂磅礴於兩間，正氣彷彿於千古。誰無一死？死難得芳名，難矣哉！

【校勘記】

〔一〕「抵京即寄文卷二集回閲」，「抵」原作「底」，據文意改。

〔二〕「前後左右四面磚墻凡幾千」，「凡幾千」原作「幾千凡」，據文意改。

惑人監戒

青河縣人，自稱莫鼎福，於成泰九年丁酉七月，惑於伯術，撰檄文流播北圻，字畫精詳，文理琢錬，典故當對，甚爲工巧。令誦讀者，鱠炙人口。伊煽惑風水，愚昧輩者從之。遍往陰誘，與太平省之阮伯温、陳天性相爲表裏，穰除瘟疫，急救百病。或有見效，借以人情，惡勢畏重。賦税日增，民難堪命，於十一月一夜，陰兵狂起，海陽、海防、平江、寧江、城桄、普賴與太平，並無器械炮彈，惟用小刀短錐而已，打死洋數人，焚數屋。至黎明皆没迹，致彼追拿良民，多被冤害。不日伊黨引身出首，儘行棄市。近來煽惑人間，如仙詩、神藥、泉水、白蛇，亦多應驗靈著。俾人敬慕，畏死貪生，禱祈如織，此所謂亂世惑於神。敢願有學識者警戒，於愚魯弟子勿可聽偏，等們灾殃禍及，悔之何益？

築墓報酬

黎末西山來寇之時，清化弘化有一名士，姓陳字時事。往塾於京北、文江、慈湖。年外五十，在家三子：年十五、十二又九齡，未能遠從。時事偶得病，終於客地。塾主與諸生葬於香火田。其家眷妻子只得門生報訃忌日。嗣來百七八年，四五世人矣。這田塾主之玄孫名昌，世守耕作，約一高上下，中一孤墳古墓，無人來認，名昌每至治田，爲之培築。

於成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節屬大寒，朔風霖雨。名昌墾治這田，既餒且凍，令人難堪。忽有畔上純儒，被服四五禹餘糧布衣，呼名昌上田，解借一衣助寒，謂寄鉤與館嫗，同行酒博爲樂。名昌素性所好，從之。頃刻到一家，已具酒饌，同坐飲食。不料濫觴，儒者許錢三貫，謂姑覆席打眠，俟醒賭博，已温飽矣，聽還我衣。儒者之曾玄輩三十餘人，看見忌陳餚饌與酒有鈌，甚以爲奇。再見異人覆席，亦怪，皆爭詰問。名昌醒來愕然，復質是何家人土地？相去京北如何？皆答：「此弘化也，去文江三四日程。」名昌放哭大聲而言：「家有香火田，四五世傳業，中有一孤墳，我常培築。此日極寒，有一儒者招

邀，同行酒博，到此果得醉飽、打眠，又許錢三貫在此。我還一衣而去，不知從何反回故鄉？」復哭。儒者曾玄輩勸解：「勿懼！果我先人遺傳卒於京北，的是墓也。此日正忌也，餚饌與酒之缺，的是我祖酬恩也。姑留來日，我輩餞還。」便認反葬。是乃英魂以答婆心，保守墳墓之功也。他日必有興盛也。

嚴母顯揚

富春京人吏典出身，歷官户部右侍郎，領南義中丞之職，姓阮字願。家母太嚴，公早孤，依母訓誨，給筆紙，從師友。一日，母就塾，見師賭博酒片爲樂，乃易子教。又一日，門誼三四人來訪，文房説話，握手談之，贏輸勝負(一)，與棋局之高低，酒之無量不及亂，筒之吹發無不中，風流豪花等漢。母即罵子：「吾兒最愚且痴。擇師而事，擇友而交，諺云：『富於朋，貴於妻。』如此益友，汝敬而遠之。汝非科舉之學，命從老吏翁，習書習算而已。」

年十八投額，户部以書算進身，其書法字畫精妙，試中筆帖。其算法九歸强記，掌上數目不用算子。於明命十七年間，國家富盛，府庫充實。公年四十六七，位居堂官，坐上屬僚。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八九品書吏，諸員人。刻下明并諸地方，出入收發，金銀、錢米、丁田、國貨，以億萬計，算盤數位，或有謬誤。公掌上十指，無差絲毫，當時人稱公爲神算也。

又一日立朝，奉頒好酒一杯，公醉面紅。母怒罵：「已酣耶？」下堂拜曰：「欽蒙恩賜，不得不飲。

寧甘受罪於慈闈，不寧失禮於君命。」一生薄於自奉，率家眷被布食蔬，惟甘旨以供親爲心。其命婦三品淑人，小有違姑命，嚴飭：「汝有此妻，是無老母。」公即闈前責笞十下，亦不準恕，攻過太嚴。公垂淚辭出別房，以順母命。間有廣南石壁蠻寇，公充贊理軍務，懼家單丁白母，告回終養。母嚴罵云：「君恩國禄何如？我不願爲不忠之母。」公入朝拜命，進抵行次，破賊遁走，凱還，升授領南義中丞。恭遇大慶節，封贈慈母，年僅八旬。及見顯揚，榮更榮矣！

【校勘記】

〔一〕「贏輸勝負」，「輸」原作「輸」，據文意改。

訛婦灾禍

於景興三十七八年間，東都庯一婦人，生得七男五女，皆預科目出身。鄉貢生徒男婿者，宦途尹訓四五人。婦僅七旬，並及見内外孫登科四五人。平生素性長舌，於是更增驕訛。一日適夫君忌禮，喪門聚哭，婦詈罵子孫，有云：「十二族門，何敢犯我陰户之毛？汝輩科舉，均是破我儉勤家産而已。」聞者鄭靖王森，幾暇遣宦偵探有何奇言異語，以聞。宦者本不識字，盗聞竊聽，老嫗如此十二族門之言等語，心記口誦，回伏殿下：「臣不知語意何哉？」立即下令，傕鄰旁人，究問緣由。人皆據實具陳。鄭王雷霆，其子孫讀聖賢書，不能諫諍，一皆削去科宦、名籍，其嫗給爲人奴婢，至死，以警驕訛之態云耳。凡爲人婦于歸，乃能旺夫益子，興業克家，宜其家人，善執婦道，孝事姑舅，厚葬祭此分事也，豈可恃才驕訛？倘罵兇女，寧反以生母産母爲辭，勿宜儞祖儞父、三代五世等語，或損福德之謂也。

一片善心

成泰十年戊戌三月，日報詳叙平陸玉縷城市人名姑罚紅，屋居河城行筊庯。聞春京大飢饉，親就統使府，情願捐銀一千二百元，寄回往京欽使座，給許貧之。噫夫，美哉！一個女子，柳蒲弱質，乃能胞與擴懷，見義勇爲，其亦别具婆心菩提者歟。

二同慕道

易曰：「二人同心。」且二人同心，尊崇文道。於成泰柒年，東安富市進士朱孟楨使君，以里仁太守告回，侍父原御史公病數月，丁憂。因居喪，集本紳總豪，禮由義起，建立文址奉事。邑舊副總名撅阮克慧，有瓦屋一座五間，全用鐵林材柱，闊八寸，高十五尺。避堤解下，他鄉買爲亭宇，價值一百七十銀元，每元八貫，不兑。恒出婆心，供進爲拜堂，其總文祠進士使君唱議，甚爲好心，一倍於他科宦者。而親舅副總臺，一心儘將供進，好心又一倍於使君，義所當爲也。然而副總正室，勤儉成家，頗亦同心，尊崇誠敬，好心又一倍於君夫，可稱賢婦。現生六男，雖未科舉，將來子孫必有昌熾。想亦天道好還，不誣也。

顯達酒殃

唐豪春育進士，紹治二年壬寅科。姓阮字文做，於嗣德十二年官於太原藩使，經二三星霜矣。一生以酒爲名，日夜無量，亦不及亂，惟醉如泥而已。醒來，公幹明敏廉勤，忠心不白。間者清匪名三唐，寇擾有年。欽差北圻經略大使、協辨大學士阮公登偕廣平人，提來象馬勦撫，三唐降首。數年，公病，卒於昇龍城。彼們復叛，擄掠上游山興、宣高、諒太等地方。太原城是儲糧餉軍需銀錢也，將士保守，數千匪夥，知之分道來寇。將士敗走，同城臬使與紳弁皆奔脱，惟藩使獨坐廳堂，與酒一釜，自願死節而已。賊們相見，笑之不忍刺殺，載運府庫揮額而去。藩使醒來，飛奏冒咎，衆人逃命，歸罪通匪，藩使被論死刑冤慘，可鑑酒殃。

又於嗣德三十一年，平順省布政姓陳字廷焜，紹治三年癸卯科，廣治舉人。按察同姓字文韶，紹治六年丙午科，廣平舉人。人雖治、平，家鄉接壤，科雖卯午，聲氣同城。平人年僅六旬，來臬經三四稔，性嗜飲，酒入言出，剛直清勤，吏民信愛。治人年邁老項，到藩七八個月，性甚深沉，嚴儉吃煙爲樂，只得一男，十八九

齡，自故鄉就侍，途間風霜攖病到城。治人奉命履勘金銀壙，往返旬餘日程，伊男傷死，惡婦將櫃置廳堂。臬使來信，詈罵藩司屬僚，語凡堂官失禄，别構草舍治喪，况蔭子乎？咎責率隊不諫夫人，發落二十。那婦報訃馬前，怨入骨髓，不肯移櫬。五六日後，反轅送喪，多謝臬臺。婦人悼子不知紀律，此後假敦心契。公暇以閑談世事，平人吐盡所聞所知，醉話如今内府，并撮鎦金器皿與金銀印璽〔一〕，以還西債，並命宫人豢養畜産，府庫空虚，朝廷宵旰。治人托言：「老兄誤聽。」與夫論文，道及天象之星辰風雨不祥，老兄安得而知？」答曰：「家有天文數卷。」治人願借，臬恐不還，約紙二百張，命善書者來寫，以清藩請：「老兄檢閲改補。」平人自逞，逡巡週歲。治人居心不測，固殺，預草謗訕朝廷參疏。蔭生届祥，設酒請本省文武官員並府縣畢集，中間藩臬兩使，與領兵提學，左紳右弁，酬酢談論。治人對語：「吾臬大人，學博才奢，多文强記，不日恭列提舉升祭酒職，陶造人才，可乎？」平人醉願，請益好酒，復啓平日所言。假爲諫口。臬公醉甚，以襟裯御風，即令屬兵輿回。即出草章，抄書手筆，改補在此，屬僚揮淚證見字記。馬遞飛奏，天顔雷霆，枷鎖嚴查，當時朝郡皆知寃枉〔二〕，案擬斬監後。如此酒使，醉裡乾坤，灾禍及身，尤爲警戒。

【校勘記】

〔一〕「并撮鎦金器皿與金銀印璽」，「皿」原作「血」，據文意改。

〔二〕「當時朝郡皆知寃枉」，「時」原作「辰」，見前注。「枉」原作「狂」，據文意改。

姦雄煙禍

姓陶名致富，貫嘉定城〔一〕。明命六年乙酉舉人，歷官誥授中奉大夫，從二品。聖祖時莅户部参知，十有餘年。每年充正使命，往西洋諸國公務。伊吃鴉片，日夜確算，絲毫無遺。每次洋程買貴賣賤，盜取朝廷萬銀元。回帆，奉酬于皇太子，玩好千計，以求榮寵。及憲祖登光，甚爲信愛，伊亦故套。紹治七年，龍馭賓天，不料皇保弗克嗣統，暨翼宗即位，伊升南義中丞。同時民控，擊登聞鼓，臟賄十八單，伊以事免，陰謀不軌，寫國書遺家伻名立，年十八，於嗣德二年，步往暹羅、閣闍、富浪、沙依波、儒紅毛、和蘭與普魯士等國，人多與伊知交，哀求兵船炮彈，迎立皇保。四年名立回抵河仙〔二〕，案發拿撰的犯，及黄袍諸國，復書伊黨，儘行正法。籍富家産，官價三百餘萬兩銀，其珍寶多爲内府所無。如此煙藥，多生機巧，姦雄欺詐，千形萬狀，亂子賊臣，由此陰謀密算，易性變心，散盡天良，孳孳爲利；甚至不顧仰事俯育，燒煙害世，目前人所共見。敢願已入這局者，宜守常例，無須增加，亦無須款待及他，庶修陰騭；未入局者，宜敬而遠之，是免引火入腸之禍。

【校勘記】

〔一〕「貫嘉定城」，「嘉」原作「加」，據越南地名改。

〔二〕「四年名立回抵河仙」，「回抵」原作「回底」，據文意改。

鄭燮謹抄依如正本



黎裕◇撰

倫理教科書：人中物

楊曉靄、胡大浚◎校點



提要

[越] 臨江 [中] 朱旭強 撰

《倫理教科書：人中物》二卷，署兜嚴黎裕撰，作者生平俟考。今見有抄本一種，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原係法國遠東學院藏品，編號爲A. 3214。本書共74葉，高29厘米，寬17厘米，每半葉8行，行22字，行書。

全書收録五十篇動物寓言，如：《越烏巢》、《胡馬嘶》、《明皇象》、《昭宗猴》、《赤兔馬》、《賽風駒》；《烏解圍》、《牢避險》、《青毛鵡》、《黄脚鷺》、《黄頭犬》、《赤鼻猴》等等，篇名全作三言，且二二對偶。每一篇亦有固定格式：以四句七言或六八體詩開篇，繼而敘事，末有作者評論。故事敘述均甚精簡，在150字左右；篇末評論則約百字。

全書五十篇故事，近二十篇涉及中國歷史背景，如《胡馬嘶》、《明皇象》等，但多與正史記載相出入；另有十餘篇如《鸚鵡夫》、《孝猿墓》等爲中國背景中的社會軼事，《羊殺蛇》、《義牛村》等十餘篇爲越南社會故事。僅《越烏巢》、《獵王狗》二篇與中越關係史相關，而《救帝魚》一篇爲越史事，還有《象合羣》

一篇故事發生在高綿國。

本書故事意在表達作者關於社會倫理、家國處境以及個人際遇方面的觀點與感慨，多含諷勸意，故書名前冠以「倫理教科書」。書中《鷄保種》一篇評論提到「天演論」，《猴採茶》篇敘述使用了「化學法」一辭，而《難孕虎》篇末涉及「議員」、「國會」等政治名詞，以及末篇《赤鼻猴》之「評曰」稱：

黄、白、黑、紅，種族雖有異，而同一人類也。美、非、歐、亞，疆域雖有分，而同一地點也。

其中現代意識頗明，故本書當是二十世紀初的作品。《胡馬嘶》一篇的評論所傳遞的信息更爲顯著：

孤身客地，觸景生情，胡馬猶知感慨，況乎海外諸君子，一身去國，功業未成，而對於冬天風雨，旅館殘燈，其離懷愁緒，欲借筆硯盡書之，亦終無下手處。哀哉！

由此可知，作者的思想傾向于反法愛國與民族自主，甚或本人就是一位職業革命家，此書也許是其流亡海外（當是中國）時，心系故國民衆教育而作。

本書因無他本，今徑從抄本迻録，標點排印。抄本二卷前均有目録，此次出版，並置於書首，以便翻檢。原目録篇章前有漢字編號，然正文中無，今删之。在整理過程中，孫菊園、孫遜先後審讀了校樣。

倫理教科書〔一〕人中物

卷一目録〔二〕



卷二目錄〔三〕

【校勘記】

〔一〕「倫理教科書」，「科」字據卷二扉頁補。

〔二〕「卷一目録」，「卷一」二字原無，今補之。

〔三〕卷二目録　原目録在卷二下作「目録（續前）」，今提前，故補改。

卷一

越鳥巢

遥遥越地隔重洋，　去鳥巢南枉斷腸。
奮翼冲霄如有志，　依人今日更何傷！

上林春色，草木欣欣，内有一大樹，樹上有一鳥，棲於向南枝頭，俯首垂翼，如有所思。是鳥者，越裳之白雉也。於周成王朝，薦入中國。鳥性純，善依人，王愛之，供養甚厚，遷喬入谷，聽其自由，不爲牢籠之所困也。其最異者，每於奮飛上樹之時，必先定方向，惟有向南之枝，則巢之，其他諸枝，則未常托足。所以唐詩有云：「越鳥巢南枝」，此之謂也。

評曰：

南北西東，皆是枝也，越鳥何不巢於東西北之枝，而獨巢於南枝？蓋南者，越鳥之故地也。梓枌千里，一寸心思，越鳥猶念及此，況乎生離之人，於他鄉客地，渴飲饑餐之日〔一〕，安能禁其思家思國之心，不由此而發生也哉！

【校勘記】

〔一〕「渴飲饑餐之日」，「渴」原作「喝」，據文意改。



胡馬嘶

故鄉遙望隔山溪，　胡馬因風向北嘶。
客地羈身誰是者？　天寒風冷淚凄凄！

冬天寒節，北風其凄。有一馬，面戚戚然，舉首向風長叫；　其聲蕭瑟，聞者慘焉。是馬者，爲北胡之馬，日行千里，有騏驥能。於漢武帝時，貢入中國，遠離故土，思心悠悠，日往月來，不聞唓喫，唯有北風一起，則咄咄長嘶不已，淚隨聲落。所以唐詩有云：「胡馬嘶北風」，此之謂也。

評曰：

東西南北，皆是風也；　胡馬何不嘶於東西南之風，而獨嘶於北風？　蓋北者，胡馬之故國也。孤身客地，觸景生情，胡馬猶知感慨，況乎海外諸君子，一身去國，功業未成，而對於冬天風雨，旅館殘燈，其離懷愁緒，欲借筆硯盡書之，亦終無下筆處。哀哉！

明皇象

唐轍西遷李運殘，　臣民誰識有明皇。
幸哉有象能忠主，　反覆深慚大腹郎。

馬嵬淚落，劍閣道難。李唐之運已中衰，明皇車駕，西遷入蜀。亂臣安禄山僭稱帝號，於長安頒佈新朝制度，百官羅拜高呼，行晉尊禮。禄山素知明皇昔日有一御象善馴，通曉禮儀，跪拜中節，欲使之當面行朝拜以爲歡。象知非其主，不肯從，强之再三，亦不得如意，乃置於不問。後肅宗恢復中興，迎明皇自蜀返駕，象見之，復跪拜如前。

評曰：

明皇之象，惟知有明皇，而不知禄山，不肯輕於屈膝跪拜，其忠真可嘉矣。今之爲人臣者，金冠玉帶，鼎食鐘鳴，惟知奔走於權門，自薦身爲牛馬，其有愧於象者，多矣！



昭宗猴

沐猴冠帶楚人譏，　供奉丹心世所奇。
痛恨權姦瞋目視，　朱温甘受裂黄衣。

唐昭宗有一猴，性善馴，行動如人，禮拜中節，愛同珍寶，封爲「供奉侯」，日侍於側。後朱温簒唐自立，坐在長安大殿，受百官朝賀。猴仰瞻，不見昭宗，知非其主，怒氣激昂，踴身一躍，至朱温座前，瞋目視之，以雙手擊殺朱温，不得如願，乃奪朱温所衣之龍袍而裂之。

評曰：

非其主，昭宗猴不能奪朱温之魂魄而食肉枕皮，猶知奪其袍而裂之，以消宿恨，不顧餘生。猴之忠勇，慨可想見，豈楚猴冠帶之可譏也哉？視之衣架飯囊，朝唐暮晉諸小人，惟知名利是求，甘於與世浮沉，不顧信義，其不及於猴者遠矣！

赤兔馬

全身赤色赤於心，　赤面追隨義氣深。
聖顯玉泉人事了，　三分何處主人尋。

赤兔馬，是千里有名之大脚力，吕布用以臨陣；自白門樓失敗之後，馬歸曹操，管治無人，徒勞豢養。及至下皮失守，三約土山，關雲長降漢，操欲收服其心，以馬賜之；馬自此始得遇其主矣。後來關雲長六關斬將，越隘尋兄，白馬解圍，華容義釋，縱横荆楚，血戰三十年，所到成功，皆資馬之力也。及至荆州失敗，關雲長顯聖玉泉山，馬爲馬忠所獲，解回吴，納於孫權。馬不樂爲用，三日不食草料而死。

評曰：

前後同一主也，始終同一死也，赤兔馬何不盡忠於吕布，獨盡忠於雲長，是何故也？蓋馬之初遇者爲吕布，知其人而不知其心，其樂爲用者，暫相從也。後之遇雲長者，知其面而知其爲人，知其人而知其居心行事有異乎衆，真可事之爲主，故以終身許之。古云：「士爲知己而死」，赤兔馬真有大眼力。現今諸關聖廟，皆有赤兔馬紀念像，同配饗人世之香燈血食，宜哉！

賽風駒

掣電馳風逞別才，由憐真主惹飛災。
從兹白虎離幽谷，徒使青龍日掛懷。

賽風駒是薛仁貴東征所騎之千里馬也，最爲得力。自從仁貴被姦謀陷在幽谷，安閑無事，馬無用處，亦惟日食草料而已。有一日，仁貴在谷中，獨坐愁思，自恨生不逢時，不能建功立業於斯世。忽聞馬吼之聲，愴惶奔出谷口，見馬以前兩足𨈵地，塵土冲開，舉頸長嘶不已。仁貴知有異，加以鞍韁，縱身上騎，馬忽駝仁貴在背上，放步長飛而去，其勢太猛，仁貴不能駕馭驅使，甘聽其所之，幾不分其爲東西南北路矣。頃刻之間，到一海濱，望見唐太宗被陷在沙灘上，蘇文立在岸上，逼之裂龍袍、寫詔讓天下，甚是危急。仁貴縱馬向前，白衣陷陣，大呼：「勿傷吾主！」戰敗蘇文，脱太宗於險地，賴賽風駒之先見也。

評曰：

四面火燒，陷身幽谷，白虎將仁貴已甘於束手無用，不復預征東戰事。使無賽風駒之先見，則李唐天下已爲青龍星蘇文所奪，何有乎夢見賢臣跨海征東之佳兆也哉！

嚮導螢

堪嘆炎劉火德殘，　逋逃深夜步艱難。
愁看螢火前開道，　誰是爭依日月光？

沉沉黑夜，無一點星，有二少年，携手同行於昏黯中，迷失道途，不分南北，一步難於一步，幾不知其何之。幸有數點螢光，結隊羣飛在上，借爲引路方針，以定行止。此二少年者，漢少帝與陳留王是也。

是夜者，長安城中有兵變，大將軍何進謀誅十常侍張讓等不遂〔一〕，激成兵火大變。帝與王於倉徨恐懼之中，微服逃出城外，夜静更深，不知所之，幸有螢光嚮導，始脱於難。

評曰：

炎漢之興，以火德旺。全盛之時，如日之光，如月之輝，其光不可量也。及末世，火德漸衰，其光僅存如螢火，真可憐也。噫，螢一微物耳！於國步艱難之日，猶知有君上，借微光以引路。如此則日月依



光者誰人，亦當於燈前唱義，燭下效勞，以盡其爲臣子之道，斯可矣。

【校勘記】

〔一〕「大將軍何進謀誅十常侍張讓等不遂」，「侍」字原作「氏」，據文意及《後漢書》卷七八《張讓列傳》改。

先鋒鳥

三闆四廣宋南遷〔一〕，　　半幅輿圖屬北藩。

泥馬渡江成帝業，　　論功嚮導鳥爲先。

飛禽前引，走馬後隨，塵土冲開，逃離虎穴，此是第九皇子趙構南渡江中興宋業之時也〔二〕。前者金兀朮提兵伐宋，大定中原，見趙構爲人穎悟，認爲養子，甚鍾愛。有一日閑坐營内，趙構侍立在旁，忽有一異鳥飛至，集在營頭，鳴曰：「趙構趙構，於此時，何不走。」構知有異，取懸弓發一矢射之，鳥以口接矢，含飛向軍營外。構倉徨縱身上馬急追，鳥忽奮翼疾飛而去，如旋風驟雨在前，馬亦放四足追之如掣電轟雷，一二刻間，已脱離軍隊網羅，至黄河江口，潛渡江歸宋。朮在軍營中猶不知其爲逃去也。

評曰：

趙宋中衰，欽宗北狩。書生則叩馬於軍前，良將則跨驢於湖上，中原境土，已爲夷狄戎馬所蹧踏無遺，天下事幾不可爲矣。念中原之無主，鳥猶能先聲以引導，宜乎思宋臣民，聞風而起，鵬舉鷹揚，盡忠

報國，所圖復中原，皆以返回天意爲念。此非鳥之助力而誰哉？

【校勘記】

〔一〕「三閩四廣宋南遷」，「閩」字原訛作「閔」，據文意改。

〔二〕「此是第九皇子趙構南渡江中興宋業之時也」，「趙構」原作「趙購」，據史實改，下同。

獵王狗

山河定分在天書，　木秀禾刀異種鋤。
自有藍山神劍指，　吞南吳狗東何如？

緑水青山，黄衣稱伯。黎太祖藍山起義，收復山河，救生靈於水火，脱都護之範圍。明成祖屢接得告急求援文書，舉陳智爲帥，提兵南伐。

智有二獵狗，既高且大，善曉人意，易於役使，尋人捉物，無所不能，用之於行陣，尤爲得力，可比一隊雄兵，名爲獵王狗。

竹園戰役，太祖兵敗，從征將士盡失散，剩有一人一馬，而前後皆有追兵，又爲二狗所窘，其勢甚危。太祖無計可施，逃入深林，隱於叢樹處。智督率將士包圍，搜尋不見踪迹，心異之。忽聞狗吠之聲大振，智引兵至，則見二狗揚首摇尾，走去走來，於叢樹處以兩足鋤地，泥土冲開，太祖幾乎難脱於難矣。

評曰：

「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書。」天命歸黎，禾刀之木已再生於青山緑水間，雖有智如陳平，勇如項羽，亦不能逆天而施其巧，何况乎陳智之獵狗也哉！追迫黎祖至於無路可逃，既逃在深林處，亦能尋出其踪。陳智之狗，智則智矣，勇則勇矣，何不能施其智勇以獵黎祖於倉徨無救之日，豈非天耶？古人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信矣。

救帝魚

西山倒海起鯨波，　翻覆龍舟更柰何。
掉尾仁魚來翊運，　風平浪靜喜清河。

橫山一帶，萬代爲王。嘉隆皇帝承天興運，九五龍飛，二十年戎馬，混一南北輿圖，其於入龍潭，羅虎穴，特常事耳。

施耐海口水戰，與西山交兵，帝兵船潰敗，剩有御舟一隻，漂流於湛湛大海中，又加以狂風猛浪，疊疊重重，其覆舟之禍，可立見矣！何幸哉，有一仁魚浮出水面，以身左右扶翼御舟而行，頃刻近岸，始脱於難。此之謂真命帝王，自有天佑者也。

評曰：

臨大難而不死者，奇人也。有奇人必有奇遇。仁魚者，海中一物耳，何以知帝之有難，衝波破浪而來，左右翼御舟，救出危險地？是天之所使也。噫，天心已扶阮於龍興，西山雖有鯨吞四海之心，亦難於違天而倒行者矣！

孝猿墓

孝猿墓在杭州， 芳名千古史留碑傳。
不知報本事先， 爲人之子不賢愧焉。

張叔鸞爲杭州校尉時，有一人贈一黑猿，公養之甚馴。其飲食、衣服，舉動、行止，一皆與人無異，日日在公旁，凡有役使，多得其力。公愛之，視同珍寶。

公善琵琶，教之，猿亦諳曉一二音律，常時與公唱和爲歡。

公臨病，猿日夜侍奉湯藥，不離膝下，如人子事親，猶勝一著。

無何公没，猿縗絰守孝，如爲子禮。送葬之後，猿廬於墓，日日運土以培，採花以祭，飲食皆忘，形容憔悴。家人見而憐之，百計諭之歸家，猿皆不從。淚垂滿面，伏於墓旁而死。家人不勝嘆惜，因葬在公墓側，立墓志，題曰：「孝猿墓」。

評曰：

猿，一山獸也，受叔鸞教養之深恩，視之如子，猶知以生死圖報；況爲人子者，念及劬勞鞠育，父母之恩同天地，豈可恝然於養生送死之道也哉！夫孝爲百行之先，爲人子而不孝於父母，何以立身於天地間，視之孝猿，可無愧乎？

義牛村

回思舊主深恩，　義牛奮起雄心去殘。
聞之强暴心寒，　村民得以保全身家。

沈秋練爲芳岩村人，家資富有，秉性貪殘，與官吏交好，買得上下心，恃勢横行，無所不至，人皆懼之，目曰：「沈蝨賊。」村中李二亦一中富之家，有祖墓田一頃，落在沈田中間，沈欲得而連爲一區，强買之再三，李亦不肯，激成仇恨。沈用陰謀圖李，誣爲盜黨，訴告於官，使之顛沛不能安其身，去鄉遠遯，其所有之産業，一皆淪入沈手。前李有一水牛，性甚純，擡載田園，多資其力，至今亦爲沈之所有。

一天沈往視牛，牛知其爲舊主仇人，努目向沈，用角擊死。人皆羡其義。自此村民始得脱權豪之毒手，安居樂業。因追思其功，改村名曰義牛村，以記念盛事。

評曰：

牛，一家畜也，猶知重義輕身，爲家主報仇，除姦去暴，爲村民行俠。其居心行事，何異英雄志士所爲，豈可輕視牛爲無知物也哉！噫，世之人惟知貪名務利，就熱趨炎，忘恩負義，事强陵弱，既無良心，又無義氣，其有愧於牛者多矣。

犬捉盜

偶因激怒尋贓， 防姦守夜豈甘無才？
於今璧返珠回， 人中偵探自來云何！

韓惟敏家有一犬，智且勇，守夜防姦，最爲得力，日日在公旁，不離寸步，公甚愛之。

一天，公有公幹遠出，留犬在家，不帶去。犬悽惶如不得意，廢飲食，常於旗鼓過門，聞聲即出前迎，知非公，則怏怏然而回〔一〕。

一夜，盜入公家，竊取女粧寶物，夫人移怒於犬，鞭擊之； 犬即棄家去，不知所之。家人四出訪尋，寂然無迹。

偶一天，犬自然歸家，搖頭擺尾，如有預報喜信之意。家人見，入内報呈夫人。犬忽放四足再走門外，如飛而去。家人急追之，至一村市，有一貧婦爲犬所窘困，吠聲嗷嗷，以吻含衣領不放。家人知有異，執之，解回家。夫人查問，究出盜贓，由犬偵探之力也〔二〕。

評曰：

有守夜防姦之職，而家中失盜，犬不能辭其咎。夫人責罰之，當矣。因激怒而奮志，不管勞苦以尋姦，追回原物，非偵探之術精，何能爲力？古人云：「不忿不發」，信哉！夫人生在世，大小各有職守，若不能竭力盡心於職務，而徒思越分以爲非，其亦有愧於斯犬者矣。

【校勘記】

〔一〕「則怏怏然而回」，「怏怏」，原作「泱泱」，據文義改。

〔二〕「由犬偵探之力也」，「偵」字原作「楨」，據文義改。

雞知人

塵埃誰是識英雄，落第歸時恨不公。
轟烈一番巢遂志，三聲雞唱兆兵戎！

黄巢試進士第，以醜面被黜落，怏怏空回〔一〕，含恨唐僖宗，痛入骨髓，激成異志，圖謀滅唐以雪恥，心上低徊，未有定見，走入後園，借觀花草爲消遣。忽見一雄雞棲於櫟，巢心有所思，率爾問曰：「雞哥，雞哥，如我能滅唐，縱横天下，以慰生平之願，哥其爲我先唱三聲，可乎？」雞聞之，揚目視巢良久，忽然高舉紅冠，摇兩翼，蹻雙足，喔喔嚅嚅連鳴三大聲，極其猛烈。巢笑曰：「雞哥，知我者汝也。」出以米賞雞，即日與諸同志謀舉大事，果能破唐自主，不負其言。

評曰：

君相塵中，誰先物色？惟有大眼力之人，始有此卓見。黄巢於落第歸家時，忿鬱之志無所伸，發狂而卜問於雞，取驗於雞，爲計亦窮矣！誰知三唱雞聲，即唐室三災之預兆，而巢之志成。如此則雞知巢

乎？抑不知巢乎？

【校勘記】

〔一〕「怏怏空回」，「怏怏」原作「泱泱」，據文義改。

雁銜書

佳人畫影入西番，　削愛求和漢計偏。
惆悵雁門無雁信，　琵琶千古恨絲牽。

昭君爲漢代一絶色佳人，名聞中外，成帝立爲西宫，甚爲伉儷。妃與權臣毛延壽有私讎，毛畫妃真容，密獻與單于主。單于見美麗無雙，心愛之，欲奪妃爲己用，乃興兵伐漢，所到無敵，勢如破竹。漢帝見國勢危急，不得已削愛貢妃求和，送出雁門關，臨行佯諭之曰：「賢妃到關當駐膝。在此一二日間，如諸路援兵至，朕當統兵往救，接賢妃回宫。」妃遵命，留在關，日日望之，絶無音信。思家思國，眼淚盈盈，極其凄楚。欲寄書訪信，無人可托，惟終日低徊，撫躬自嘆而已。忽仰面觀天，見有一雁飛至，下於庭堦，向妃叩頭。妃知其意，甚喜，取筆硯寫心書一封，寄與漢帝，纏於雁足，雁得書奮翼縱飛回漢京，送至帝前。帝觀書，甚憐惜，欲設計救妃，但迫於國家大事，甘作薄情郎，置之不問。雁待之久，不見復書，含恨飛去，再至雁門關，只徬徨於九霄之上，其鳴呦呦，聞之甚哀。妃以手招之不下，知其爲無望矣。漢

帝其少恩哉！

評曰：

鸞琴絲斷，鳳本調更。陽關一曲，琵琶馬催。昭君思國思家之愁淚，能感於無情之飛雁，而不能感於多情之漢帝，何也？蓋夫婦之交情，小節也；國家之重責，大事也。帝之無情，爲大事也。廢一昭君而能脱夷狄之牢籠，救生靈於水火，揆之情理〔一〕，孰重孰輕，君子其量察焉。況昭君特一妃嬪，非正后也，帝之少恩，亦何足責。

【校勘記】

〔一〕「揆之情理」，「揆」原作「睽」，據文義改。

鷴善卜

世間卜筮最多端，　惟有神鷴術更難。
休咎吉凶明指掌，　先知名卜振江山。

張士秀善卜筮，名聞中外，人皆信服，視同神仙。張卜法迥異乎人，不用芝龜與金錢作卦，惟有二鷴，養在籠中，性甚馴，每於人至請問卜時，放出二鷴於籠，聽其自由於案上靈籤叢内，拾取一籤，交張推算成卦，□休咎吉凶〔一〕，皆先知其事，如目見耳聞，百言百中，人人皆神服，號曰「神卜鷴」。無何，鷴死，張之術亦從此不靈焉。

評曰：

人事之有休咎吉凶，亦如天之有晦冥風雨，不時而至，千變萬化，是造化之玄機妙術，不令人之所能先測量也。此而有人能先事預算逆料，百言百中，則謂之爲神，亦當矣。張之卜法，既異乎人之術中，所以張之算法，亦出乎人之意外，非多言或中之可比也。今世之瞑師若得張之術，以異人聞見，而愚民取

財，則何入而不自得也哉？

【校勘記】

〔一〕「□休咎吉凶」，「休」字上一字殘缺。

鸚鵡夫

一言既出馬難追，　鸚鵡爲夫事更奇。
扇墓伊誰忘婦節，　當吟莊子鼓盆詩。

劉刺史家在安江，有一白鸚鵡，養甚馴，曉人語，公愛之同珍寶。公之幼女名瑞雲，年尚少，偶問公曰：「爸爸養鸚鵡，有甚麽好處？」公戲之曰：「痴兒知耶、不知耶？我之所以養鸚鵡者，是汝之未婚夫也。自今而後，汝當以青眼看他。」瑞雲聞言，對於鸚鵡飲食起居之事，倍加心焉。有一天，瑞雲入厨採尋食具，送給鸚鵡，夫人又笑謂之曰：「好好！我兒對於未婚夫，果歡喜他，我無憂矣！」瑞雲低頭不答。日往月來，情尤親切。鸚鵡既爲瑞雲之所鐘愛，則瑞雲亦爲鸚鵡之所戀惜，常在左右，一刻不離，亦情理使之然也。凡瑞雲所教之言語居處，鸚鵡皆能熟記，兩相問答，不異乎人。聞者奇之。偶一天瑞雲攖病不起，飲食皆廢，鸚鵡憂形於色，日夜在牀前，飛去飛來，跳上跳下，口不停言，問起居，訪湯藥，深有得於瑞雲之心焉。

歲月梭流，無何而瑞雲之青年已及笄到期矣。紅葉書來，青鳥使至，接踵門前，不勝其數，而瑞雲則一皆辭却，東牀之位尚虛焉。公與夫人異而問曰：「由何故也？」瑞雲對曰：「爸媽前已許兒爲鸚鵡妻，何忘之速麽？」公與夫人皆笑曰：「吾兒何太痴耶！前之言，特戲耳。豈有人而嫁於鳥乎？」瑞雲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爸媽之言猶在耳，今無故而負之，於心何安！況從一而終，婦人之節也。兒願終身履其言，又得以近事爸媽，没齒無怨言，請爸媽量察之。」公與夫人知不可强，亦順水推舟，暫俯從之。

可怪者鸚鵡，自聞瑞雲出嫁之信，則悶甚，俯首垂翼，飲食皆忘，默默無一語；及知瑞雲堅守素志，不適他人，則欣欣焉宿食飛鳴如舊，以買瑞雲之歡心。

後鸚鵡死，瑞雲居喪守節，如對真夫，以終其身。

評曰：

以一言爲重，惟父母之命是從，瑞雲甘與鳥許終身無怨，其愚可憐，而其智則可重也。觀此，則戲言既無益而又有害，爲人上者，豈可不慎於言也哉。噫，瑞雲之愚，固不足爲世鑑，而瑞雲之志之節之孝，則當以爲人箴。今諸常女，踰壁從人，見金忘義，不知名節，不顧廉恥，視之瑞雲，當借作妝檯一大照鏡，斯可矣。

猩猩婦

果花洞裏伴蘇君，　　氈雪情緣十九春。
順水情舟歸漢後，　　山頭羊隊爲誰憐。

漢蘇武奉使匈奴，單于主欲招之歸降，慷慨不屈，動其怒，安置北海，使之牧羊。北海是不毛之地，四時冰雪，寒氣侵人，三四日無一食，常呑氈吃雪以充饑，又加以朝驅羊去，暮逐羊歸，疲倦不勝，卧而待死。忽有一女猩猩見之而憐，馱公於背，引歸谷，置於草叢上，以身左右護持。頃刻間寒退熱生，而公來醒，取花果與之食，泉水與之飲，公知其無害而有恩，執雙手作揖致謝不遑。猩又使小猩輩代公勞去牧羊，所以公得常在谷中，清閑無事。日往月來，情尤親密，火近燈燒，忘爲異類，遂成夫婦，十九年間〔一〕，生下一男一女，旅懷客況，借此暫消。

後公接單于赦令放回，恐爲情所牽，不與猩猩知，惟留書辭别，密下官船歸漢。猩猩見書憫甚，愴惶

帶子緣海道追尋不及，只於遠處見有一黑影飄揚在天水中間，自北而西，無計可施，不得已帶子回山撫養。

評曰：

始憐其苦況，繼感其忠心，後結爲夫婦，十九年間，情禮俱至，有始有終，猩雖爲物，何異乎人？至於緣海從夫，回山養子，其深情厚義，猩之於蘇，可謂至矣！所惜者蘇之於猩，既有生死之恩，又有夫妻之義，膝下兩子，深情所鐘，而於歸漢之日，挈身自去，潛然無一言提及，其無情少恩，與諸惡少何異？

【校勘記】

〔一〕「十九年間」，「十九」原作「十六」，據《漢書》卷五四《蘇武傳》及題詩改。

卷二

識途馬

三軍失路思歸，　　運籌帷幄計多奇。
嚮引功勞資老馬，　　兔途鳥道何悲！

齊桓公命管仲提兵伐犬戎，深入重地，荒山窮谷，荆棘叢生，鳥道崎嶇，兔途屈曲，幾不知其何之可尋出歸路，三軍皆認爲失落，甚是愴惶恐懼。

仲忽念及老馬之性、能强記，善認道途，凡已經過一次，便是永遠不忘。即下令軍中，選老馬幾匹放出，使之前行，聽其自由而去，三軍則偃旗息鼓，隨後而進，始能脱於難，全軍歸齊。

評曰：

夫天下事，人有所知不到處，而物能知之。所以管仲事馬爲師，始能脱失路之難，全軍歸齊，其智識過人，概可想見。若於臨危履險之時，不能自尋計策，以排紛解繞，徒坐束手以呼天，天其何如哉？既無益於事，而又有害於身者也！

唱籌雞

五更喔喔雞鳴，　　軍營防守夜嚴明。
擊鼓撞鐘施號令，　　聲聲和合雞聲。

黄天錫有一雄雞，性情與諸常雞特異，一夜分爲五更，每更必有一回鳴。其鳴聲雄且大，不殽亂，各有次序分別於中：如一更一回，二更二回，三更三回，四更四回，至五更則五回，更殘漏盡之次，則連回而鳴，其聲甚長，動人聞聽。後黄奉命平番，留鎮前關，與敵相拒，勝負未分，軍中賴有此雞，而夜間防守，尤增嚴密，更樓鐘鼓，皆静聽雞鳴之聲，而同時敲擊，兩相響應，不易不移，不復待唱籌傳更而後知時刻者也。軍中目曰：「唱籌雞。」

評曰：

去食去兵，信不可去。信者，五常中之一大德也，人而無信，其何以立身於天地間。夫司晨者，雞之本性也。天寶之雞，其特異於常雞，以能守信也。五更聲唱，各有次第，不易不移，無偏無倚，爲三軍之唱率，於夜間防守事宜，得以增其嚴密，皆由於雞之不失信也。

琴堂鶴

桃城暇日清閑， 鶴舞琴鳴帶笑看。
太守風流名在世， 官場别有奇觀。

趙抃登科後出仕〔一〕，凡所到之處，必携帶一琴一鶴，相與追隨，不離左右。公暇閑時，燒一爐香，取琴置於案上，挑撥一二曲爲樂。鶴性甚馴，諳曉音律，每聞琴聲動，則飛至案前肅直，舉頭揚頸，振翼摇毛，乍去乍來，忽升忽降，望香煙之縹缭，聽音韻之悠揚；琴之高者，則奮身而上，琴之低者，則縮身而下，琴之急，則鳴聲如驟雨，琴之緩，則鳴聲如疏風； 步步聲聲，對與琴之蕩蕩洋洋，並臻於絶妙，使觀者快其見聞焉。

公視鶴如一知己，寸步不能離，甚鍾愛之。

評曰：

鳥類之中，鶴是一清貴品，以其秉性高明，置身清潔，飄飄然有神仙出世之資，非諸凡鳥所可及。其

樂爲趙抃用者，以抃之爲人，有異乎人。廉潔如琴，清白如鶴，有風流之本色，始能享風流之樂趣。抃之與琴鶴，實爲三得，人號曰「風流太守」當矣。

【校勘記】

〔一〕「趙抃登科後出仕」，「抃」字原作「忭」，誤。趙抃宋人，神宗時知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見《宋史》卷三一六《趙抃傳》。

佛寺龜

晨經暮碣太殷勤，　精一尼姑道術真。
歸佛歸僧龜一念，　修成功果負碑文。

精一道姑住持在白雲庵，有一龜，養甚馴，性恬淡，日日食齋持戒，於道姑誦經念佛之時，必引身至，跪伏在旁，首向佛案前，守禮甚謹。道姑念經至諸佛寶號處，唱一名必叩頭一次，龜亦隨之而叩頭，百無一失。日侍左右，一刻不離，道姑甚鐘愛，視同珍寶。夜間道姑歸寢，必置龜於牀頭，代爲枕。無何道姑身化，龜不食而死。後人於祖堂立道姑像奉事，亦立龜像在旁，同配享焉。

評曰：

古詩有云：「窮通壽夭由天定，聖佛神仙自我爲。」此詩句言簡而意深。蓋人生在世，有一定之數運，不可强違；使之清高則清高，使之風塵則風塵，造化似有主權在焉。至於神聖佛仙，各有道術指引，皆可學而至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亦若是，有希賢希聖之心，必可入聖賢門户；有慕佛慕

仙之志，必可至佛仙地位：此之謂有志者竟成也。觀龜一微物耳，口持齋，心念佛，篤志從師學道，亦可與道姑同化，受人間之血食，斯可以爲鑑矣！視今之逃役出家，口齋心俗者，借名爲佛家子弟，以糊口謀生，其有愧於龜者多矣！

鬥畫眉

勝敗兵家常事， 不當誇亦不當懼。
只當堅忍待時宜， 决勝機謀在此。

綏遠人張有造家道興隆，性情豪邁，平生最愛畫眉鳥争鬥遊戲，已成故癖，但百無一二稱意。使人遍從諸産出畫眉處，留心尋訪，幸買得一好畫眉，其色美，其品高，其聲雄，其力大，既善鳴又善鬥，個個中意，張愛之似珍寶。

綏遠民俗每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有祈神拜社例，開會行樂，多陳雜戲，士女雲集，中有鬥眉會，最爲熱鬧，皆争來賞識。張携眉至，入局争鬥，每戰必勝，屢占第一，常奪得魁元花紅聘品，遐邇聞名，目之曰：「張獨攻」。

凡眉之性，勝則勇進，敗則退縮，不能復振。所以養眉者，不使之預戰則已，既使之預戰，惟恐其眉之爲他眉所敗，蓋一敗則塗地矣。後來，偶有一天，不知爲何故，張之眉爲他眉所敗，張愧甚生怒，痛罵

曰：「獨攻、獨攻，汝之爲我辱者太甚，復何言哉？」言訖，順手將眉籠擲出戰圈外，忽又自去拾還籠來，置於草上，抱膝坐在旁，仰天長太息。回首見眉在籠中，尤增傷感，全體被傷，身毛墮落，兩翼下垂，不顧飲食，只低頭呆立在橋上，似乎死神已勾了魂魄他去矣。人皆謂張之眉今而後，徒爲依人鳥而已。誰知不出幾天間，眉忽瞋目視張，如有所思，飲食勝前，復回元氣。每見張必連聲而鳴，飛去飛來，跳上跳下，以喙啄入籠窗成音，聞之如斬釘截鐵，以自誇其氣力已充足，可圖謀於再戰。張知爲可用，復攜眉入會預戰，所至無所不勝，獨攻之聲名，又振興於鬥眉會矣。

評曰：

項羽百戰百勝，一敗而亡；漢高百戰百敗，一勝而王。觀此則勝敗特兵家一常事耳！爲將之道，不當以勝而驕矜，亦不當以敗而退縮，斯可矣。畫眉之鬥，所最忌者爲敗眉，由一敗則塗地，不能復興，眉之通病也。今張之眉無此病，一敗之後，猶知堅忍固守，奮志自强，圖復興於再戰，決必勝於後來，其雄心赳赳，壯志揚揚，足以爲世鑑矣！

游金魚

人生貴乎秩序，　　循規蹈矩當遵守。
不當躐等亂綱常，　　無禮何爲不死！

一盆清水，一片假山，樹木參差，塔橋屹立，金魚潛影青苔下，白蛤舖形碧草中，此是清虛觀誰一道人消遣一美景也。

在盆内，道人養金魚，閑暇時，常携竹杖至此，盤桓玩賞。其異者，道人以杖頭舉在盆面一回，忽見金魚約有四五十頭，浮出水面，往往來來，張大口，吸水球，觀者快目。道人以黄粱粉灑水面，與之食，又横置小竹簡一枝在上，分盆爲二成，金魚皆潛下水深處，分爲二團，一團爲鐵色魚，一團爲金色魚。道人以手指提起竹簡爲令，則魚又皆浮出，鐵色在左，金色在右。道人將竹簡拂去拂來一回，忽見左邊之魚從左而右，右邊之魚又從右而左，大前去，小後隨，繞成一大圈；存雜色之魚皆在中間，各有秩序，不曾淆亂，如閲兵一般無異。後道人復以竹簡叩擊三聲收令，

則羣魚皆解散，盡潛入水底，影響全無。

評曰：

人生之有賢愚之異，即世間有階級之分。階級者，秩序之謂也。秩序分明，則尊卑有別，而國家興；秩序殽亂，則上下不分，而國家衰。蓋家有家之秩序，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從，而綱常立。國有國之秩序，則君敬臣忠，上行下效，尊老敬長，而政教施。此秩序之爲貴者大矣！觀金魚一微物耳，猶能使之大在前、小隨後，自保守其秩序，以壯觀瞻，況於人乎，可不明上下之分，以循規蹈矩爲心也哉？

鼠盜卵

臨危履險計叢生，　既保身安事又成。
鼠識機謀能脫難，　龍潭虎穴復何驚！

上村人李老養一母雞，當生育期，每日產一卵，未及取回而卵已失。李疑爲家人所盜。家人以情理盡辭分辨，皆不入耳，抑甚恨甚，欲究出首犯，以明其冤。及其加心偵探，查出根原，則首犯者，爲二鼠也。鼠之盜卵，其術亦奇。潛伏在雞巢旁，俟雞產卵後，出巢他出，則突入巢内取卵，卵力重，不能運去，一鼠仰卧，以四足抱卵於腹，一鼠含尾拖去，回穴分食。家人以所見情形，述與李知，李謂：「他門既以計取，我亦當以計除之！」使家人察出鼠所往來之路，開成深穴一二處以阻之。二鼠盜卵歸，不知爲計，失足羅於深穴。李隱在旁偵察，見一鼠伏在穴内，謹守卵，一鼠跳出穴外去，尋取一小竹筒携歸，倒置竹筒下頭在穴底，上頭在穴口爲梯，復一鼠抱卵，一鼠含尾如前，由此梯而上，更脫於難。李異之。

評曰：

有非常之見識，必有非常之所遇；　有非常之所遇，必有非常之危變不期而至，非有應變之才者不能。管仲選老馬引途，可以脱陷軍之難，劉備借聞雷失匙，可以釋奸雄之疑，此皆遇變而能制變者也。觀鼠之盜卵，其奇在卵形圓而力大，勢不可爲，而能用計擡去，及其身遭羅網，又能用計脱難。鼠之智腦何等明敏，概可想見。吾人在世，於臨危履險之時，若不能臨事制變，相時而動，隨遇而安，則其志不及於鼠者多矣。

羊殺蛇

吾人聲氣相應求，　理當共樂與分憂。
種族保全明大義，　外來之患何愁！

山林重疊，岩壑縈紆，四野烟迷，一天雲暗，是上游處登州之光景也。山村中有一富家，養羊一羣，約二三十頭，使一小童牧養，朝驅之去，暮逐之歸，此常例也。

有一天，紅日當中，熱氣上騰，小童坐在大樹盤根上乘風，背倚樹身，不覺沈沈睡去。羣羊則散步於田畔山旁，從容吃草，不圖一蟒蛇從草叢裏蜿蜒而來，捉得一小羊，其磋切哀鳴之聲，爲大羊所聽見，知有變，欲救之無力，倉徨放步走至大樹旁，尋小童求救，則小童尚在夢中。大羊急以頭角觸入小童足底，喚之醒。小童驚起，怒曰：「怪物，真可惡！汝破我宰予好夢矣。」因回手取竹杖倚在樹旁，起逐擊之。大羊放四足走去，如電掣，如雲馳，頃刻至草叢裏，則小羊已爲蟒蛇吞下咽過半。大羊怒氣冲冲，以頭角截在蟒蛇喉，不能吞，復吐出小羊，幸尚存微氣可生。小童隨後以杖連擊蟒蛇至死。

評曰：

劉章舞劍詩有云：「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其保種之心切矣。夫種族之爲義大哉！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猶人之有種。種强則盛，盛則爲他種之所尊，尊則榮；種弱則衰，衰則爲他種之所卑，卑則辱。欲種族之强盛，可不以保存種族爲心也哉？以蛇與羊而論，則蛇之强，非羊所及；小羊爲蛇所侵迫，大羊不顧身，尋計以解救，脱强暴之毒手，又能用計截殺蛇，不爲他種之所欺；大羊義氣深重，當爲世鑑。同種則相憐，相憐則相愛，相愛則相助，情義之使然也。噫，負蛇咬家雞，昔人所深鄙。有心血者，當熟記此詩句於心矣。

兔田恩

不管身名不管錢，　豪心俠氣大如天。
爲恩誰望能償報，　但既含恩豈恝然？

揚州人張君可，家雖中富，性情甚是慷慨豪俠，以扶危救急爲心，人多得其資助，有小孟嘗之名矣。有一天，公出外遊，遇一獵人手倒持一白兔，哀鳴之聲甚悽楚。公見兔兩目生紅，淚痕滿面，良心發動，罄盡囊錢以購之，放赦歸山。

數年後，公有緊急事，往山東幹辦，經過白象嶺路，匆匆而去〔一〕。忽有一白兔自草叢深處躍出，阻其行，以口含公衣領，招之同去。公心異之。兔先行引路，公步步後隨，羊腸屈曲，鳥迹縈紆，甚難於行，公以爲苦，幾幾乎半途自廢。兔如知其意，以頭觸公足，導之去。公復勉强而行，無何至一谷口，兔先入，公亦隨之，舉目觀察，則一黄金谷矣，喜甚。公知爲兔報前日放釋之恩，細認其路，熟記於心，回家後，引家人來取，所得者皆金銀寶貝，横發大富，日日增行仁義事。

評曰：

寧使我負人，不寧使人負我，奸雄之用心也。寧使人恩我，不寧使我恩人，丈夫之立志也。張孟嘗之爲善者多矣、久矣，非一施於兔也。施恩不求報，張之本心也； 兔之報恩者，天使之也，代衆人而共報之，非一己之私也。夫人既能施恩，則未嘗有望報之心，但受人之爲恩者，亦當思有以報之者爲心。以恩報恩，始可以爲知恩也矣。

【校勘記】

〔一〕「匆匆而去」，「匆匆」原作「葱葱」，據句意改。

蛇知理

世間非是事當分， 怨者怨之恩者恩。
臨事而行當果决， 不當猶豫或紛紜。

袁老家園後竹壘，有一穴，白花蛇夫妻共處焉。同去同歸，不離一步，亦不爲人物之害，袁老所目擊也。

有一天，不知何故，牡白花他出，在穴中惟有牝白花獨處，又有一黑花蛇混入同居，袁老見而異之，回家取杖來擊黑花蛇，不圖誤中牝白花身死。

無何牡白花歸穴，見其妻慘死，知爲袁老所爲，痛入骨髓，乘間跳入家中，卧在門扉上，待至夜間咬殺袁老以報妻之仇。忽聽見袁老將日間殺蛇情形述與妻子共知，而嘆曰：「我之本意，欲殺者黑花蛇也，今失手誤殺牝白花蛇，悔之何及！」牡白花恍然覺悟〔一〕，知妻有外情，理當可殺，雖死亦何足惜，乃釋其怨而認袁老爲恩，即時出去。後數天，袁老灑掃門庭，於牀下拾得黄金一錠，知爲牡白花蛇之所

賜矣。

評曰：

天下之事，衷守一理而已。理之是者，雖物亦知之。路見不平，袁老之志殺者黑花蛇也，黑花蛇不死，而誤殺牝白花蛇死之，天使之然也。牝白花因夫之不在，眷踰外情同居，其傷倫害理，已得罪於天，故天借手於袁老以殺之也。牡白花於未知原委之前，痛恨袁老，欲咬殺之以報妻之仇；其讎之者，理之當然也。及其既知明白之後，則反而恩袁老，以黃金贈之；其恩之者，亦理之固然也。物猶如此，況於人乎！於處事接物之間，豈可幽幽冥冥，不分辨其是非以决行止也哉。

【校勘記】

〔一〕「牡白花恍然覺悟」，「恍」原作「慌」，據理校改。

鵲爲媒

才子佳人宿世緣，　　百年作合事由天。
古今多少風流客，　　花月長留作美傳。

湘江人馮海晏，爲人倜儻不羣，家世簪纓，性情豪邁，貌似潘安，才如宋玉，有文學名稱。少年時，寓永慶寺讀書，逢中元節，寺中行亡人赦罪禮，本轄知府夫人與小姐慧珠，親至燒香。慧珠是絶色佳人，面如明月，色似桃花，容貌嚴莊，精神端正，兼全四德，諳曉琴詩；　海晏久已聞名，今幸一見其面，神爲色奪，暗暗消魂。天才國色，偶爾相逢，目送眉交，兩心相印。禮成後，夫人與小姐升車而去，海晏猶痴立寺門首，遥望車後飛塵，相思纏病。但侯門似海，閨閣深嚴，青使紅書，無路可入，海晏惟有眠去作夢中看而已矣。

晏有一鵲，養已久，性甚馴，日在左右，一刻不離；　偶於思心鬱結之時，無以消遣，乃以食食鵲，坐看解悶。鵲見晏皺眉不舉，顔色慘淡，如有所知，低頭不肯食。晏怒謂之曰：「汝爲何不食？我悶欲

死矣！汝是喜鳥，何不爲我報喜來？」鵲舉目視晏，連連叩頭，飛躍書案，集於紙上，以嘴畫去畫來作寫書狀。晏知其意，取筆紙寫心書一幅，封緘謹慎，交與鵲含在嘴裏。鵲奮翼飛去，至府衙，下集私室屋上，低首下望，見慧珠在窗前刺繡，鵲飛下，棲在窗扉，向慧珠叩頭交書。慧珠接看，知爲晏之書，心竊喜之，入書樓寫回書與晏，交鵲含去。晏認得書，知慧珠深意，以先立功名爲勸，大登科後小登科，兩喜重慶，是男兒得志之時也。

晏感其言，志於學，來年鄉會試，連中三元，名題龍虎榜，身到鳳凰池，榮歸後，使媒來求親，知府夫妻順許之，三聘六禮，迎慧珠於歸，遂成伉儷。

後晏與慧珠於晏飲賓客之時，常笑指鵲謂之曰：「此晏夫婦之絲翁也。」

評曰：

世間夫婦，多有不平事。或美而配醜，或智而從愚，以鳳伴雞，以牛同驥。故崔、張起嘆於《西廂記》，釵、黛同嗟於《紅樓夢》。故古詩有云：

明君良宰遭逢易，才子佳人邂逅難。

此之謂也。噫，才子如海晏，佳人如慧珠，天使之相遇，相遇而相知，相知而相愛，相愛而相思，相思而無路可通，賴有鵲於中間幫助爲青鳥使，遞紅葉書以結成佳偶於百年，使海晏無蕭郎路人之失望，慧珠無馮婦別船之帶憂，誰不謂爲鵲之功者也！但非前劫不修，今生有幸，緣之奇，福之大者，豈能受天之厚賜，以享家庭之幸福也哉。

雞保種

弱肉爲强所食，　理所當然誰不識。
頂天立地任縱横，　由於有勢有力。

雄雞養子一句，特一寓言耳，誰知更有事實。鳳祥村莊人家有一雄雞，性情與諸常雞特異，每於母雞生育時期，必環立巢旁，更守其卵，及其既生出子雞，則争而撫養之，讓其飲食，保其起居，寸步不離，一心自守，其鞠育牧養子雞之功勞，更有勝於母雞多矣。

有一夜，子雞爲狐所捉，失其一二。莊主遷怒雄雞，雄雞如有鬱抑不安之意，走去走來，躍上躍下似狂。

自茲而後，每至黄昏時候，人必見雄雞立而待大小諸母子雞盡數入巢，或棲於檪，或棲於㭬，一皆静肅，始自以身立在巢門口更守。如聞有狐來聲動，必先揚頸大鳴一長回，以警告諸雞，報其有變至，當即尋方保守性命，然後奮勇而出，振翼向前與狐相拒，期在必勝。狐輩絶迹，不敢復爲雞之害。由於雄雞

有組織防守方略，極其周到謹密之故也。

評曰：

弱者爲强之所迫，小者爲大之所凌，是天演之理使之然也。小而一身，若不知練習體育，保守衛生，使機體日增衰弱，百病叢生，而欲脱於死神之毒手，難矣！况大而國家社會，可不當思以自强自大，防内作之憂，拒外來之變也哉？觀狐之與雞，則狐類之强，雞類之弱，人所共知也。雄雞不自認其爲弱，奮志自强，算籌方略，設立機關，以保存其種類，不使爲他種類之所欺，大小母子雞皆得相安於深夜，狐雖有詭智姦謀，可以恃强凌弱，亦無所從而施其巧於雄雞深思遠慮之中。雄雞其知保種也矣！

鵜捉魚

一生一養理相當，　天地高深莫視常。
孝道於人先百行，　有心當自熟思量。

長江景物，風静波平，一派青青，水天同色；一葉舟，一蔴網，日往月來，夫妻共作，緣江上下，打網尋魚，以謀生過日，此是漁人之本藝，雖非大經理，然亦可以足支銷，供温飽，享世間之清福於化日光天之下。

是漁人者，名稱王武，江南人氏。有一天去打魚，偶獲鵜雛一巢，共五六子，帶回家哺養。幾月間，鵜雛漸漸長成，毫毛已備，羽翼已充，宿食飛鳴，自由自在，日日相依於王夫妻膝下，一刻不離，王夫妻深愛之。

每於臨江結網時候，必載鵜雛同舟共去，鵜雛相争飛下水面，泳泳游游，尋取魚蝦之類。王夫妻有一暗號，以棹頭擊在船板一回發令，則羣雛争下水來，頃刻間，又以棹擊三聲收令，則羣雛嘴裏皆含一

魚，或大或小，飛上船來，納魚薦功。王夫妻惟坐在船內檢認魚數，歸在一處，如何雛口裏未見有魚，則復令入水採尋，期必得魚而後已。

王夫妻收魚入市，發賣取利，以支用度，日增餘裕，皆鶘雛之力也。

評曰：

人生在世，有三父亦有六母，當事之如一，斯可矣。夫九月懷胎，生我者父母；三年乳哺，育我者亦父母。爲人子者可不當盡心竭力奉事之，以報答其功德於萬一也哉！養父雖無生之之功，而有養之之德，撫育成人，敦篤成器，不惜錢，不管勞，其與生者何異？以中平斤而量之，則一邊生，一邊養，只在於半斤八兩之間，實無輕重。爲人子者，當視養父母亦如生父母，其於養生送死之道，不可有彼此毫釐分別者也。鶘雛幸得遇漁人王夫婦路中收養，不管艱勞，始可保生存；則其後來入水尋魚，代勞報孝，亦本分使之然耳。

猴採茶

愈逢艱澀愈生奇，　　猴採名茶在武彝。
人力不堪人智展，　　猴緣山去易於爲。

武彝山頂，高與天齊，石如壁立，路甚蹺蹊，欲冒險而升，實無由托足。山上産出好嫩茶種，其葉小，其色青，其味清，其香美，有名於世號曰「武彝茶」。

山村居民欲取茶爲用，非人所能，惟藉於猴之力耳。每家養猴三五成羣，使之登山採茶，繫一小竹筐於猴肩，早晨引至山口，擊鑼爲令，一皆放出，聽其自由來去。猴緣上山頂，採取茶葉，置於筐内，日暮猴主人至山下，復鳴鑼爲號，猴皆陸續下山尋歸。主人檢點猴，傾筐取茶，選其青嫩之葉，收置一處，用化學法蒸曬之，爲好項茶以發售。

評曰：

世間物之爲貴者，以其罕有也；若處處皆有之，尚何貴之有哉。鳳凰，人所未見也，所見者惟雄

雞，頭戴紅冠，身披彩色，何異乎鳳凰？明珠，人所未知也，所知者惟螢火，燦爛如電，晶熒如玉，何減乎明珠？胡爲乎鳳凰明珠爲人所貴，而雄雞、螢火不爲人所貴？由鳳、珠之數少，而雞螢之數多，貴少賤多，特世人常情耳。夫諸山皆有茶，何獨見貴於武彝？所貴者非在乎茶之味清香美，而在乎茶之爲數少與難耳。人力所不能採取，則立智用猴以採取之；山之高、水之大，亦不能阻其人之智。世上無難事，人心自不堅。若人心已堅，則尚有何事之爲難也哉！

鵝結黨

羣鵝結黨保家門，爲主除姦産業存。
無黨勢孤難自主，土非一簣可成山。

青州人韋有用，家資富有，名振鄉鄰。韋善養鵝，有一大羣，上下百餘頭。兩小童分力牧養，早驅之出野以尋食，暮逐之歸家以止宿，或有生面人至，則羣鵝長頸大聲，環圍四面，嗷嗷然争向前進，人皆恐之，斂迹而退。

幾天前，韋家有喜事，張紅結緑，接客款賓，筵宴滿前，笙歌徹夜。至第四天，事事皆完美周到，韋與家中人皆勞碌，夜間睡不醒，羣盜乘間跳墻突入韋家，欲盡取財物，罄囊而去，不期爲一大鵝望見，舉頸大鳴，諸鵝皆隨聲而附和之，響遠邇遐，家人知有變，皆驚起，預備防守。羣盜自知機謀已洩漏，不能爲，相引逃去；韋家幸得無事，皆賴鵝之力也。

自此羣盜深以鵝爲仇，欲設計中傷之，乃以毒藥置於飯鍋内，由墻外投入韋家園中以害鵝。羣鵝見

食，争來奪取，大鵝以鼻嗅之，知有異，不肯食，又恐羣鵝無知誤食，爲所害，乃以嘴頭𠞹去泥沙中，用兩足蹧踏，羣鵝始免於禍。

評曰：

欲爲山者，非一簣之土所能築成；欲爲海者，非一勺之水所能穿開；欲圖大事者，非一人之所能爲，必有黨而後可成。黨者也，合衆人之力以大其力，收衆人之志以充其志，同心同德，出財出力，衆手皆擎，羣策畢舉，則何爲而不可也哉！夫盜賊之人，無所忌憚，而不能殺羣鵝以奪取韋家財物者，何也？蓋由於一唱百和，羽翼已成，鵝之先聲、有以奪之也。衆口同辭，勢力自足，鵝之結黨，有以勝之也。况又羣盜之機謀已洩，韋家之防守已周，雖有盜跖之大才，亦難於爲力矣。

象合羣

象之勇力已爲强，　又合成羣勢莫當。
救困扶危同一志，　保存種族義難忘。

高綿國上游山脚處，多產出象種，於民間禾穀登熟時，三五成羣，下田野尋食，多爲其害。山村有二獵人善射象，有一天，携弓矢入林尋象，緣上大樹，坐在交枝處，以守勢。忽有一小象經過樹前，發一矢中在耳旁，小象被傷大吼，聲聞邇遐，諸象知有變，合羣而來，三五爲一隊，陸續至樹前。一大象揚鼻而吼，則有一二象以土醫小象被傷之處，左右扶翼，帶之他去；又有一二象吸水噴入樹根，源源而來，一二象以鼻抱樹身，足踏樹背，用力拖去，樹根摇動，塵土冲開，幾幾乎倒下去。二獵人見勢甚危，難以力敵，不勝惶恐，急解所衣之衣，掛於樹枝，脱身而去，隱於他樹深密處，觀察情形。無何，樹折倒下來，衣拋於地面，羣象争來奪衣，裂成小小片，或以牙穿鑿之，或以足蹧踏之，期消其恨而後去。

評曰：

燕小不能知鴻大，虎獨不能敵狐羣，理使之然也。夫人生於世，不知合羣，則勢力孤；勢力孤，則不能自保守，而爲他人之所欺；欲他人之不我欺，必當連絡其情，團結其力，以爲一大羣，斯可矣。小象之爲獵人所射者，以其踽踽獨行，煢煢孤立，無羣之可恃也；及其諸象合大羣而來，如旋風，如驟雨，則獵人雖有弓之良，矢之堅，落雁之才，穿楊之技，亦難於下手以施其巧也矣。合羣之義大矣哉！人不可無羣，羣不可不合，合則大，離則小，小則危，吾人當有鑒於此焉！

鴿傳書

江山千里路漫漫，　有鴿傳書到北關。
救友半途名義在，　聞聲背理已心寒。

北關人陸芳亭，身高七尺，力舉千鈞，精武藝，有智謀，占據梅嶺稱雄，別立一小朝廷，名聞中外，地方官軍不敢動及。

陸有白鴿一羣，豢養甚馴，習練已慣，役使皆如意。閑暇時，束一小竹簫於鴿尾，撫手使之飛，鴿羣縱翼冲天而去，至半空，聚成一大圈，大在前，小在後接尾而飛，或上或下，其簫聲隨風悠悠然而生，緩若疏霜，急如驟雨，韻調飄揚，音響透徹，使見聞者甚快心目。如有危急之事，使鴿傳書遞信，皆稱其意，無入不自得，百無一失，多資其力焉。

有一天，山寨中糧食缺乏，不敷於用，陸引軍下山，至鄰近諸鄉邑借取，不期爲民軍反抗，陸被圍困，其勢甚危。陸親寫四封告急文書，繫於四鴿之足，放使之飛回山寨求救。行至半途，不幸一鴿爲流矢所

中，折繫書之足，甚痛，幾幾乎翻落下來。二鴿如知其情，倉徨飛至，以翼附翼，合三爲一，左右扶助之而飛，始脫於難。一鴿飛下地面，搜尋被傷鴿之足，以拾取文書，恐落入他人手，則機謀洩露，有害於主人之事，既尋得足與書，鴿含之於嘴裏，奮翼隨後飛，同至山寨。守寨將士認得文書，分兵赴救，内應外合，三面夾攻，民軍大敗潰散，始能解圍救陸，反敗爲勝，皆鴿之功也。

評曰：

有才則有用。世間無廢人亦無廢物，在乎人之善用與不善用而已。鴿之有益於人世者多矣，但別人用之，徒一家禽耳，斷斷乎無他技；而陸用之，則閑暇之時，可以爲消遣，危急之時，可以爲救助，陸之教養鴿，亦不費其功焉。挾籥作戲，傳信投書，特一常藝，習慣自然成；陸之鴿能之，他人之鴿亦能之，何足爲異？所異者陸之鴿一舉，而五大德具焉：認主人之寄托千里遞書，不爲失落，信也；冲陣被傷，被傷而猶能自奮其力以向前，勇也；中途遇難，其勢已危，而猶能用計以脫險，智也；盡其心力，爲主効勞，能反敗爲勝，忠也；不辭勞苦，救友於患難之中，義也。有鴿如此在帳下，何異乎健將雄兵？陸之成功，當矣！

貓執盗

黄金白玉黑人心，　若果謀深禍亦深。
姦賓不出貓青眼，　謹慎當留作世箴。

善明夫人是金枝玉葉支派，豪華成性，有孟嘗好客之名，家中常挂緑張紅，今日元宵，明日寒食，設盛饌，宴嘉賓，鼓瑟吹笙，聲聞遠近。

夫人有一貓，自首至尾全白色，甚麗美，號曰「玉貓」。性馴，善曉人意，愛之如珍寶，常抱在懷中，撫弄之不離一刻，凡往來之客，或有疏率無情，寒喧之後，不問及貓，夫人似有不悦之意形於色。

夫人有白玉盞一部四件，是御用之寶所賜，珍藏於内庫，不輕易使人知。

有一天宴客，於席間出視，與公衆同看，以誇其美，因用之酌酒；　衆人争贊賞之，夫人揚揚得意。坐中有一位客，見寶貨值千金，心懷不良，宴成徹筵後，乘間盗取一盞，匿置袖中，無人知覺。不期爲貓所見，在夫人懷中躍出，跳上客肩，以前足撲客袖，聲鳴嗷嗷然，露出不平之意；　客以手擊，盡力驅逐

之，貓亦不肯去。夫人知有異，未及查問，忽見家人來報失盜一盞，客倉徨失色，自知事洩難欺，若不先將自首其罪，只徒增恥辱，又失聲名，乃低首哀求，出呈盜贓認罪，歸功於貓，大加贊美，而曰：「一盞值幾何？本無此姦心，知貓爲智，特欲試之耳！」夫人笑而恕之。

評曰：

凡事不可不慎也。蓋成於謹慎，而敗於苟且者多矣！官吏三箴垂戒，慎之爲先；君子三思後行，慎之尤至。夫人有好客之名，來則接之，知其面而不察其心，所以有失盜之事；夫人之過，在過於重。客人有盜玉之姦心，乘間而取，只知防面前之人，而不知防身後之貓；客人之過，在過於輕。其敗事者，皆不知慎之故耳。所以君子臨事，既慎於始，復慎於終，一舉一動，合乎天理，一行一止，關乎時宜，則慎之爲德大矣哉！

難孕虎

山林惡獸虎爲君，　父子情深在五倫。
生養劬勞思盡道，　物猶如此況乎人。

上游山洞人申母，是一媪母，善護生術，撫養産婦，鞠育小兒，百無一失，鄉人多受其福，遠近知名。一日早間，媪往山村有事，至暮不歸，家人四處尋訪，不知踪迹，皆疑爲虎所害。三四日後，媪偶然自外歸，家人不勝歡喜，訊而問之。媪曰：「我行至半途，近山之旁，忽有一虎來，攫之而去，我驚死，及其醒來，見身卧在山谷中石片上，開目起視四面，見在石片前，有一老虎俯首痴坐，眼淚盈盈，我察其情意，似不爲我害，忽聞咆哮之聲從後起，我回視，又見一虎母伸四足長卧，呻吟之聲，不絶於口，腹大如鼓，似有孕。我知爲産期漸至，來坐虎旁，以兩手撫摩虎腹，輕輕如微風，拂去拂來，寬寬如細雨，點上點下，虎甚覺安静，睡去，不復見痛苦如前。頃刻間，虎母生下一虎子，母好子安；老虎甚喜，連連叩頭，去取美花好果，陳設滿前以供我。我因謂曰：『山君！我去已久，當使我歸，以

慰家人懸望，是汝報我恩也！」虎如有知，俯伏在前，我上騎虎背，據虎頸，虎縱步而去，如旋風，如驟雨，立刻至家鄉門首，我由此而歸。」家人皆驚異。自此之後，常常有麋鹿狐兔之類，置在門首，嫗取之發售，支用日充，皆虎之所賜也。

評曰：

荊棘生於大路，行人儼其類；芝蘭生於幽谷，千里聞其香。人之賢不肖，自有公論，雖欲揚善以誇人，隱惡以蔽己，亦不能逃於世人耳目所聞見也。申嫗一山村之老婦，所善者唯護生一小技，鄉邑中人既受其賜，雖窮谷深山之老虎，尚聞名而迎之，以救妻子。古人云：「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良有以也。今之公舉議會員者，於國會爭舉之日，或傳票以自誇其美，或出財以私買其心，千方鼓動，百計經營，期僥倖於一勝，何其見之淺也耶！但患無才，不患無用。莫嫌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有名者不用誇，人亦知之。誇名者無實，世之人當早早洗除其好名之痼疾，斯可矣！

能言鳥

賣身贖父，翠翹孝心。　賣身爲主，玄鵲情深。
奇人異物，千古同音。　不孝不義，當以爲箴。

河洲人許敬謀有一鵲，養甚馴，曉人意，教之言語，無所不知，通常問答，一皆如人，非區區一能言之鳥而已。許愛之如子，視同珍寶，日在左右，一刻不離，相與會話而不倦。

許不幸家運中衰，行商虧本，産業變賣罄盡，無立錐地，所存者惟兩白手與一鵲耳。

有一天，許終日未一食，罄囊所有，只足買一塊肉與鵲充饑。鵲因謂曰：「許君，我須賣身以救君急。」許嘆曰：「鵲兒，我甘貧死，不肯離汝！」鵲曰：「是計耳！」許曰：「計將安出？」鵲曰：「許君，我計甚利。君帶我至大熱鬧地方，如有人出高價須買我，則賣之。我自有妙計能出牢籠，再回與君聚首。」許從之，帶鵲至一大市鎮，鵲棲許肩上，相與對答，一皆如人，觀者如堵，爭贊賞之，聲名大振，爲鎮主之所知，使人召許至，出私銀一百兩買之。許領銀辭歸，至榕樹處待鵲。

鎮主對鵡，隨問隨答，如三四兒學話，心甚愛之，家人爭以食食之，忽鵡叫請清水沐浴，鎮主使家人取銀盆貯水，擡至與鵡，鵡入盆沐浴，事完，飛上屋曬毛，低首下望，對鎮主高聲曰：「多謝明公厚賜！」言訖振翼而飛，如風馳，如電掣，入雲霄上去，不知何之。頃刻間鵡飛至榕樹處，已見有許坐待在下，面色憔悴，眼淚汪汪。一別重逢，變憂爲喜，兩相携帶他去，尋路謀生，手中已有多錢，何往而不自得也哉。

評曰：

天下事有常則有變，天下理有經則有權。經以守常，權以處變；隨時之義，大矣哉！執經從權，吾人當參酌於斯二者而行，以合時宜，斯可矣。鵡見家主有燃眉之急，設計賣身，謀財救主，知行權也。但惜鵡之計者，伯道也！用詭計以騙人，謀私利而奪財，非光明正大之所爲，固無足取。其可取者，事主丹心，始終如一，不以貧而移其志，能以智而解其危；則鵡之忠義，概可想見。

學界蟾

人由教育勗於成，　練習時加智力生。
玉在石中誰識者，　一番磨琢大晶瑩。

江北人徐積善，善催眠術，日日挾一小木櫃，往各市鎮立場作戲謀生。開演時，徐取出小竹席，上面置一方小木案，案上有小小文房四寶之用。徐以竹管叩入櫃角三聲爲令曰：「敬請先生上帳教兒。」忽見一黃色大蟾，明眸坦腹，從櫃中躍出，儼然坐席首，有一小册本置於手下，俯首看書，如一老先生狀態。徐復大聲呼曰：「諸弟子爲何不來聽講！」言訖，有多數蛙蜍蝦蟆種類，源源而來，滔滔而至，環圍竹席四面。徐拂掌高聲曰：「請先生開講。」即見大蟾鼓舌磨牙，瑟瑟而鳴，蛙蜍種類，同聲附和亂叫，一回高，一回低，一回緩，一回急，如在夏天清夜、池塘草裏，真高興，真熱鬧，動人聞見，皆服其異。

評曰：

天地間無棄人亦無棄物，故賢可教而愚亦可教，有生而知亦有學而知，教育之有關係於人世者多矣。夫木不揉不成弓，玉不琢不成器，有志者更成，習慣成真，性理使之然也。欲變化其氣質，補益其心身，惟恃於教育爲之先聲，以點化指引，而後可勖於成材者也。蟾蛙之爲物，至於微小無知，幽冥難化，人所共知也。徐能教之成規矩，入範圍，使令如意，不敢拗違，非有教化之善美，學習之精純而能然也哉？噫，人之可否，事之成敗，皆由於教育之善與不善而已矣！

試場蟻

少年救蟻善機萌，　善報由於善果成。
兄弟同科天福善，　有心爲善善緣生。

宋朝時代，有宋郊、宋祁兄弟二人，少年時，出遊江上，見有一羣蟻爲流水所捲，幾乎皆溺死，發動良心，去拾取小小竹枝爲橋，放在江心以渡蟻，救死得千萬計。

及長學成後，試進士第，兄弟皆中，以座師禮往謁見考官謝恩。考官因謂之曰：「君兄弟之中選，是天之賜，非我之恩也。我閲試卷時見君兄弟之文卷，文章不中我意，我持筆擬將批點，忽有羣蟻飛來，密集於文卷面上，疊疊重重，無從措手以下筆。我以爲異，密祝天曰：『天如有意欲取中兹二卷，早請賜蟻避出。』言未訖，回首看君兄弟文卷，則蟻已他去無影響。我從天心，批取君兄弟文卷皆中在解額高數。此由君家先祖積陰功之所至，原委如何，願賜聞其詳。」郊、祁遜謝不知。回憶往事，既驚且喜。

評曰：

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天之公理也。然有心於爲善，其善不來；無心於爲善，其善必至。郊、祁少時築橋渡蟻，本出於良心之固有，非有所求而爲也。故天所以使蟻報之，名標龍虎榜，身到鳳凰池，亦當矣。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蓋有鑒乎此也。

烏解圍

修仁積德感於天，　　轉敗爲成事顯然。
圍解羣烏能救急，　　功成馬到姓名傳。

萊州刺史張公岱，是一位有名廉吏，光明正大，愛民如子，崇信佛教，以好生戒殺爲心，日夜持齋念佛，每年至中元節，常訪買魚鳥之類，放生求福。

有一天，公暇往遊江上，見一村人倒持一烏，滿面殺氣，縛置沙岸，將宰殺取肉；　發動良心，出囊錢以高價買之，携歸衙放出。一烏得全生而去。

後一年，有草寇崛起，殘破諸鄰轄，乘間突入公該治轄下，殺害居民，公率兵勦禦，不圖爲賊所算，落陷重圍，内無糧食，外無救援，甚爲危急。忽遥遥聞有烏聲大振，仰面觀天，見羣烏結隊而來，似一團黑雲，遮蔽天日，飛入賊陣中冲破，或以嘴啄，或以翼擊，如驟雨、如狂風，羣賊驚潰，四散逃走，公始脱於難；　皆烏之力也。

評曰：

福天待福地，福地待福人；天下之福，惟有福之人能享之。欲享福者，必先修其福；有福必有分，天之公理也。劉刺史廉正持心，修行篤志，富貴雙全，丁財兩旺，是大福人也。所以能臨險而平，履危而安，反敗爲勝，破賊救民，特受天之所賜，皆由積福，所由來者厚矣。若救烏之事，徒一小節，何足道哉。

牢避險

北南奔步善經營，　險路行人不管生。
截奪賊謀能識破，　崎嶇蜀道使之平。

吴立夫妻本商業，家有黄牢一頭，運載車一輛，以易有爲無、易無爲有爲生計，常輸運鹽菜貨項，至山陽上游諸地方，賣與土民取利，又轉買土産，載回下游發賣銷售，資本以千百計。往山陽之路，必經過野象羊腸地分，皆是山林連絡，草莽叢生，爲盗賊所出入之藪，行人有戒心焉。吴夫妻爲人勇敢，有膽略，熟曉人情，諳通路數，始敢獨自來往於此。

有一天，吴夫妻推車由此條路過。當行之間，黄牢忽躊躇不進，回首狂奔。吴怒，大聲叱，又加之以鞭，牢亦不肯行，心以爲異。拖車返回後店過宿，留其妻看守貨物，獨身前往探聽情形。不外數武，偶遇五六强人截路，大呼曰：「留下買路錢來！」吴自知孤掌難鳴，放步而走，羣盗追之不及，更免於難，皆牢之力也。

評曰：

寄卵於鳩之巢，置肉於貓之口，而能保其完好者，未之有也。吳立以有用之財物，往來於盜賊出入之間，而不爲白奪者，吳之幸。即吳之福，非黄牢之能爲力也。古人云：「有福要天倖。」吳之福澤尚大，吳之數運尚紅，故天使之黄牢中途忽然作怪，以阻其前行，始能脱强人之毒手，而保守身財於無干。此非藉於黄牢之能先見，而藉於天之所賜也。

青毛鵲

世間有幾是真修，　外衣袈裟内衣裘。
牛驥同羣誰識破，　是非當自信於吾。

青水人張婦，是富家翁女，出嫁遠鄉，已有年。張有一青毛鵲，養甚馴熟，善曉人意，愛同珍寶。宜家日，張亦帶之與同歸夫家，以便撫養。

有一天，張奉公姑命，歸寧父母。同行有一女婢與鵲，路過石泉庵，夏天紅日，熱氣上蒸，渴甚難於行，主婢避暑入寺，請求一杯水解渴，不圖爲惡僧所困，眷花誘月，不得如意，幽禁在後僧房。幸鵲脱去，飛回張公姑家。家人見鵲獨歸，既以爲異，忽鵲來集在張公姑坐案前，連連叩首，又向外飛。張公姑會意，齊集家下，整備器械，隨鵲而行。鵲在前引路，奮翼而飛，家人從後大進。至庵門首，鵲飛上松樹，俯首垂望良久，忽下來突入僧房，家人大至，圍繞四面，以刀斧破門而入，見有張婦與女婢在焉；救脱於難，捉獲惡僧，解官治罪。

評曰：

山皆是山，而有高低之别；　水皆是水，而有清濁之分。故世間事有是又有非，則世間人有真又有假，特理之常耳。然不有非，何以見其是之爲難？不有假，何以見其真之爲貴！吾人當有大眼力觀察，以分辨乎此。佛道爲博愛之原，禪門乃慈悲之所，來者受之而不禁，安能保其無魚目混珠、山磁亂玉於其間。所以逃役出家者有之，口佛心蛇者有之，衣袈裟以惑世，敲木鐸以欺人，聲色酒肉之徒，混雜於庵寺間，往往借佛爲名，以謀生計，逞私欲，不顧其名義者多矣。由此而佛道漸衰，禪風不振，雖有一二位高明正大之僧，真心修道，誠意求經，亦難挽回於萬一，職此之故也。

黄脚鷺

貧郎忽作富家翁，　倒運逢今轉運紅。
路上拾遺由答義，　誰云養鷺枉勞功！

諺云：

捕蝦養鷺，予心何苦。及鷺長成，去於何路？

養鷺空勞，古人所深嘆也。而郭憲之養鷺，則異乎是。

白水村貧民郭憲，家無立錐，以傭僱爲業，有一天，往竹壘處尋取笋，捉得黄脚鷺一頭，將回豢養，日漸純熟，愛之如子。鷺常往江津田畔，尋取魚蝦之類，携回家，供奉郭烹飪過日。

春天正月上元節，白水民俗有祈神例，開大會，陳雜戲，祝新年，慶太平，遊人雲集，車馬如織。有一少婦倉徨過，落下一小錦囊在路，他人皆不知。鷺集田下知之，飛至，以嘴含去，錦囊力重，不能爲，不得已拖向棘叢裏去，安置在内，拾取殘茅敗草俯於上，以蔽行人耳目，然後奮翼飛回家，以嘴叩入郭足，牽

衣拖去。郭知有異,隨之行,至棘叢處,扒草取錦囊,中有金銀等物,價值千百。郭家由此發富,鷺之力也。

評曰:

人生天地間,皆有一定數兮。有終身勞苦,有一世榮光,有前富而後貧,有始窮而終達,造化如守主權,不使人能越陶注之範圍以之他也。道高德重者孔夫子,作《春秋》之後徒嘆曰:「吾道窮矣!」雄才大略者諸葛軍師,燒上方之役亦泣曰:「成事在天。」古人云:「一飲一啄,皆由前定。」又云:「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初聞之,似乎株守腐陋成見,不能自奮振於有爲,徒甘晝地而嘆,空歸咎由天;繼而熟思之,則古人歷閲已久,爲世途所磨折,有大不得已於中,始發出斯言,留爲世鑑。郭憲是一窮民,一旦獲得遺金,反成大富。郭之幸遇,亦一倒運漢逢洞庭之紅、賣油郎中花魁之選之所遇也。由郭之苦已盡、甘已來,而天使之然,非鷺之能爲力也。

黄頭犬

教兒當教自嬰孩，　莫使釀成長大災。
竹老難揉先識破，　化龍可見笋生來。

秋水郡人楊員外，是一富農，田連千畝，家值萬金。有一男子名楊合，爲人遊蕩放肆，酒色煙賭，尤是所長，凡交遊之人，皆下流之輩。合少時，楊夫妻過於鐘愛，視同珍寶，所欲從心，不加教戒，習慣成性，至今日則不能復禁戢矣。楊之産業，由合一手揮霍幾盡，債臺築高，楊欲保全自己體面，已一二次出囊錢代合清還債款。

復一天，有一債主親到楊家追問合債，合避面逃去。楊出與債主商量，請乞數日後清算。債主去後，楊變賣遺産，得銀五百兩，置布袋中，縛在馬上，來債主家清還。不圖行至半途，布袋力重脱去，遺落在地面上。

楊有黄頭犬，有智慧，養已久。此行犬欲隨去，楊不許，上馬忽忽而去，犬隱在後步步隨之，楊無情

不知；至半途，見布袋，知爲主人所遺，以口拾去，拖向草叢安置，以身卧在上面謹守。楊至債主家門首，下馬始知銀袋已失去，倉徨奔回，行過草叢處，犬望見楊嗷嗷而吠，楊下馬，則銀袋尚存焉，大喜，帶犬俱回。

評曰：

寸煙之火，可以燎原；小漏之水，可以潰堤。凡事不可不慎於微小者也。蓋微者顯之胚胎，小者大之醖釀，故君子必先事而預防。教歸初歸，教子嬰孩，當有深謀遠慮，以杜漸防微，尚猶恐其不及於爲力也。楊夫妻之於合，愛子之心，久已成癖，教子之義，置若罔聞，其不知謹慎於微小，以朂子於成人；合之爲破家子者，楊夫妻縱子爲非之咎也。至於代子還債，既非爲父教子之義，中途失金，又無臨事而慎之心，如楊夫妻者，何足道哉！

赤鼻猴

友朋道在五倫中， 同力同心信義同。
丁寇雷萊天道顯， 人生何處不相逢。

粤東人林尚義，善於教物，有一赤鼻猴，養甚馴，行動如人，練之以跳舞藝，舉動皆中節。又有一犬與一羊，亦能教之循規矩，聽猴使令，不敢拗違。林遍往四方，立場作戲。開演時，林手持一小銅鑼，擊一回發令，宣言所演之事迹，與公衆同聽。猴在帳内，開木箱選取當用之假面，掛之於面，當用之衣裳，衣之於身，當用之器械，持之於手，整齊後出帳演戲，舉動往來，一如優人無異。犬則用之爲馬以騎，羊則用之爲牛以耕。觀者如堵，大快心目。

猴與犬、羊共處，甚爲親密眷戀，一刻不離其主。

有一天，閉幕後林歸寓所，入房静養，猴與犬皆在旁，惟羊散步郊外，見青苔滿地，嫩草連區，心怡口適，樂而忘返，不圖爲諸牧童所捉，縛置田間。猴與犬見羊不在，四面奔尋，知爲被難，欲救之；犬即放

步向前，舞爪揚牙，嗷嗷狂吠。諸牧童見來勢甚凶，四散逃走，棄羊於地，猴進來以手解其繩，以口吃其綰，救出羊同歸寓所。

評曰：

黄、白、黑、紅，種族雖有異，而同一人類也。美、非、歐、亞，疆域雖有分，而同一地點也。古人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欲世之人知以博愛爲心，平等爲義，不恃富輕貧，不恃强陵弱，愛吾之身家以及人之身家，貴吾之邦國以及人之邦國，團結其勢，連絡其情，知面知心，相親相愛，五洲兄弟蘭芝佩，四海車船水陸通，如此則世界何爲不和平也哉！

觀猴一山獸也，犬一家畜也，羊一野物也，種類既異，性情又殊，由此而嗜好亦不同，尚何望其能合一乎？然而同事一主，同作一藝，同處一區，猶知以情相親愛於安閑之日，以力相救助於患難之間。物猶知此，況於人乎！

佚名◇撰

南國佳事

朱旭强◎校點





提要

朱旭強　撰

《南國佳事》，不題撰人。今知見刊本一種，存世較多：有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爲A. 3207；並有二本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編號爲：VIETNAMIEN A. 22、VIETNAMIEN A. 80；二本原爲戴密微藏書，現存於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編號爲P. D. 2364、P. D. 2366。以上諸本均與《南國偉人傳》合訂。又有越南國家圖書館藏單行本，編號爲R. 1508。單邊雙魚尾，共14葉，頁面尺寸爲26. 5×15公分，每半葉8行，行21字。

本書不詳出版時地，而已使用洋裝裝訂，前二頁印爲朱色，其中扉頁爲飛燕穿雲圖，中框以篆書題名；其後一頁，畫一位穿著平民服飾的越南男子，袒胸跣足，肩擔碩大一地球模型，作單足獨立狀，其表達民族獨立於世界之喻意頗明。

本書形式與《南國偉人傳》相同，内容相近，估計出版於同一時期，爲同一人所作。就其插圖及序言觀之，可能出於本世紀初，流亡中國之越南愛國志士之手，並於中國刊行者。書中輯録「興道王杖」、「長

派侯髮」等十六個故事，皆記越南史上的光輝事跡，指出前代之「明君良臣、偉人烈士，以自立爲主義，以愛國爲精神」，而以此將「國季世寶，公人見聞，或可爲唤醒國民之一助」云云。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郭長城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一輯。

本次整理，因無他本可校，徑從刊本迻録。在整理過程中，查清華教授審讀了校樣。

目録



序

金玉藏於深山，不有居奇者不能爲世之寶；芝蘭雜於叢棘，不有愛花者不能爲國之香。名人勝事，其實也重於金玉，其香也芳於芝蘭。苟非搜採表揚之，則隔世之下，鬱而不彰，有志者不能無深山叢棘之憾焉。我南立國最古，自鴻龎迄今，無慮四千餘年。其間，明君良臣，偉人烈士，以自立爲主義，以愛國爲精神，固屬指不勝屈。雖斷簡殘編，幾經風雨，而英風奇氣，猶凜凜浹紙背間，殊令人崇拜不暇，斯非我國民之金玉芝蘭歟！所恨者，本國從前專尚科舉，學者埋頭北史，而祖國名人勝事，置若漠然。故問以漢高、諸葛之事迹，雖三尺童子，應對而有餘；至問以黎祖、陳王之事功，則老師宿儒，搜討而不足。遂使英雄埋没，無一出現於環球世界中，無怪乎觀感之念日薄，愛國之念日微也。竊不自揆，略爲裒集，凡有關於祖國佳事者，一一考求，顔曰：《南國佳事》。庶幾國香世寶，公人見聞，或可爲喚醒國民之一助也乎！是爲序。

夜澤王

王姓趙，名光復，朱鳶今快州府。人，爲前李南帝左將。南帝既爲梁陳伯先所敗，王繼統其衆，與伯先相持，度其力不支，乃退保夜澤。其澤在朱鳶，周迴不知里數，草木榛莽，中有基址可居，四面沮洳難行，惟用獨木舟可到。王乃引兵屯其中，夜則以獨木舟出擊賊，殺獲甚衆。賊諜而攻之，不能得。國人號夜澤王。後伯先歸梁，留其將楊孱與王拒。王擊敗之，國始定，遂稱趙越王，都龍編。此我國獨立之大英雄也。

翼宗有詩云：

夜澤王，夜澤王，宛在水中央。地利兮可據，道阻兮難詳。

葦蘆兮蒼蒼，泥淖兮汪汪。獨木船兮任出没，伯先歸兮孰能當。

深讚之也。

白藤戰

吴王權，唐林人，爲楊廷藝牙將。初廷藝逐漢節度留守李克正，而自領州事，後爲矯公羨所殺。權乃討公羨，羨求救於南漢。漢主龑，音掩，高明貌。欲因其亂而取之，乃使其子弘操將兵來援。舟師自白藤江入。權謂諸將曰：「弘操遠來，士卒疲弊，又聞吾已誅公羨，無内應，氣已先奪。吾以逸待勞，破之必矣！然彼利於艦，不先爲之備，則勝負未可知也。」乃潛植大杙於海門，鋭其首，冒以鐵。賊至，以輕舟挑戰，佯北以誘之。賊果深入杙内。潮退甚急，船皆著杙以覆，士卒溺死太半，遂擒弘操殺之，自立爲王，都螺城。王之深謀遠算如此，真英傑哉！

翼宗有詩云：

白藤江面波流急，白藤江心椿杙立。奇兵倏走又倏來，百萬漢軍魚腹入。

公羨馘，弘操擒；詭謀妙運由一心，白藤江水未爲深。

范令公存孤

吴王遺命后弟楊三哥輔其子昌岌，三哥篡而自立，稱平王。昌岌懼，奔南策，往茶鄉范令公家。三哥立岌弟昌文爲王，又命將兵至令公家索取昌岌，更不能得。後昌文廢三哥爲張楊公，迎昌岌歸。

翼宗有詩云：

平王平王爾何人，鴟鴞萬吻狼張唇。既毁其室又取子，三索無休胡不仁。
令公令公亦人類，菩薩其心君子志。保全昌岌不忘吴，杵白、程嬰非俊異。
令公始末何寥寥，無乃仲連之徒塵外超。



阮楊戈

李英宗年幼，事無大小皆委於舅氏杜英武。英武遂與英宗母黎氏通，出入禁庭，肆行凶穢。武帶等與火頭阮楊定計，率軍捕英武，繫於興聖廊。黎后令人餽以酒食，密以金賂帶等及守者。楊曰：「汝等貪賂，我與汝必不免於英武之手。」乃執戈欲刺之。帶止之。楊怒曰：「何貪人之賂而不惜命乎！」言訖，知不免，赴井死。後英武得勢，報怨，帶等皆被害，果如楊言，其先見如此，可謂知人矣。

翼宗有詩云：

阿房房中陰穢鬱，北門門內腥臊溢。廣慈又見太尉來，義士衝冠正茲日。
協心戮力清宮禁，元惡就擒將伏鑕。盤飡杯酒金味多，易令衆正移心術。
火頭小卒獨知幾，瞋目張腑戈直揮。不寧同死奸臣手，先爲諸公絕禍機。
嗚呼哀哉誰察微，稱兵犯闕谷誰歸。一日駢誅自貽醜，不如赴井猶光輝。廣慈太后，即黎后也。

鼎耳堤

陳太宗時〔一〕，河決清潭堤，令諸路築堤，自源頭至海口，以遏洪水，名曰鼎耳堤。所築之處，視民田地，依價還錢，是我國堤防之大者也。

翼宗有詩云：

鼎耳堤，陳太築。自源頭，至海曲。禦狂流，保人畜。
憶昔唐堯時，洪水害最酷。四岳率舉鯀，方命又圮族。
九載績弗成，幸而禹能續。決川與濬澮，隨山而刊木。
蒸民乃粒食，平成宅四隩。只惟順水性，不聞障河瀆。
又聞中國黄河流，遷決不一無時休。宣防瓠子費補塞，賈讓三策勞自籌。
賈魯季馴迄於清，難復禹迹終貽憂。我國珥河微相同，發源雲南洮瀘通。
上游達海迂且遠，一遇漲潦多潰泐。隨決隨填無異策，年年勞費難成功。



前人爭河已如此，後人循襲誠難已。雖然有堤民已慣，不敢更張視堋圮。
雖然有堤非自陳，我國李朝築機舍堤。巨費長防兹肇紀。

【校勘記】

〔一〕「陳太宗時」，「時」原作「辰」，爲越南阮朝避諱字，今改正，下同不注。

蘭亭宴

陳聖宗天性友愛，嘗謂宗室曰：「承祖宗之業〔一〕，當與兄弟同享富貴，憂則同憂，樂則同樂，則萬世之福也。」詔令宗室朝罷入蘭亭，與之宴飲。日暮，則設枕被，以篤友愛之情。至於朝賀大禮，則正位次等級，是以諸王侯莫不和睦，無驕矜之失。宗室之賢，如陳國峻、光啓、日燏、國瓚，皆爲國討賊立功，無他變故。陳之睦族如此，即書之所謂惇敍九族也。

翼宗有詩云：

蘭亭亭上開嘉筵，籩豆有踐肴核連。三櫱六膳不難致，八珍九醞羅於前。
筵中是誰森冠紳，振振公族匪他人。君王友愛實深至，四海甘旨同懿親。
上下酢酬歡既洽，惠氣和風充六合。不知晝永爲情長，長枕大被還相接。
有唐華萼相輝樓，鷄狗笙歌躭逸遊。何似蘭亭會上語，語語同樂兼同憂。
他年兩次退大敵，得力由斯先感激。陳家風化固多慚，惟有親動超古昔。

【校勘記】

〔一〕「承祖宗之業」，「宗」原作「尊」，爲越南阮朝避諱字，今改正，下同不注。



單騎平賊

陳日熽，太宗子，聰明多智，尤善於料敵。仁宗時，沱江鄭角密叛，討之不克，乃命熽招諭之。密致款曰：「恩主以單騎來，則密降矣。」熽即以五六童子來。或止之，熽曰：「彼若背我，則我國猶有他王來。」遂直入其砦。密延坐，熽通蠻語，各諳其俗，與密手食鼻飲，因開諭之。密大悦，詣營降，不勞一鏃而沱江平。

後重興間，元人入寇，熽與光啓、國峻協謀拒敵，令本軍挾宋之亡人，衣宋衣，執弓矢以戰。元人疑有宋助，驚潰。故敗元之功日熽爲多。熽有雅量，學問該博，尤通諸蕃語，凡占城雜蠻及外國使至，各以國俗接之，仁宗嘗稱爲蕃落後身云。

翼宗有詩云：

沱江叛，昭文熽之别號。來。沱江服，昭文回。一來一回豈容易，腑大如斗能先猜。又諳四夷異音俗，攻心自可化狼豺。此日單騎平角密，與昔令公獨見回紇猶髣髴。他年福德事業保，令終亦與汾陽儘如一。非惟蕃落之後身，謂之汾陽後身亦非失。

興道王杖

陳國峻，封興道王。其父安生王是太宗兄，以太宗奪其妻，遂生嫌隙。將終，囑興道必取天下，興道不以爲然。及元入寇，聖宗佯問曰：「賊勢如此，我可降之。」興道曰：「先斷臣首，然後降。」乃命節制諸軍拒賊。時國峻扈從太宗，手持木杖有鐓，人以安生王之舊隙，多側目睨之。國峻乃抽去其鐓，但持空杖而行，以絶羣疑，其周縝如此。後與昭文等破元師於白藤江，爲陳功臣之冠。

翼宗有詩云：

杖下有鐓危，不如無鐓安。頭可斷賊不可降，平賊誠難仍未難；股肱骨肉兩無閑，幹父之蠱忠孝殫。

國公洗上相

陳光啓聰明有學識，與興道王不協。一日，興道王自萬刼來，光啓下船遊戲竟日。興道請光啓浴，乃解其衣，以清水洗之，曰：「今日得洗上相。」光啓亦曰：「今日得國公洗浴。」自此，情好愈篤。及征元，二公同心夾輔，功名爲時稱首。

翼宗有詩云：

洗上相，非洗軀。平昔久不協，一洗誠意孚。山河剩腥羶，一洗清舊汙。負荆刎頸今再見，公爾忘私真丈夫。豈如杯酒未釋嫌，下及黄泉猶與俱。猶與俱，胡爲乎喪名僨事何其愚。

官家捧表人

陳英宗劇醉，爲上皇仁宗所怒，欲往謝過。趨殿外，過資福寺，遇段汝諧遊學在此，因命草表之，與之偕往天長府謝罪。時仁宗禪位，退居天長府。上皇見問，内人以官家捧表入對，上皇不應。薄晚，風雨大至，汝諧長跪不動，乃命取表觀之，見其詞意懇切，因使英宗復位。英宗還，拜諧爲御史中讚。人有忌其年少，詩誚之曰：「風憲談論傳古語，口存乳臭段中贊。」尋謁上皇，與語移時，曰：「汝諧信善士，宜其蒙官家使令也。」

翼宗有詩云：

英宗鳳乘踽踽行，資福寺前邂逅歡。草表立成猶覺易，捧表長跪何其難。
滿庭風雨亦自若，雷霽日回由心丹。全人骨肉社稷功，俗眼伏作乳臭看。

鄧黎高義

鄧藻奉待英宗泰陵在安生山，明宗進謁，藻嘗避之。帝憐其貧，賜田二十畝。其田先已賜次妃千春，藻未嘗與之争。黎鐘賣其田宅，挈家於安生居焉。二人皆終老於此。

翼宗有詩云：

秦穆公，葬生人；黄鳥哀，何不仁。何如鄧與黎，戀慕終其身。生爲泰陵臣，死爲安生神。名面不欲君王知，何况賜田争千春。

逋姑捷

陳末，明遣張輔等來侵，擒季犛父子，郡縣我國取之。簡定帝起兵，遣鄧悉調順化、乂安、新平、清化等處軍，與明將沐晟戰於逋姑渡。帝援桴鼓之，令諸軍乘機縱擊。明人大敗，晟走入古弄城。帝曰：「乘破竹之勢，席卷長驅，進攻東關，破之必矣。」悉猶豫未決。後簡定帝信阮賓之譖，誅之，使大臣不終，哀哉。

翼宗有詩云：

逋姑捷，軍氣揚。彼勢弱，我勢强。長驅迫東關，破竹勢難當。胡爲乎徬徨，胡爲乎徜徉？大勳尚未集，讒夫已遽昌。長城忽自壞，之子誠無良。

蓋惜之也。

城南盟

黎太祖既誅柳昇[一]，以所俘獲示東關城。王通援絶勢窮，遂請和北歸，與帝會盟於東關城之南。帝具牛酒綵旗圖帳厚餞之。初，明人郡縣我國，殘酷無所不至。及通引兵北歸，我國始定，復爲獨立國。

翼宗詩云：

今日索翠羽，明日索明珠。剥削民膏脂，難飲饕餮徒。
君門萬餘里，斯民其何辜。堂堂大明國，狡詐欺羣愚。
藤口覓陳氏，聲言除二胡。翦滅其官屬，郡縣其邑都。
黎庶共切齒，引領待一呼。藍山真人起，牙爪齊争驅。
馬鞍梟柳昇，東關勢益孤。城南乃定盟，南北還舊區。
兆姓登衽席，三尺開泥塗。功德其遠大，直與丁皇符。

【校勘記】

〔一〕「黎太祖既誅柳昇」，「太」原作「大」，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滅占城

占城不修職貢，凌辱朝使，侵擾邊民，誣詐明人，求援入寇。黎聖宗征之，進圍闍槃城。城陷，令諸軍曰：「府庫財物各宜封守，不得燒焚。占王茶全生致轅門，不得戕殺。」諸軍遂生擒茶全，引至。帝詔班師，以所俘獲獻於太廟。

翼宗有詩云：

蠢爾占城蠻，遯居林邑地。篡奪內相尋，侵掠外愈肆。
乍臣復乍叛，數爲邊氓累。豺狼性難馴，狐鼠慣潛避。
誣妄托明兵，倨傲辱朝使。厥罪不容誅，神人共憤恚。
王赫怒，爰親征。進虎臣，董貔兵。六師發，萬姓迎。微雨潤，和風鳴。
遂進圍，闍槃城。擒渠魁，致御營。封府庫，令嚴明。三軍同踴躍，一鼓武功成。
護俘獻太廟，函首告藍京。衣裳易氈毳，人烟嵐瘴輕。
除凶雪恥企唐太，變夷爲夏臻永寧。修文奮武真英主，鴻德治效誰與爭。



長派侯髮

黎侗，北寧大卯人。侍郎允僩之子，封長派侯。初，黎出帝爲阮惠所逼，求援於清。清兩廣總督孫士毅來援，潰敗走還，出帝從之。侗與從弟值，及李秉造、鄭憲續次隨至。清帝使閣臣福康安往代毅，安紿出帝，使薙髮易服，安即誣奏於清云：「黎皇欲安居中國，不願歸國。」因札召侗議事，遂逼令薙髮。侗曰：「承召談國事，今無所談，獨令薙髮，吾輩頭可斷，髮不可斷。」安怒解送燕京，清帝見之曰：「忠臣也。」

翼宗詩云：

聞嚴將軍頭，與稽侍中血，又張睢陽齒，及顏常山舌。

炎方豈無人，有長派侯髮。不特忘忠義，薙髮遺體闕。能全忠孝婦，大邦足愧殺。

馬僮

黎出帝北走，有馬僮阮文涓清化東山人，從至燕。出帝與諸臣來請兵，先就清都統金簡知會。簡不納，且以計詭鎖諸臣，送三百里外安置。出帝憂憤，馳馬入圓明園，告於清帝。涓執轡，至園大呼。園者恐聲達清帝所，奪其馬，扶出帝上車，勒去慎刑司。涓呼罵：「吴子無禮，敢辱我君！」取庭甓擊園者，爲出帝紓難。園者争毆，涓幾死，併勒去慎刑司，一月乃歸營。

翼宗有詩云：

彼馬僮，何人焉？記姓名，阮文涓。執羈靮，隨至燕。心惟一，路萬千。左右不離，朝夕惟虔。彼敢凌辱，義憤如煎。捍君於難，擲甓奮拳。區區何不顧，精衛欲海填。莫是知有君，不知有身。所謂逐鳥雀之鷹鸇。前有阮揚戈，後有文涓甎。火頭與馬僮，至賤皆至賢。登歌咏，恐失傳。

黄道成◇撰

大南行義列女傳

胡大浚、楊曉靄◎校點



維新己酉春

大南行義列女傳

菊侶黃新編觀文堂藏板



提要

胡大浚　楊曉靄　撰

《大南行義列女傳》，署「菊侶黄新編」。今知存一本藏於越南漢喃院，編號爲A. 2663；一本原爲戴密微藏書，今藏於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編號爲P. D. 2365。乃同一刊本。本書刊於維新己酉年(1909)春，觀文堂藏版，共17葉，頁面尺寸爲26×15公分。每半頁7行，行20字。四週單欄，雙魚尾，版心上標「行義列女傳」，下有頁碼。書前有序，署「金縷黄道成」撰。

黄新及黄道成生平皆俟考。書中日期最晚爲「紹治六年(1846)旌」，且未提及紹治以後之年號，故此書或成於紹治末年(1847)。

本書乃越南歷史人物傳記，分「行義」、「列女」二傳，主要記録阮朝嘉隆至明命數十年閒，受朝廷旌表的孝義忠烈人物事跡。《行義傳》録十三人，《列女傳》録十二人，皆「因舘本備録」，即録自《國史》。另附録七人，亦「事見諸記載可憑者」。其中如《枚仕慷》之恭謹廉介、鄰睦鄉里，得金不昧；《阮文就》之篤孝父母，養生送終，感動鄉里；《阮氏金》乃黎昭統帝宫嬪，帝奔清不及從，潛匿鄉村十餘年，帝櫬還歸，

赴喪而自盡；《阮氏語》爲功臣之妻，世亂夫死，杜門守節。全編所記，大略如是，亦光標簡冊、掖進世風之意。樸略無文，亦存信史而已。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郭長城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

本次整理，因無他本可校，徑從刊本迻録。在整理過程中，查清華、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序

奉讀列傳正編，内載行義十三則，列女十二則，此蓋大定後，朝廷留意世風，守土者亦屢奉上意，探採鄉村，貴之美简，皆蒙朝廷旌奬；惟是自嘉隆至明命數十年間耳，獨不知奉行者，果皆悉心探訪乎？果能無遺漏乎？是又未可必者。又况以前以後千餘年，文獻之邦，而無一光諸載籍，是誠世界中一大缺典也。兹謹因館本備録外，餘有何人何事見諸記載可憑者，謹亦摭録於後，庶備鄉村學生之有取焉。

金縷黄道成謹識

枚仕慷

清化峨山人，姓阮。七歲，其姑適枚氏而早寡，亦無所出，養慷爲子，故姓枚。自少恭謹廉介，爲鄉里所稱。保爲里長，盡心鄉事；躬執四喪，皆三年廬墓，則並其生養父母也。地近山林，虎豹之迹，夜遍四旁，慷不之畏，虎亦不之犯。一夜，虎攫一猪置墓前，如設祭狀。向晨，失猪者迹得之，慷語以故，失者負之歸，兩俱無猜。他日，又商者自北歸，路梗，投宿慷家，潛埋銀後園，意者路梗不便携帶，既入不知，則置之以爲他日來取耳〔一〕。及歸忘置銀。數日，慷子栽樹後園，得銀六十兩，以告，慷令藏之〔二〕。他日，商來，慷問之，商以實告，慷悉如數還之。商辭謝，服其長者，保爲總長，總人咸服其德。家門雍睦，鄉里矜式。子仝，閑於家訓，亦有父風。明命八年旌契。

【校勘記】

〔一〕「意者」以下注文，原在前句「投宿慷家」下，據文意移此。

〔二〕「慷令藏之」，「藏」原作「莊」，據理校改。「藏」，收存之義。



阮文就

富安同春人。性篤孝，雖有妻室，而居從父母，晨昏定省，先意承志。父母歿，苫塊廬墓，日夜不離。家計單寒，而養生送死，必竭其力，行誼爲鄉里推服。子紹確，有父風。父疾病，晨不離側，父不食紹亦不食；父喪，廬墓哀感之情，感動鄉里。父明命四年厚頒銀緞，旌門曰「孝順可風」；八年得召見賞賜。子明命十八年賞銀緞，旌門曰「克紹孝風」；紹治三年重蒙加賞。國恩綢疊於孝子之門，可謂榮矣。

阮文柳

平順安福人，八歲喪父。母寡居守志，柳事之盡禮，飲食必跪以進，温凊定省，動遵古訓。母没，廬墓側讀禮課生，三年不進酒肉。明命八年旌。

阮居仕

承天香茶人也，國初功臣新明侯阮居貞之孫。明命三年，居仕年十四，其父居俊爲廣治營該簿，坐贓論徒，居仕以情呼籲，乞代父囚，詔許之。鎖配充役，居仕怡然，受之無難色，無惧意。帝聞而嘉之曰：「居貞有孫矣！」即釋之。此其少年天性也。父病，湯藥奉侍，一如成人；孝子蒙旌扁曰「孝行可風」。後讀書，官至布政。

阮文縫

乂安東城人。黎末，其父當揀爲兵，縫願替行役，俄以功升千户僉事總知。後更，以父母老，乞終養。會地方海水漲溢，人畜多墊没，父緣木以避，母方病，縫忙遽負之上屋，其少女溺於水，弗顧也。父殁，喪葬盡情禮。母後得癱瘡，縫躬親湯藥，年餘不離側。母没，一如前喪。服除，猶月三次省墓，哀至則哭，終其身。明命八年旌。

謝有度

乂安東城人。少孤，好學。西山之亂，所至抄掠，村里騷然，人多被其害。賊至東城，度母荒竄，爲賊獲，賊將殺之。度以身衛母，哀請代死。賊義而釋之。母老病，饘粥藥餌，無不躬親，經歲餘年，無時少懈。居喪哀慼盡禮，日日於墓前號泣，哀感行路。明命八年旌。子珪，官廣平布政。

阮廷祭

山西白鶴人。父廷玖，母黎氏，生祭及丁，妾生子撰。父溺愛妾，家産付妾管業，妾挾寵吝妬。祭、丁隨母，别業營生以養母，而時回家定省，無敢忽略敬父妾、愛庶弟，人無間於家庭之言。母病，兄弟侍湯藥。母殁，喪葬畢，復還同居。事父妾如母，孝敬備至，妾亦化妬爲慈，視祭兄弟如己出。堂叔阮惟長苦貧，祭將己田産分給之。外祖家貧且無嗣，廷祭擇同派人主祀事，分己田産以供忌臘。鄉里咸高其義。明命八年，蒙賞銀緞及表門。

阮文程

乂安瓊瑠人，性醇孝謹，孝行夙敦。母患腹痛經年，醫曰：「此犯孔雀肉毒，須得猬胃療之。」程獨往山中尋猬，經久弗獲，燥甚，禱於神。神賜夢曰：「汝爲親情切，不避山深獸惡，真孝子哉！吾其賜汝。」明日，果於廟東得之。歸以調藥，母病立瘥。明命三年，其父爲盜所掠，索贖銀百五十兩。程罄産得九十兩，賊少之，怒，將甘心殺之。程哀泣，請以身代，賊憐其孝，釋之。乃扶父移居府城，作賈以給奉養。父殁，廬墓終喪；後奉骸骨歸葬鄉土，喪葬之需，一切不與兄弟計較。明命十一年旌賞。

阮春盎　潘廷誼

春盎，乂安東城人。早孤，事母孝。盎一日隨母與同人刈麥，虎突出，倒傷其母，衆盡驚走；春盎操杖前與虎抗，且以衛母。虎被傷捨去。母傷病年餘，盎日夜藥餌不離側。母喪，三年日日往墓哭踴，哀感行旅。潘廷誼者，河静石河人。早喪父，事母孝敬。盗掠其家，執母考掠。誼單身哀泣，乞以身代。盗釋之，而捉誼去。鄉里追拏，盗亦捨誼。明命十八年，二人俱被旌賞。

阮文良

北寧陸岸人。性樸魯，與人未嘗争競。幼居母喪，哀戚盡孝。及長，父病，奔走求醫，日夜虔禱。居喪廬墓，三年哀哭，漸至喪明。地居山林，素多惡獸，良日夜不離墓所，惡獸亦毫無所犯。可見孝子深情，惡獸亦生善心，天道然也。明命二十一年旌。

阮文名

廣義平山人。舉秀才，事親素著孝行。近山多虎，名父於田爲虎所攫；名居家心動，即率家人往，得父尸。視虎迹，後一足偏小，繩而志之。既扶父尸回葬，乃日夜以捕虎爲事。設檻懸機，遍迹山谷，忘寢廢食者累年，殺虎甚多。一日，獲虎後足偏小，較之，果符前志；乃剞虎祭父墓，祭畢，切而啗之盡。因得心疾，人來探者，咆哮搏躍如虎。日久漸醒，但垂淚無語。紹治六年旌。

潘登瀛

乂安東城人。父母皆早世，獨事祖母，惟訓是從。盜入其家，祖母不及走避，盜得之，以油火熱其手指，家人盡驚走。登瀛時年十三，單身冒刃前來滅火，向盜哀乞；盜憐而釋之。祖母病，躬身湯藥，晝夜省侍，半年未嘗少懈。祖母病瘳，一念恭順，鄉人愛而敬之。明命八年旌，則登瀛年始十七也。

阮廷坦

乂安真祿人。性樸實，耕田爲業，與人未嘗爭競，鄉里樂與之偕。因買舊宅構作，時使其孫鋤去瓦礫，得銀一笏十兩，歸以遺坦。坦曰：「是必賣主所藏物。非己有而取之，不義。須俟還他。」他日，舊主來，認曰：「是故夫所藏。」坦即以還之。事雖細行，而臨財毋苟得，其有合於聖經之遺訓歟！明命八年事聞，亦蒙頒賞。

阮氏金

北寧良才琵琶人也。黎昭統宫嬪。孫士毅之敗，黎帝奔清，嬪弗及從，潛匿村邑，人弗之知。嘉隆三年，黎帝櫬還至昇龍，嬪赴喪慟哭，語家人曰：「吾事畢矣。」遂仰藥而盡。總鎮阮文誠厚給殮葬，兼具事請旌。明命立石於其鄉，鎸曰：「安貞殉節阮氏金之門。」給墓夫二人，祀田二十畝，令黎族監其祀。

阮氏語

其先廣平人，後從承天香茶少師鄧德超之妻也。年十五歸少師，生一子一女。西山之亂，少師棄家入嘉定，時夫人年二十一，杜門守志，教育子女。西山將、司徒、少傅争欲娶之，夫人誓不改節。明命八年，勅賜「彤管芳標」扁額，建坊頒銀幣。紹治二年頒參桂彩帛。年八十二卒，復厚頒給。功臣之妻，能全婦道，爲朝廷所重，宜其旌獎特異歟！

黄氏欣

北寧洽和人，招討使武元諒之妻也。氏痛其夫之死於賊，辛酉，潛詣施耐軍次，因鄧陳常入見，以賊情聞。尋奉命間道北歸，招諭豪目；事泄，爲光垂所獲。氏不屈，伏刃而死。無子。嘉隆元年，蔭其姪一人，主祀事，給祀田十畝。後其姪干僞案，田入官。初，諒祀在乂安，或者元諒死事在乂安歟。氏祀在北寧，所頒勑書没於盜。事聞，改給乂安公田，與元諒合祀。

大丈夫之事，婦人何能干？宜其死矣。

氏性

姓貫失詳，掌奇晃之妻也。中興初，賊寇嘉定，王師失利，晃走免，氏爲賊所擄，解回歸仁。癸卯，疊石嶼之役，晃爲賊所獲。賊誘以利，欲留爲用，晃不肯降，爲賊所殺。氏在歸仁聞之，亦投江死。

阮氏好

鄉貫失詳，知簿潘文漢之妻。庚申中興初，武性鎮平定，爲賊攻圍。氏從漢在圍城中，受性密表，潛出詣施耐。行至，爲賊所獲，拷掠備至，終無所言，乘隙投江而死。此事不知有否旌獎，傳不見載。



潘氏莊

乂安羅山人。年十七許嫁，未及于歸，而其夫溺死。氏聞之，告於父母，請奔喪。父母許之，乃就喪次襄事。喪服三年，足不及市肆。服闋，人争委禽。姑勸改適，不從，而立夫之姪爲嗣。姑死，喪葬如禮，苦節自守三十七年而終。明命八年旌。

阮氏倚

山西山圍人。年十五嫁書生阮顯，生男女各一。顯死，氏年二十四；姑憐其早寡，將使改適。昏期定，氏知之，即投江自盡；鄉族爭救之，得免。其姑懼而停婚，則孀居奉姑，撫育子女。朝議嘉其操，明命八年旌。

陳氏旬

山西安樂人也。年十一適陳有勵，十八而勵死，未有所出。氏有美色，人争委禽。父母憐其早寡也，以情告其舅姑；舅姑許之。氏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何忍復履他人門户乎？」其母屢往要之還，氏温辭以緩之〔一〕，乘間於亡夫靈座前焚香泣拜，手持一盞，跪而祝曰：「願死相從，以全婦道。」語未竟而姑適從外來，奪盞視之，則砒霜酒也。自是不敢復言。明命八年旌。

【校勘記】

〔一〕「氏温辭以緩之」，「緩」原作「湲」，據文意改。

蔡氏縈

乂安東城人也。年二十二嫁於鄉人，方有娠而夫亡，舅亦繼歿，姑又衰老，家酷貧。氏執喪事姑，勤劬婦職，彌月生男，養姑育子，備嘗艱苦。有豪者悦其色，强納聘於其家。氏乃携姑抱子，避地他鄉，數年乃返。姑死，喪葬盡禮。明命八年旌。

張氏雲

南定真定人。年二十適武招，生一男，三年而招死，食貧養子，以度歲年。强豪者悦其色，欲逼娶之，而志不可奪，竟以刀自剔其面，守志益堅，强者不能奪。明命八年旌。

阮氏清

范攸，即范阮攸，字好德，高科顯宦，當時大名乂安人也。至靈山，亦乂安地。

清化弘化人。年十八適進士范攸，過門後勤供婦道。西山之亂，從攸避地至靈山。賊屢索之，攸義不俯賊，仰藥自盡。夫人時年三十三，無子，廬夫墓旁。賊將委媒求娶，夫人髮尼服，佯狂以免。事平，乃携夫骨還葬鄉土。范公不玷科名，夫人不愧儒門令婦，一家雙節，宜爲朝寧旌褒。又峨山人阮氏始者，年二十而夫亡，人多悦其姿色，争求問名。氏鍋墨毀顔，苦節自守，以全節行。明命八年，亦與范夫人並旌。

潘氏篤

慶和新定人，黎明識之妻也。年十五歸識，生一男一女，年十九而識死。持服三年，不茹葷。服闋，人有問名者，姑與父母俱勸之，氏曰：「夫亡子幼，老姑在堂，何忍改節！」乃截髮，誓曰：「妾若有心，有如此髮！」姑與父母知其不可奪也，深嘆息而嘉獎焉。明命十一年旌。

附録以下

二徵女王史者甚略，另俟搜訪



翠靄潘氏

陶家節婦。事在屬唐紀。

屬唐時，交州節婦金氏者，賊帥陶齊亮之母也。以忠義誨亮，亮凶頑不從，母絶之；田而食，紡而衣，州里式焉。唐帝詔旌表，賜兩丁侍養，本道存問終其身。

媚嬿夫人

占城王正妃也。李太宗征占，大破之，斬占主乍斗，悉俘其妃嬪宮女，媚嬿在焉。師還，次莅仁行宮，召妃侍御舟；妃愧憤，裹氈投江而死。帝嘉其節，封協正佑善夫人，立廟祀之。今廟尚在里仁府，稔著靈應。

陳太后

后性仁慈，愛護庶子如己出，遇妃嬪有恩，爲母德之冠。英宗崩，后齋素自持，獨不受佛戒，曰：「未亡人不可見僧面，亦奚以衣鉢爲哉？」居寺十年而終。

陳氏烈婦

國朝初基南服時，南中名美良者，聚衆作亂；遣張茶襲擊，焚其寨。美良走。茶復進，爲賊將義山射之斃。妻陳氏即男裝督兵，進復戰，射殺義山，賊衆悉潰。師還，封郡夫人。



裴文奎妻

黎中興時，海陽鎮將潘彦與吴廷峩、裴文奎舉兵反。奎妻阮氏有美色，彦殺文奎而通信於阮氏。氏諾之，陰設計殺彦；令置酒張彩於船中，暗伏力士於後，遣美婢唱曲，泝流以迎潘彦。彦喜極，即來登船，持杯暢欣，力士起而殺之。以頭祭其夫，囑其二子歸順，而自投於江。

佚　名◇撰

南國偉人傳

宋莉華◎校點





提要

宋莉華、朱旭強　撰

《南國偉人傳》，不著撰人及時代。今知存刊本一種，抄本一種。刊本存世較多，並多與《南國佳事》合訂：有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爲A.3207；並有二本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編號爲：VIETNAMIEN A.22、VIETNAMIEN A.80；二本原爲戴密微藏書，現存於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編號爲P.D.2364、P.D.2366。單邊雙魚尾，共24葉，頁面尺寸爲26.5×15公分，每半葉8行，行21字。抄本藏地不詳，與刊本文字略有異同，唯多《黎來》一則爲刊本所無，然其文似自别書録入，仍未整理成文者，故體例與其它各則有别。

本書刊本不詳出版時地，而已使用洋裝裝訂。其裝幀及内容皆與《南國佳事》一書甚接近，又常合訂，似爲同一時期著作，且可能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可互參。就序言觀之，二書皆可能成於本世紀初流亡中國之越南愛國志士之手，並刊印於海外者。作者欲以本書喚醒國魂，「誘我以愛國之熱誠，啓我以憂時之義務。」

本書選取李朝至黎朝之間有歷史可考的英偉奇特之人，或依據國史，或參照野史，記録他們的英雄事蹟，以期喚起國人的愛國熱誠，啟發國人憂國憂民的責任心。該書基本上遵循史傳體例，分帝王、宗臣、文臣、武將以下四個部分，側重記述人物治國安邦、抵禦外族侵入的生平事蹟，稱頌其愛國精神，作者用心一目了然。書中包括李南帝、趙越王、丁先皇等10篇帝王小傳，陳光啟、陳興道等6篇宗室小傳，黎伯玉、黎輔陳、韓詮等13篇文官小傳，黎奉曉、李常傑、陳慶餘等17篇武將小傳，並常附有阮朝嗣德帝對以上諸人的詠詩。書中敘述簡略質樸，注重史實，間雜議論，僅爲殘篇短帙，較少小說意味和文學色彩。也有個别人物，如陳英宗、陳興道大王國峻等篇，稍有傳奇，較爲曲折。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朱鳳玉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

本次整理，以刊本爲底本，以抄本爲參校本加以校勘。在整理過程中，查清華、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四】武將以下

【校勘記】

〔一〕「帝王」二字原無，據文例補。

〔二〕「宗」，原作「尊」。「尊」系避諱，現改。下同。

〔三〕「吴時仕」，「時」字原作「辰」，避諱，今改回。下同。

〔四〕「黎來」，底本無，據它本補入。

南國偉人傳　序

山川靈秀之氣，蓄之久者，必有所洩，於是而英偉奇特之人出焉。我國自鴻、貉以來，其間英雄豪傑出而造時世者非無其人，顧求之記載，僅屬傳聞。後之人，雖或惜其沉埋而終未詳爲紀録也。惟自李至黎世，則有國史可考，有野乘可傳。凡諸偉人之鴻謨駿烈，巍巍然與傘山並峙；灝灝然與珥水長流。雖外人聞之猶爲起敬，况吾輩？憶祖國其猶昨，念前人之未遠，安得不崇之、拜之、馨香之、頂祝之、簡册以傳播之。令人讀其傳而想其人，赫赫然若與古人相會晤，誘我以愛國之熱誠，啓我以憂時之義務。夫誰不欣然慕而躍然起耶？爰取其人，有關時代者，約而記之，名曰《南國偉人傳》。將來山英產彩、水伯叶靈有人焉。當歐風美雨間，爲我祖國撥霧開雲、别拓一晴明光景者，又將大書特書不一書也，則且以是傳，樹之前茅焉，是爲序。

【一】帝王〔一〕

前李南帝

帝姓李，名賁，龍興太平人即今南定太平府。家世豪右，有文武才。時我國爲梁所并，其刺史蕭諮刻暴，人不堪命。帝岔然以討賊救民爲己任，奮臂一起，數州響從，遂提義兵直擣龍編今河城，攻刺史府。諮兵敗，顛蹶逃命，奔還廣州。今屬北國廣西。帝遂據府城，建國萬春，紀元天德。後梁將陳霸先入寇，雖以力不敵，爲賊所敗，然能驅除逆賊、脱强權之羈軛而獨立，使大南越國旗出現於世界，爲傘珥山河放一大光彩，實我南排外之第一偉人也。天下事豈以成敗論英雄哉？

【校勘記】

〔一〕「帝王」二字原無，據文例補。

趙越王

王姓趙，名光復。前李太傅趙肅之子，爲南帝左將。南帝敗後，王與陳霸先相拒，力弗敵，乃退保夜澤。其澤在朱鳶。今興安快州府。周回不知里數，草木榛莽中有基地可居。王率二萬人屯澤中，晝則泯滅煙火，夜則以獨木船出兵擊賊，殺獲甚衆，人呼爲夜澤王。會霸先歸梁，留其將楊孱攻王，王擊殺孱，國乃平。王入居龍編，稱趙越王。鴻、貉山河，賴以不墜，洵英雄哉。

吴先主

王姓吴，名權。初爲交州節度使楊廷藝牙將，管愛州。及廷藝爲橋公羨所殺，王舉兵攻羨。羨懼，求救於南漢劉龑；龑遣其子弘操將舟師自白藤江入。王潛植大杙於海門，鋭其首冒以鐵，乘潮漲進擊，佯北，弘操兵大進，會潮退，舟皆著杙而覆。王擒弘操殺之，遂稱王。

翼宗皇帝有詩云：「戎衣一洗白藤波。」蓋咏其實也。



丁先皇傳

我國當十二使君時代，四分五裂，同室相攻，民生墜於塗炭，外則强鄰窺伺。雖自白藤戰後，稍失其勢力於我南內部，然虎視逐逐，狡焉思啓者屢屢矣。使我無統一之主權而自伐自亡，人不從而伐之而亡之乎？

幸天不忍我南之長此紛擾以終古也。於是，挺生一非常之豪傑於大黄之花閭洞中。今寧平嘉遠縣。別開一我南建國獨立之新天地。第觀其少時人物，其器度已高出尋常矣。少孤，與其母入居洞山，與羣兒牧牛於野。羣兒自知識量不及，咸推爲長，每游戲，必率衆交手爲乘輿捧之，以蘆花左右引之，象天子儀仗。暇日，往擊別村兒童，所至皆慴服。蓋一時游戲，而開國制度、尚武精神，舉他日所措之裕如者，皆從少時講練來。古今英雄，必有所養，大抵然也。

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而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際此磐錯時節，正豪傑立功之秋，全國洶洶，思得一大英雄者，出而君長之。諸栅父老乃相告曰：「此兒器度若是，必能濟事。」率子弟往從之，立爲長。居陶澳栅，起兵征戰，所至易如破竹，稱萬勝王。削平十二使君，即帝位，都花閭，建元太平。自帝其國，與北朝抗衡，我南國統，定於此矣。

李太宗

帝名佛瑪，太祖長子，在位二十七年。時驩、愛諸州洞有叛者，帝皆平之。又命攻哀牢，大獲而還。占城廢職貢，帝親征破之，獲其主乍斗，俘五千餘人，武功可謂盛矣。

李仁宗

帝名乾德，太寧四年，命李常傑伐宋，陷欽、廉及邕州。後宋郭逵等來侵，又命常傑逆擊於如月江〔一〕，大破之。龍符三年，占城主制麻，寇地哩等三州。帝命常傑擊破之制麻，復納其地，亦一代之盛主也。

【校勘記】

〔一〕「又命常傑逆擊於如月江」，「月」原作「日」，據抄本改。

陳聖宗

帝諱晃。嘗謂宗室曰：「朕與卿等骨肉同胞，共憂共樂，當以此語傳之子孫，勿忘。」又詔宗室王侯朝罷入殿内，及蘭亭與共飲食，設長枕大被、蓮床同宿〔一〕，以篤友愛之情。長子仁宗諱昑繼之。時元人以五十萬人來侵，帝以興道王陳國峻統制諸軍，與昭文、日燏敗元兵於鹹子關，又斬元將唆都於西結，敗元兵於萬刧，使國勢危而復安，重興武功，爲我南國第一。

翼宗有詩云：

兩却元兵奠舊邦，重興功德冠鴻厖。當年二帝回宫闕，羞殺徽欽奉表降。

【校勘記】

〔一〕「蓮床同宿」，「蓮」從文意疑爲「連」。

陳英宗

帝諱烇音願，承聖、仁二帝破元之後，制度一新，世臻康泰。嘗飲菖蒲酒，劇醉。仁宗自天長府回京，遍觀宮殿，自辰至巳，帝不之覺。仁宗怒，即還天長。至未帝始醒，宮人以聞。帝大懼，令學生段汝諧撰表，隨往謝罪。仁宗見汝諧，問是何人？左右以官家捧表人對，仁宗不應。日晚，風雨大至，汝諧長跪不動，仁宗乃命受表覽之。見其辭意懇切，召帝謂之曰：「朕豈無別子可以嗣位？今朕在尚如此；後當如何？」帝頓謝，自是絕不復飲，亦陳之令主也。

黎太祖

帝諱利，清化梁江藍山人。有大志，時明人以官職誘之，不屈。嘗曰：「丈夫生世，當濟大難，立大功，何乃庇人宇下，使之擡頭不得？」。遂起兵於藍山。所至，秋毫無犯，東都及各處無不響應，大破明寇。命阮廌作《平吳誥》。十年而天下大定，真我國之大英雄也。

黎聖宗

帝諱思誠，在位三十八年。鴻德年間創制立度，規模可觀。拓土開疆，版章孔厚，中外無警，年穀屢豐，號爲治平之世。於是因朝廷閑暇之際作《瓊苑九歌》，自爲「騷壇元帥」，命諸臣賡和，號「二十八宿」。又作古今宮詞並自叙。我國文物之盛，每稱鴻德一賢君也。

【二】宗臣以下

陳光啓

陳封昭明大王，聰明有學識。紹寶中，元遣唆都等來侵，聖宗、仁宗出幸。王與陳國瓚破賊於章陽等處。斬唆都，獲其黨五萬餘。賊退，從駕還京，有詩云：

奪稍章陽渡；擒胡鹹子關。太平宜致力；萬古此江山。

王性嗜學，能詩，有《樂道集》。子道載，亦以文學名。



陳興道大王國峻

王陳太宗兄，安生王柳之子。容貌俊偉，聰明過人，博習羣書，有文武才。紹寶間，元人入寇。聖宗佯問曰：「賊勢如此，我可降之。」國峻曰：「先斷臣首，然後降。」乃命節制諸軍，敗元兵於萬刼。及重興二年，元復來侵。帝召王問計，王曰：「今年賊閑。」乃分兵屯守，先植樁於白藤江，蔽草其上，乘潮漲挑擊。賊追之，水落船膠，大破之，擒烏馬兒等。以大功進封大王，名聞北虜，每稱興道王而不名。

王以宗室之親，有謀略雄武，屢立大功。又爲國薦賢，如野象、歇驕乃其家臣；預平元功，范五老、陳見、張漢超、范覽、吴時仕、阮世直等，出於門客，皆以文章政事爲一世冠。平居嘗作檄文，激勵所屬將校，又撰《兵家妙理要略書》，集諸家兵法爲八卦九宫圖，名曰《萬刼秘傳書》。

陳日燏

公，太宗第六子。生而有文在膊音博，脅也。曰「昭文」，因以爲號。既長，聰明多智略，涉獵書史，尤善於料敵。仁宗世，沱江道鄭角密叛，公以單騎詣賊營招諭之，不亡一鏃而沱江平。又與光啓、國峻協謀拒元，令本軍挾宋亡人，衣宋衣，執弓矢以戰。元人疑有宋助，遂潰敗。故平元之功日燏居多。公爲人有雅量，喜怒不形於色，尤通諸蕃語。占人雜蠻及外國使至，各以國俗接之，仁宗嘗以「蕃落後身」稱之。

陳國瓚

公以宗室封懷文侯。方元人入寇，公以年幼，不得預議攻守之策，内懷愧憤，手握柑子，不覺碎爛。退率家奴及親屬千餘，題「破强敵，報國恩」六字於旗。每對陣，身先士卒，賊見之，無敢當。與光啓破元於章陽等處。

翼宗有詩云：

六字旗開釋内慚，萬夫披靡戰方酣。預知建立平元績〔一〕，一自筵中手碎柑。

【校勘記】

〔一〕「預知建立平元績」，「建立」原作「立建」，據抄本改。

黎魁

公瑞原人，黎太祖兄子。生有奇表，從太祖起義，擒明朱傑、黄福等。後鎮化州，招集流移，勸課農桑，一境以安。尋以太原、石林賊將克紹、儂得泰等争立〔一〕，召還，命攻之，擒紹等以歸。又扈征哀牢，擒蠻將道蒙。已而知義安府事，甫到境，士庶夾道觀望，曰：「吾輩望公久矣，今日天其福我民乎！」居數年，政平訟理，吏民歌之。

仁宗大和四年，占城入寇化州，命鄭可征之。公以本部先進至賊境，賊見之，呼曰：「來此莫非司馬公乎？」免胄示之，賊皆羅拜，莫敢争鋒。大兵至，遂擒其主賁該。師還，卒於海口，贈武穆公。驩民思其遺德，即其没處立廟祀之〔二〕。聖宗有詩云：「武穆胸中列甲兵。」深許之也。翼宗亦有詩曰：「驩州遺廟千秋在，傳道循良第一名。」

【校勘記】

〔一〕「尋以太原、石林賊將克紹、儂得泰等爭立」，「將」原作「閑」，據抄本改。

〔二〕「即其没處立廟祀之」，「没」原作「設」，據抄本改。



【三】文臣以下

黎伯玉

伯玉在李仁宗時，以文學入侍。睿武六年，廣源儂反，命玉討之。將行，會軍於大興門外宣軍令。及至廣源州，叛黨望風逃入宋境。玉乃約束，沿邊而還。按：玉以文臣知兵，功著仁、英兩朝，爲一時元輔云。

黎輔陳

輔陳，愛州人。陳太宗朝，元將入寇，太宗親征，官軍少卻。顧左右，惟輔陳單騎出入賊陣，顏色自若。後，退次富良江，輔陳爲殿。賊兵亂射，輔陳以舟板翼之得免。翼宗有詩云：「單身突陣翼君身，不愧嘉名賜輔陳。」初名秦，陳太宗賜今名。



韓詮

詮，本姓阮，陳朝太學生。時有鱷魚至瀘江，仁宗命詮爲文投江中，魚自去。帝以其事類韓愈，賜姓韓。詮善國語詩賦，我國詩賦多用「國語」自此始。

杜天覵音蛆

覵峽山人。陳仁宗世，奉使於元，還升安撫使。明宗親征哀牢，覵時管神策軍，方病篤，命留後。天覵即命家人舁詣永安門外，請扈駕曰：「臣寧死於營門之外，不死於床蓐之間。」往入賊境而卒。

翼宗詩云：

投筆戎軒效執戈，西邊籌畫久研摩。病中慷慨猶隨駕，草葬遥希馬伏波。



段汝諧

諧，洪州長津人。遊學長安資福寺，時仁宗稱上皇，居天長府。一日，還京師，遍觀宫殿，子英宗劇醉，久不覺。上皇怒，即回府。英宗醒覺大懼，趨殿外過寺，見汝諧告之故，且命草表文謝過。汝諧秉筆立就，與英宗同往天長，捧表立庭中。日晚，風雨大至，長跪不動。上皇乃命取表覽之，見其辭意懇切，遂召英宗，使復位。

英宗還京，拜汝諧御史中贊。時有忌其年少，詩誚之曰：「風憲論談傳古語，口存乳臭段中贊。」後因使占城，謁上皇，語移時。及退，上皇曰：「汝諧信善士，宜其蒙官家使令也。」先是，國使至占城，皆先拜其國主，而後開詔。汝諧直捧詔書，置之案上，向之拜，但以拜詔爲名。其後使占城者不拜國主，自汝諧始。

翼宗有詩云：「拜表還能拜詔書，口中乳臭誚徒虚。」蓋深許之也。

黎括

括，東山甫里人。朱安門人。陳明宗朝，以文學進用。括欲闢異端，以明正道，嘗作《北江資福寺碑》云：「佛氏福禍動人[二]，何其得人之深且固歟！自京城州府至窮村僻巷，有人家處必有佛寺，廢而復修，鐘鼓樓臺，與民居殆半，其興甚易，其尊崇甚大也。余少讀書，志於發明聖人之道，以化斯民，而卒未能信於一鄉。間嘗遊覽山川，求所謂學宫文廟者，寥寥僅見，此吾所以有愧於佛氏之徒也。」其文淡而味，簡而嚴也如此。

翼宗詩云：

名都僻巷半招提，蔽障滋深孰點迷。幸有一碑明正道，朱門高第企昌黎。

【校勘記】

〔一〕「佛氏福禍動人」，「福」抄本作「福福」，衍一字。



裴伯耆

耆，下洪人，仕陳爲裨將。季犛篡陳，耆如明告難，請立陳後。明成祖感動，命周以衣食。及明擒二胡，召耆還，授右參議。耆不預衙門，但客居横驛，多收舊臣之失所者。



武聚

聚，唐安穫澤人，黎鴻德進士。性廉直清介，未嘗妄取於人。聖宗嘗暗令人餽絹試之，聚不受，聖宗嘉其有楊震暮夜却金之操，賜「廉節」二字黏於衣領以旌之。家無寸儲，怡然自適。翼宗詩云：

却絹遥同暮夜金，臣心如水異君心。家無担石怡然樂，廉節官常合飭襟。

郭廷琛

琛，南昌人，黎朝探花，官侍郎。睿宗征占不返，後帝立，遣訃於明，言睿宗巡邊溺死。明人辭以三不弔，琛争辯，以爲占人犯邊，而睿宗有禦患安民之功，何爲不弔？明人乃遣使來弔。及莫氏篡國，佯耳聾辭歸。



阮秉謙

謙，永賴中庵人。生週歲能言，四歲，能讀經傳正義，及長，以文名。年四十四，以親老家貧始應試，登莫大正狀元。在官八年，疏劾弄臣十八人，不報，遂以病歸，自號「白雲庵居士」。精於數學，事能前知。莫氏有大計，輒遣人詢問。嘗謂莫主曰：「他日有故，高平雖小，可延數世。」後果如其言。黎中宗無嗣，鄭檢使人就問。公不答，顧家僮曰：「今歲不稔，秧田當用舊穀。」檢會其意，遂迎立英宗。本朝肇祖阮淦將開基順化，使人問之。公顧假山羣蟻往來，笑曰：「橫山一帶可以容身。」使歸以告，遂定計，所言皆關天下大事如此。

清使周燦稱之曰：「安南理學有程泉。」公封程國公。

武公道

道，唐安慕澤人，以俊爽稱。黎熙宗正和初，命尚書武惟斷赴闕，受莫俘。鄭主根欲以宦者中德才在其上，公道時爲御史，堅執曰：「此命若行，三都不敢秉筆。」根怒，公乃以頭觸柱，遂罷歸。性純質剛正，初爲山南督同，有一人瞰其妻不在，獻妓買寵，公拒之甚嚴，嘗曰：「我雖不逮古人，而未嘗犯好色之戒。」是亦人所難也。

翼宗詩云：「頭甘觸柱筆難書，却妓還能色慾除。」

段阮俶

俶，瓊瑰人。性耿介剛直，官僉都御史，以母憂去職，兩起復皆固辭。會黄公質擾興化，與黎惟穊爲黨援，俶上書請以金革事報國，乃起復爲監軍。師行進次古法，統領阮廷訓猶豫不進，俶劾之；即命俶代爲統領，俶慷慨提劍令諸將曰：「不用命者視此劍！」遂進，破賊於青州。歸復辭職，乞終制。後與黎貴惇往勘清化户口登耗，俶請寬赦官田、土産、水産諸税。

吴時仕

仕，青威左青威人，號午峯。少劬於學，以文名。仕黎，官僉都御史。啓陳四事：一、申定課法；二、申飭訟例；三、追崇先儒；四、釐正文體。又條陳兵民事，皆底於行。尋出鎮諒山。時方饑饉，民多流亡。仕隨方調劑，招流民墾荒田，親督耕桑，爲藩民勸。是秋大熟，盗賊消弭，民皆安之。公餘嘗登三清峝，吟酌游咏以自適，有《午峯集》行於世。

【四】武將以下

黎奉曉

曉，愛州冰山人，少雄勇。事李太宗爲都統上將軍，征占爲前鋒，大破虜軍，擒其主乍斗。凱旋論功，曉不欲受賞，願立冰山擲大刀，驗刀墜地内，賜爲别業。乃登山，一擲十餘里，墜多縻鄉，因以賜之，蠲斫刀穀税，故愛州賞功有斫刀之名。

李常傑

傑，昇龍太和坊人，姿貌揚逸，多謀略，有將帥才。仕李聖宗，征占爲前鋒，擒其主制矩。仁宗世，宋用王安石言，命劉彝潛起蠻峝兵，禁不與我貿易。仁宗乃命傑伐宋，陷欽、廉二州，進圍邕州，破之。宋益怒，命郭逵合占臘來侵，傑又破之於如月江。兩敗宋師，聲勢震薄，傳爲武功第一。

陳慶餘

慶餘，陳同姓，封仁惠王。尋以事奪爵，歸至靈，以賣炭爲業。嘗有國語詩云：「恨爲帖㛋懞𡶀恪，仍惇乾坤𠪳几寒〔一〕。」陳仁宗世，元人來侵，帝詔免罪，召議軍事，命爲副將。賊糧船至雲屯，慶餘敗之，收獲甚衆。元軍乏食，皆思歸，無門志，與道王遂敗之於白藤。平元之役慶餘預有功焉。

【校勘記】

〔一〕喃文，大意爲：如星恨事願罷却，唯怕乾坤多饑寒。

范五老

五老，唐豪扶擁人。材器絶人，好讀書，倜儻有大志。少時，偶閲兵書，坐於道。時興道王騶從甚盛，過之。公不起立，軍士以刀刺之，亦不覺。王至，問故，公曰：「適有所思，故不之知。」王奇之，乃薦於朝，管右衛翼聖軍。三敗哀牢，一破占城。其行軍有紀律，待將校如家人，與士卒同甘苦，所領軍必爲父子之兵，故所戰必克，爲一時名將。嘗有詩云：

橫槊江山恰幾秋，三軍貔虎志吞牛，男兒未了功名債，羞聽人間説武侯。

韶寸

寸，清化人。陳裕宗時，爲防禦使，屯東平江，善撫軍士，軍中樂之。以弟驕黠，連坐落職，軍中語曰：「天不知冤，韶公失官。」將歸，又爲語曰：「韶公之歸，使我心悲！」朝廷聞之，復其官。又爲語曰：「天知其冤，韶公得官。」其得人心如此。

丁列

列，藍山人，黎太祖外甥。與兄禮從起義兵，後與黎察攻殺明柳昇於支稜關。太宗世，以占人蠢動，督諸軍往化州巡哨，尋奉命伐琴蠻。又從聖宗伐占城，破闍槃，擒其主茶全。

翼宗有詩云：

外則君臣内舅甥，同心攀附弟和兄；身經百戰匡王業，屢破明師矧狄兵。



鄭可

可，永禄金盃人。少有勇略，從黎太祖起義，前後凡數十百戰，大著勳伐。太宗朝，提師入占城，擒其主賁該。及受遺輔政，時仁宗方幼，可見朝堂有獵網，命撤去，曰：「無令上見之，啓他日之禽荒也。」聖宗朝，子十人皆貴顯。

聖宗詩云「十鄭弟兄聯貫顯」是也。

黎察

察，藍山人，有智勇。從黎太祖起兵，攻斬柳昇，生擒黄福，戰功居多。



黎隻

隻，東山人。明人之亂，隻糾集州里築城，依山自守，明人攻之不能得。及黎祖起兵，往從之，說太祖曰：「臣嘗歷乂安，頗知險易，宜據琴彭砦，後徐出東都，則國事可成矣。」後果然，古所謂「爲將不可不知地理」，信哉！

陳真

真，慈廉人，封鐵山伯。黎昭宗世，海陽賊陳嵩陷昇龍。真率舊勇士並鄉兵與嵩將相持。昭宗自西都進東京，真挺身拜謁，與官軍合圍大興門。嵩遁走，竄於諒原不敢出。真既平嵩，鎮守京師，權在掌握，莫登庸亦憚之。

鄭檢

檢，永福槊山人。少孤貧，牧牛鳳山，或盜人雞鴨以供母。及長，雄勇出衆，往依本朝肇祖阮淦，領兵討莫有功，黎莊宗封諒國公。繼事中宗，中宗無嗣，檢用程國公「秧田用舊穀」之語，迎立英宗。其子孫襲王爵，號曰「鄭王」。相傳八代，俗所謂「非帝非伯，權傾天下」者是也。

武文淵、武文密

淵，巴東人，鷙勇過人。黎昭宗世，莫氏篡弑，淵據宣光拒莫，自稱黎舊將。莊宗初立，甫有清化，勢尚微弱，文淵獨牽制上游，使莫氏不得並力。及卒，弟密繼領其衆。時方事討莫，密世守，宣光獨完，聚境内，商旅輳集，士庶蕃盛，稱爲樂土。以功封嘉國公。

翼宗詩云：

因亂攖城據上游，同胞同氣復同仇。



黃廷愛

愛，永禄人，勇敢有謀略，有學識。黎莊宗世，累從征伐有功。又擊莫於馬江及乂安，皆先登破賊。世宗世，莫敬讓大舉入寇，愛分三道進擊，大破莫兵，自是莫不敢復擾乂安，居民始得安業。愛精兵法，身經數百戰，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挾，人皆稱其賢云。

黎及第

及第仕黎英宗，爵端武侯。莫敬典大舉入寇，進馬江、藍江等處，攻安場壘外，煙火蔽天，日夜不息，官軍勢弱不支。及第乃用計，使軍士夜架外層壘，延袤十餘里，多用壁壘遮蔽，以泥土外塗，上放竹尖，一夜而假城成。敬典以爲真城，不敢近，引兵退回。帝以其能勇決，多計策，升太傅。

范篤

篤，永福土山人。黎莊宗世，莫敬典領舟師百餘艘，由神符進駐金山。篤將水軍據上流，自有執江至金盃江，先遣輕兵誘敵深入，伏兵大起，渡江截其後，大破之，敬典遠遁。英宗初，敬典又寇清化，而使范瑶寇乂安。篤載精兵於船中，張莫旌旗，入丹涯海門。賊兵不及設備，篤襲破之，瑶等遁去。篤多智慮，有文學，行軍嚴約束，一號令，所至，宣布威信，不妄殺，民夷懷服，世稱良將云。

文廷胤

胤，香山人。黎顯宗景興初，鎮山西。時盜賊蜂起，鄭楹往討銀茄賊未下，寧舍賊阮蘧乘虛直迫珥河、昇龍，人情恐懼。廷胤聞之，自山西將本軍晨夜兼行，士不及爨，但一隊二人抬大鐺，漬米其中，一人秉燭熱其下，且行且煮，熟即分食。入夜至昇龍，賊將渡河矣。胤命本軍按河津，而盡括城厢民，人人各荷汲水杖一，兩頭掛黑線香，爇之，夜於河津絡繹布列。賊在北望，見南岸火點零星，以爲援兵大集，遁去。

阮潘

潘，弘化人，以卒伍起身。景興中，安樂阮名芳煽亂，據山西上游，依獨尊、玉珮二山爲巢穴。鄭楹進攻，至都岐，賊悉衆拒守，射彈如雨。楹以劍付潘曰：「此市不下，即以軍法從事。」潘即解戰袍，衣絹衣，下馬地門，顧其手下曰：「今正我捐軀報國之秋，亦正爾報我眷養之日，諸有親老子幼，情不容斷者，聽各退出，餘各宜勉勵，共我決死生以報國，無虧負此鬚眉！」衆聞言，無一退者。進擊破之，遂擒名芳。師還，以功封潘派侯。三十年，黎維𥠖聚黨於鎮寧，據呈光峙，朝廷議攻討，率以難視之。尋以裴世達爲統領，以潘爲督領，調兵進討。達畏縮不敢進，潘以計激之，乃進兵。𥠖潰敗，自焚死。

翼宗詩云：

受刀解甲一身先，義激三軍共同前。玉珮深巢先失險，呈光向峙莫憑堅。

黎來〔一〕

時明兵進迫，王會諸將謂曰：「孰能效紀信故事，使我晦迹山林，以圖後舉？」諸將皆莫敢應。黎來獨慷慨奉命，自願易袍向敵，指揮諸將，分道挑戰。明將益兵圍之，來力竭被執。明人殺之，遂死節於鄭皐。

御批：「君亦漢君，臣亦漢臣，千古不朽。」又詩云：

至靈山下四山幽，自著黄袍誑楚猴。他日東都新社稷，肯教紀信獨安劉。

蓋深許之也。

【校勘記】

〔一〕此則原本無，據抄本補。



佚　名◇撰

古怪卜師傳

詹　丹◎校點





提要

[越] 陳氏金英 撰

《古怪卜師傳》，不題撰人及時代。今知見抄本一種，並見於他書附載一本。抄本今藏於越南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爲A. 1330。共12葉，頁面尺寸爲30×21公分。每半葉9行，行20字。書寫恭正。又，啟定二年(1917)所編的《南天珍異集》書末13葉並録此作品，今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爲A. 1517，可參見本叢書所刊《南天珍異集》。

經校讎，二本基本一致，僅字句枝節略有差。如：抄本第01a頁第一行中「嘉宗美皇帝」、「龍德皇帝」二處，《南天珍異集》附載本作「嘉宗皇帝」、「龍德帝」。抄本第1a頁第八行「欲求清靜地」一句之「欲」字，《南天珍異集》附載本作「謀」；抄本第2a頁第一行「向店婦買芙數口」一句，《南天珍異集》附載本略省了「向店婦」三字。又，抄本第5b頁第五行「詳言『心』字，左一點是文，右一點是武」一句，《南天珍異集》附載本在「心字」下增益了「左右兩點」四字，使下文「左一點是文，右一點是武」句意更爲顯豁。上述三例，當不屬抄寫脱漏，而是有意識的修正。此外，抄本中全部「時」字，《南天珍異集》附載本一律因避

諱改成「辰」字。「時」字避諱緣自阮朝嗣德帝（1847—1883年在位）名阮福時之故。據此，抄本出現在前，後來稍經修訂，到二十世紀初，復收録於《南天珍異集》。

本文爲越南後黎朝的一段野史。後黎朝又稱「黎皇鄭王」時期，皇權旁落，國家中樞全由鄭氏家族世襲掌控，有類日本幕府時期政事。本文雖以一個喃文稱作「柴逆」的卜師爲名，實並非卜師的傳記，而是借用卜師的折字占卜術來解釋黎懿宗永祐末年（1740）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群臣輔立鄭楹登王位，是爲明都王，後鄭楹迫黎懿宗遜位爲太上皇，繼又迎懿宗之孫，淳宗長子即帝位，是爲黎顯宗，年號景興。文中提及鄭楹寵臣阮貴慜（1693—1766）、杜世佳（1709—1766）、黄五福等，皆一時聞達。情節略云，杜世佳、黄五福、阮春鋠三人請卜師「古怪先生」占卜，偶而得知國運以及個人前程，乃爲太妃謀，賴阮貴慜之助以成事云云。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將該次帝王更替的尊扶之功歸諸杜世佳、黄五福、阮春鋠及阮貴慜四人，《大越史記續編》等史書與之有異，稱是阮貴慜之功，全不涉及杜、黄、阮三人。據載，鄭楹登位時杜、黄、阮尚未顯赫。除杜世佳、黄五福、阮春鋠三人登場外，本文故事所顯示的歷史細節，如由阮貴慜安排尊輔明王登位等情節，則與《大越史記續編》相符。攷之其他史料，如阮貴慜之婿，進士阮宗潘所撰河内慈廉縣大姥社阮族祠堂碑銘《第三世大王事跡》（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所藏拓片四面，編號No.670、672、673、674）一文載曰：「時威王偶得心病，改稱全王，委王弟攝政，遜處賞池宮，内監協黨擅權紛亂諸事，四方盜賊蜂起，中外動摇。公以國事爲己憂，與一二親勳大臣密定大策，奏請勅命，又密領王母太妃懿旨。庚申永佑六年正月戊寅，翊扶王弟恩國公爲元帥總國政明都王，尊全王爲太上王。旬日間規劃措置解舒鎮定，中外帖然」此段所敘史事，尤其是「與一二親勳大臣密定大策」云云，與本文亦頗相吻合。

那麼，前文所揭的矛盾該如何解釋呢？ 爲什麼在《古怪卜師傳》這一敘述中，此三人，特别是其中後來成爲鄭王親近寵臣的杜世佳和黄五福，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在正史中，直至鄭楹登王位之後才開始出現有關杜、黄的文字。 其中，黄五福的記載尤詳，正史録有其行藏出處與履歷功勛，以及鄭楹、鄭森二王的隆恩等。 至于杜世佳的情況，則除正史外，另有方志資料可助考證。 如《東鄂社誌》（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 2356）載云： 至1733年，杜被炳忠公推薦爲内府隨講；1738年爲茶鄰縣訓導；1740年鄭楹登位後進爲吏蕃勾稽，後陞督領麗郡公； 此後，他連蒙陞賞，掌握王府重職。 東鄂社現存碑文、譜記、社誌等資料均記載鄭王對其恩澤淪浹之深，稱他死後被封爲福神，於原籍東鄂社建立與城隍廟（越南稱之爲「社亭」）規模相當的祠堂以示紀念，歲時享祀皆比之本境城隍。 雖然上述資料失載杜世佳是否參與尊扶明王登位一事，但據履歷可以推知，鄭楹潛邸時，杜世佳作爲内府隨講，即已頗受信賴，而必有功於尊扶登位事件。 故而在鄭楹登王位後，杜世佳才會迅速登上政壇，人皆知其爲鄭王最親近的寵臣之一。

由此可知，本文作者可能是要特意强調杜世佳等人尊扶鄭王的功勛，並藉由天命論説，以解除公衆對鄭氏廢立天子的貶議。 甚至可能有更爲簡單的意圖，只是想通過占卜情節，架構一時俊傑之所以平步青雲的合法性而已。 越南十七、十八世紀，儒教成爲國家主流思潮，但佛教、道教信仰亦不斷滋長。 尤其有如修仙、占卜、風水、夢兆等許多摻雜着原始巫術與道教儀軌的活動在民間廣爲流傳，並受到一些士大夫有意或無意地鼓勵，即在上層文化中亦常有認同。 這一情形在文學作品中也顯有徵證，可以發現，十七世紀後多有作家常傾向於用風水、夢兆或占卜來説明歷史上人事的成敗榮衰。《古怪卜師

傳》也是這種思潮的例據之一。

本文以傳記形式，對歷史情節作出準確而生動的記載，這表明作者對當時的歷史走勢是相當明瞭的，同時也很熟悉各位歷史風雲人物的經歷——尤其是關於杜世佳的資料細節，其掌握程度要大於正史與方志，直似是杜氏親信乃至近人所爲。作者有類於一位歷史見證者，作品則彷彿是當代實録。文中記載黄五福景興三十五年（1774）陞爲平南上將軍，則作品的寫定年代至少應在此年之後。此時，杜世佳及阮貴憝早已棄世，而兩年後，1776年黄五福亦命終。文本附記杜世佳微時軼事，末云「没封福神」，亦與之相合。

但文中卜師關於景興帝（1740—1786年在位）的讖語有云：「『興』字有四十八年之象，但『興』字頭有類三『日』字，日色俱被侵蝕，中日稍高，旁日稍低，享禄止於三世。」「四十八年」及「享禄止於三世」之語，若以理性視之，恐無時人乃敢敘載，亦當爲黎景興帝三世之後的後設視野。景興帝之孫，爲黎末代皇帝愍宗昭統帝。1789年首都爲西山朝阮惠所破，昭統帝流亡中國，死於北京，黎朝遂就此結束。因此，本文很可能是黎朝結束後創作的作品，而又據前揭抄本不諱「時」字，可知其創作年代約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之間。

因能補闕拾遺，越南學界向將本文作爲史料解讀。1997年，臨江研究員將其譯作越南文，首次將它作爲文學作品加以介紹，收入《越南漢文小説總集》叢書（陳義主編，河內：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

因《南天珍異集》單行並列，本次整理徑據抄本複印迻録，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張興成復讀了校樣；朱旭強除復讀校樣外，又增删了本提要。

古怪卜師傳 俗云柴逆

黎朝嘉宗美皇帝永祐元年——帝乃龍德皇帝之弟，與鄭府通姻，以故得立——國內人心不服，盜賊四起。時鄭全王秉國政，得心疾。內侍名阮泡，幽之仙宮，使居窟室，事無大小，皆决於泡。天下將有改易之望。

時東鄂監生杜世佳，屢應會試，不第。家貧喜客，與內侍奉公黃五福、高姥阮春鋹爲布素交。以讖語有「兑方静一區」之句，欲求清凈地安插，遍尋月餘，未得其所。一日過安朗，內同店旅間，有卜師號「古怪先生」，在此買卜。三人同入伊店避暑，盤纏告罄，欲行避暑，不敢前，坐久又恐令人厭，因共向卜師閑話。世佳謂卜師曰：「我是貧監生，這二人亦貧內侍。一團落魄，放浪西遊。目今國勢人心〔一〕，如此杌陧，欲尋一區静地，久而未獲。但行囊告罄，先生試爲賒一卜，他日如意，自當厚贈，未審先生意下如何？」卜師聞言大笑曰：「仆亦士人，秋試不第，以卜爲業，不能瞽其兩目，致世人以常卜相視。先生既是道中人，兩侍亦是貴客，今肯屈意相問，我當以實相告。有誠有神，何拘厚薄？」世佳因取囊中數

文錢，向店婦買芙數口，三人密禱心中事。禱訖，卜師謂曰：「仆於卜藝，亦得涉獵，惟析字藝最精〔二〕，今諸公可各寫一字，許我一看。」世佳暗想：「此必因我曹薄禮，故以這小藝相推，但試看他術如何。」遂手筆欲寫「乾坤一袖」四字。世佳寫「乾」字始完，再操筆欲寫「坤」字，黄五福即前握其筆曰：「先生有命，人各寫一字，敢不如命？」遂手筆「元」字，再授筆與阮春鋠。春鋠再寫「亨」字。寫訖，春鋠整衣，手捧字紙，加額跪向卜師前，致辭曰：「卑等拜上先生，承命各寫一字，敬當獻上。」卜師起而受，撫掌大笑曰：「我國有人矣，國家無事，天下太平，監生爲近臣，二侍内爲大將，我當爲三貴客師，勿他往。我當爲公輩出京，使公輩做功業。」三人聞言錯愕，杜世佳因致辭曰〔三〕：「卑等聞先生言，如夢初覺，欲明爲指示，得望前程。」卜師曰：「『乾』爲天、爲君、爲父，『元』、『亨』爲乾德〔四〕，三字相連，有斡旋造化之意〔五〕。監生寫『乾』字，故以近臣許之；二貴侍寫『元』、『亨』字，故以二大將許之。易貴變通，豈屑許尋常字畫？我言不謬，公等自當見之。公等既以此三字獻於我前，是成諸公者我也。」言訖，取算子置囊中，授囊與世佳肩負。謂曰：「三弟子遊，與師同行。」諸人未信，勉强相隨，至東鄂，宿於世佳書舍。次早出昇龍城，至端門。天暑甚，卜師與三人避暑於五門内，卜師熟睡忽覺，謂三人曰：「我輩急上敬天殿，看雷震。」時衆人亦多避暑，聞言甚怪之，争跟卜師前往。既出五門外，紅日當中，炎暑如炙，人皆掩口而笑。先生顧謂三人曰：「快行，遲則不及矣。」遂躡級登敬天殿，立定，見黑雲一道，當殿頭霹靂一聲，震破殿角。震畢，炎暑如故，旁觀者無不吐舌。事聞殿中，永祐皇帝急宣卜師入見，三人從。皇帝問曰：「當暑而震，先生何以先知？」卜師曰：「偶然夢見耳。」帝意其得道高人，不肯宣泄，因叩其卜術，卜師以析字對。帝因寫「意」字。卜師詳看，叩頭對曰：「陛下赦臣罪，臣乃敢言。」帝曰：「君子問

災不問福，第言無隱。」卜師對曰：「據臣愚見，帝不垂衣，竜無掉尾〔六〕，陛下恐有退休之象。止爲立頭不正耳。」帝復問曰：「國家有事乎？」對曰：「國家有磐石之安。」帝復問曰：「朕有事乎？」對曰：「陛下有南山之壽。」帝曰：「然則何爲退休？」對曰：「此字甚尊嚴，甚端正，甚安穩。上畫長而直，下畫構而圓，又有三點爲之輔弼。國勢聖躬，萬無他慮。但此後退休，從心所欲耳。」帝聞言大悅，賜之茶食，厚贈而去。三人初見雷震之應，後見「意」字之占，不覺心服。自後卜師名震京師，占訊如市，無一不驗。三人隨侍，不離左右。

時有王舅炳忠公乃全王母弟，親典禁兵。世佳與五福、春鋹並常爲家客，因説忠公曰：「我有卜師，郭璞、京房之比。王舅欲問國家休戚，當試一占」。忠公曰：「我今處危疑之地，若與卜師説禍福，逆黨生疑，勢必不久。今有王弟第四位，器品不凡，我將行大事，宜命他一筆，使占者審决如何？」遂以意授王弟。王弟欣然，持筆寫「勝」字。世佳領這字，歸問卜師。卜師纔見此字，拈於壁上，整衣四拜，謂世佳曰：「朕有此，真英主也。力在朕下，此是九二大人，未是九五之象，欲求九五，當一番尋。」世佳聞言大驚，遂具以王弟手筆告。卜師笑曰：「此真元帥無疑矣。爾等當爲之輔。」世佳具以告忠公。忠公亦爲嘆服，復謂世佳曰：「今有龍德第一皇子拘監在此，卿當求皇子一筆，試看可當九五大人否？」世佳領命，就皇子縻所，語以故，因取字彙書，求某字端正莊重者，得「景」字，使皇子寫了。世佳復取這字歸問卜師。卜師拈之屋上，叩頭五拜，連呼萬歲萬歲。世佳大驚，曰：「先生何以知之？」卜師曰：「日照京師，非九五而何？但日短而京長，日小而京大，雖享悠久，而要權不免下移矣。」世佳嘆服頓首。復以言達於忠公，忠公相與嘆訝。

時全王在仙宮歲餘，其母太妃不與相見。一日，太妃乘輦，徑至仙宮門外，內侍逆泡於門側曰：

「宮車且回，王當熟睡。」太妃不肯，直至寢所，見重帷疊帳中，有鼾睡聲。太妃穩坐以待，良久不見動静，逆泡亦侍左右。後因泡外出，太妃潛披帷，見有人卧錦被中，太妃細稟，其人不答。太妃揭被尾摸其足，見足毛鬖然。太妃急縮手，出外登車而回，語忠公以故，遂與世佳、五福等，密定廢立之議。世佳謂忠公曰：「微從卜師，看皇上寫『意』字時，詳言心字，左一點是文，右一點是武，但下筆必先反手而後能點，欲行大事，預當求背暗向明之人。今歷觀朝臣，惟天姥阮貴懲，世受國恩，乃今王上與王弟及逆泡之師，最爲泡所親信。宜奉太妃懿旨，密召此員，諭以國恩大義，彼能背暗向明，吾事濟矣。」忠公許諾。遂以宮命召貴懲。貴懲乘夜而往，抵忠公家。太妃幸其第，貴懲拜見，太妃諭意，貴懲涕泣，慨然對曰：「此事非懲不可，但謀不密，則事不成。今既面受太妃懿旨，請即手筆頒許，臣當相機而行，不拘旬月，來日行事，暮當馳報。若音信往來，萬一宣泄，闔門無遺矣。」太妃許之，親寫懿旨，授貴懲。貴懲拜領，夤夜而回。忠公因謂世佳等曰：「卜師真神人也，吾事其濟乎。」五福私謂世佳曰：「從來卜師所占，亦嘗屢中。但『乾』、『元』、『亨』字，與『勝』、『景』字，俱屬將來，又所謂近臣，所謂大將，所謂帝，所謂王，恐以類靈相相從，未敢深信。令當將眼前事，就師一占，以驗靈否。」時旁有婦人，既寡而孕，其人頗識字，三人遂令伊婦人寫一「也」字，因取以問卜師。卜師見字大笑曰：「奇哉！婦人不夫而孕。人皆謂與人相通，不知果遺腹子，追坐蓐時，使老婆見這小兒，貌極類父，摟抱思愛，人疑自釋。他父只有此一子，田地便歸此兒。但諸公意下將這字來問我者，非爲他問也，只爲從前占卜，多是將來事，故問此以驗我之靈否，諸公且爲保養，那婦人以爲靈驗，我携囊歸山，公輩當在京師。來春事必濟矣。」言訖，携囊徑歸，三人拜謝。

貴懲自歸第後，日夜謀慮。逆泡自以己爲宦竪，不當爲天下王，欲以位禪其兄湜，問計於貴懲。貴

愨曰：「今天下大權皆在公手，爲此不難，但優兵皆清乂人，恐不爲公用，當擇四鎮一兵，付兵數與清乂等，有事徵發，一以當一，何患不成。」泡然之，命揀一兵如優兵數。貴愨復謂泡曰：「四鎮兵難常集，惟近畿四府，勢易徵求，只惟輦轂之下，點民爲兵，恐資爲敵。宜傳下四府，並依朔郡公所點兵額，預先揀取，仍命伊社社長權爲管官〔七〕，農隙講習，以俟保術。且便臨時徵發，又傳下諸管兵官，每員各自募四鎮兵丁爲義兵，各百名，給以公糧，以爲有事之用。」泡悉如其計。

貴愨夙夜焦思，得痢病，數月不愈。有一日者，爲人占斗數，生死如響。貴愨命延之入，授以年月日時，問日者曰：「生乎？」日者答曰：「生。」貴愨曰：「如生，當在何日時？當用何方術？」日者怫然曰：「我亦知公問意，止在公心中有大事，不肯明以示人。我亦非尋常人，豈可泄造化之機？來春正月，天將以天下大事寄公，公安得死？」因命筆題於數局内曰：「斡旋造化，柱石乾坤。」這八字，現留天姥家譜。寫訖，拂衣而去。貴愨恐心事泄，亦不敢當。

歲暮，全王疾寖劇，逆泡嘗問貴愨以禪讓之事，貴愨曰：「某夜觀乾象，當應在來春，請待來春未爲遲也。」庚申正月，貴愨方在逆泡家，急報太原公文飛遞，愨開簡一看，見邊報有北兵來侵，占太原地西，兵馬甚衆。貴愨謂逆泡曰：「吾國危矣。」泡急問，曰：「我南國當危疑之會，輒有北兵，便爲彼所吞并，今國勢如此，他乘間而入，敗陳擒胡之事，將復見於今日。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可惜可惜！」言訖，自投於床，慨息數回。忽翻然起床，大笑曰：「此天所以成我也！」逆泡又前問，貴愨曰：「昔遼漢連兵，宋祖自將至陳橋，自立而還。今有北兵來，將軍宜悉將京兵而往，以京北營爲陳橋驛，大兵握手，誰敢不從？公爲大人，我當爲賢師傅矣！」泡聞言大喜，因問曰：「今何人當行，何人當守？」貴愨曰：「今

宜掃京師兵而往，不許一人留。仙宮一伯兄守之足矣。忠公庸惰，不足爲慮。將軍宜急先往，早晚成功。但兵既渡河，不許一人北渡，庶無返顧之憂。」泡酌酒謂貴懲曰：「富貴當與同之。但京師天下根本，欲得一人留守。」貴懲曰：「請將軍自擇。」泡曰：「與我同事，莫如先生，欲爲我一留何如？」貴懲曰：「既蒙不棄，願以便宜行事。公即貴，當許我掌六部尚書。」泡命擇日，司天監至，貴懲密語之曰：「來日吉。」司天監如其言，遂命次早出師。命貴懲掌府事，生殺予奪，並許便宜。貴懲以身餞逆泡渡河。既濟，下令不得横渡，非有將軍令及掌府印，不得往來。貴懲以羽檄徵近畿諸丁壯，齊集昇龍城，分據諸要巷，非有掌府印，敢横過者斬。

是暮，奉太妃幸忠公家，有百官會議。貴懲曰：「今王上抱恙，不堪國務，奉太妃懿旨，擁立第四子鄭楹嗣登王位，庭議何如？」佛迹尚書阮暐先抗言曰：「王上在御，人臣安敢輕議廢立？」貴懲厲聲曰：「此逆泡黨也。」立命劍士送獄(八)。次問金縷參從阮公寀，公見佛迹尚書先被逮，乃言曰：「故事，凡國家大事，惟親勳大臣決定，參從與百官等耳，不得預聞。」貴懲曰：「參從公既爲推諉，我父累世國師文子，當爲親勳，議行大事。」遂命忠公將義兵三百人，頒掌府印迹，前往圍住仙宮，不許一人出入。參從阮公寀擇捧筆硯，黄五福捧金劍，扶第四王子升輿。人定，率親軍三百人，直入王府。黎明，命阮春鋹擊澤閣鼓。故事，澤閣有飛樓九層，第一層懸一大鼓，有新王嗣立，方許梯擊受命。擊鼓者每登一層，輒自撤其梯。擂鼓三通，事定，待人復梯而下。貴懲翊王子上龍牀，已坐其後，命春鋹擂鼓數聲。府外大閙，飛傳逆混出兵鏖戰。時王子始登牀，百官陪列，公寀拜未及起，聞信，蒲伏不能起。貴懲傳閉府門，宣呼忠公破入仙宮，捧王上出，此外不拘少長男女，皆斬。守府官緊閉宮門，容一人一騎出入皆斬。百官行禮如後。時

王子聞變，倉卒欲走，貴憼以手摟抱王肩，拔劍謂王子曰：「坐此享天祿，去此便死。」王子勉强爲留。賀禮畢，忠公已破入仙宮，使人以槊梟逆湜頭，懸示府門外，百官拜賀，京師肅然。事定，貴憼下牀拜賀。王顧謂公寀曰：「可授國師郡公尚書。」公寀遍傳，貴憼拜謝，遂奉太妃回府，尊全王爲太上皇，退居仙宮。王謂貴憼曰：「今大事既定，逆泡猶在江北，爲患不細。」貴憼曰：「逆泡不日遁去，不然爲俘虜耳。六軍早暮來朝，勿勞聖慮。」次日，逆泡聞信，棄軍而遁。清、乂二軍，並就珥河津次，乞回朝。中外大悅，超授世佳行府事，阮春鋹以擊鼓功典禁兵，黄五福亦不次擢升。三人復與忠公議曰：「『勝』字驗矣，『景』字如何？但此事非稟知天姥不可。」因共以事語貴憼。貴憼因延忠公入内室，謂曰：「宜取香粳米一箕，巨銅鍋三口，煮粥於内室，升所縻皇子之室，灑粥於瓦，爲龍形，及早，忠公詣府伏罪，我當將計就計。」忠公如其言，用粥遍滴屋瓦，入府解冠謝罪。王急召貴憼，語以故。貴憼曰：「此是君王之象。忠公人臣，不宜有此，請王上親幸其第，以察真僞。」王即命駕臨幸，至殿邊，見龍狀宛然，命内臣升屋，取粘涎〔九〕，嗅之，皆香。貴憼搔頭謂曰：「蛇涎腥，龍涎香，恐忠公有非常之事，罪當斬。」忠公叩頭拜謝，命設榻候駕，悉屏左右，惟龍德皇子在梏，侍者亦不敢屏去。王登榻，顧見左邊梏者，問貴憼曰：「誰也？」貴憼即前拜，曰：「國舅無罪，此乃皇太子之象，其龍涎正當皇太子縻所，此即龍象也。」明王至性恭敬，即前拜於梏所，立命脱梏，別設坐榻。遂與忠公、貴憼奉表殿上，言：「皇上以次支承統，今皇子年德俱長，陛下宜優游乾壽，付托萬幾，以慰臣民之望。」皇帝聞表，回思「意」字之兆，遂是其奏，禪位於皇太子，遂退居於乾壽宮。廷議改元，新皇命先取「景」字，後加「興」字。卜師聞之，私占曰：「『興』字有四十八年之象，但『興』字頭有類三日字，日色俱被侵蝕，中日稍高，旁日稍低，享祿止於三世。」自皇子即

真，乾綱復振，明王内修政事，外攘寇盗。世佳官至署府事鍊郡公，爲左右近臣，親幸無比。黄五福爲平南上將軍，阮春鋠爲平寧上將軍，悉如前卜。

按：「古怪」一村師耳，因「乾」、「元」、「亨」三字，知國勢之尊安，驗三人之榮寵，與「勝」、「景」二字，物色帝王，其奇迹類如此，豈不異哉！

附紀

杜公爲監生時，欲求見忠公。前一夕，忠公夢有一人告：「翌日大王來。」是日，忠公整衣排席以待。晡時，杜公入見，階下施禮，忠公倒履迎之，延上坐，謂曰：「兄乃大王也，不敢褻瀆。」杜公愕然不解。所謂忠公因進充王府侍講，後驟貴，没封福神。

【校勘記】

〔一〕「目今國勢人心」，原作「目今國人勢心」，一處乙文，今糾正。

〔二〕「惟析字藝最精」，「析」原作「折」，據文意改。

〔三〕「杜世佳因致辭曰」，「佳」字據文意補。

〔四〕「元亨爲乾德」，「亨」原作「享」，據文意改。

〔五〕「有斡旋造化之意」，「斡」原訛作「幹」，據文意改，下同。

〔六〕「竜無掉尾」，「竜」乃「龍」之異體，其上半與「意」字近，故云。
〔七〕「仍命伊社社長權爲管官」，「長」原作「看」，據文意改。
〔八〕「命劍士送獄」，「獄」原訛作「嶽」，據文意改。
〔九〕「取粘涎」，「粘」原作「枯」，據文意改。





潘玉簪◇撰

武亭月圓記事

詹　丹◎校點



提要

［越］陳氏金英　［中］朱旭強　撰

《武亭月圓記事》，范玉簪撰。今知見抄本一種，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VHv. 367，共49葉，頁面尺寸27×16 cm。

這是一篇反映越南近現代時期的自傳體小説，未署撰人及時代，據本文中自敘得知，作者是太平省武陵社人范玉簪。其父爲成泰三年（1891）舉人，考中鄉試兩年後結婚，又兩年後生下作者。查閱《國朝鄉科録》中，成泰三年參加南河試場考中名單内，太平省建昌縣武陵社考中的范姓的只有范春和一人。可知《武亭月圓記事》的撰者即是舉人范春和之子，生年爲1893年。亦據文中表述，由于他在四月望日之夜出生，祖母爲之取名「月圓」。可以推斷，本書題名除「月圓」爲作者名外，「武亭」可能是他在籍貫基礎上的別號。

《武亭月圓記事》是敘述范玉簪一生四十五歲之前的自傳。科甲世家在時局巨變之下宦業無望，前程黯淡。幼時主人公親見父親仕途失敗，爲人譖誣，陷身牢獄。作者後接受新學教育，學通國語，但限

於「國語稍通，法文未曉」而落第。爲生計所迫，他只好出任里長微職，但又陷身法庭爭訟。後因煩憂，竟染賭博尋歡之弊，在生活的漩渦中無以自拔，最終家財罄竭，晚年回首往事，感嘆：「萍蓬身世歷閲時間，回憶前途終成幻夢。」

本書敘述的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個人史，即從作者父親考中辛卯科（1891）鄉試舉人到1936年結束。這一階段對越南的國家命運亦意義重大，法國殖民政府剛剛穩定其地位，並開始在越南全國上設立殖民半封建的統治制度。尤其是在這一階段，法國人主張以法語及拉丁字母化的所謂「國語」來逐漸代替從前在國家行政機構各種活動中所使用的漢字，迫使阮朝不得不減少以及完全取消傳統的人才選拔制度，即以西學來代替儒家科舉。這對於像范玉簪等浸淫儒學的越南士人造成很大的影響，大都難以適應。《武亭月圓記事》中的故事結束於1936年。這亦可視爲作品的撰作時間。此時在越南北部，漢字文學已被邊緣化，國語文章完全占據了優勢。文壇上已出現優秀的國語文學作品。可本文卻依舊使用漢文來書寫，可見作者的立場。

本次整理，因無他本可校，徑以抄本逐録。在整理過程中，張興成、朱旭強先後審讀了校樣。

奉我始祖肇基，桃源拓迹，傳十一世，至我先考。我考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白屋居資，清貧素履，英年失怙，祖母劬勞養育，克抵於成。

於皇朝成泰三年辛卯科試中舉人，爲我邑開科之始。當此科途崇尚，世共歡迎。桃厲初春，梅爭題榜，先考榮歸之日，亦先妣于歸之時也。至癸巳四月十五日而某以生。太慈喜慰，以日命名，某今號曰月圓，亦此意也。某生而穎悟，五歲受書，每讀何書，拊卷畢記。

一日，先考命往程浦社拜謁祖師，館南定省行善社，教授鄧先生字玉瓚。先生每問，輒應不遺，所學何書，坐端暗讀。先生奇之，遂爲算子平斗數，算了許回，又付《陰騭》一經，命回熟讀。後謂先考曰：「公之子簪，頗有聰明性質，但嫌命少福星，前途乖舛。幸有慈親陰騭，可少維持，否則命躬亦難測矣。」某聞祖師算定，恐不其然，且默記之，以觀來者。自此加心勉學。

未及週年，被鄉人誣陷先考於縲絏之中，時當丁酉年十一月日也(一)。某年方冲幼，莫爲劻勤。學問之功，從兹解怠。

至戊戌年，某方六歲，太侍則皤皤白髮，慈母則幼弟字玉笋。初盆，家嚴煢煢在疚，罹此愁埸，奔走其間，全憑故友。上有本府太守范相公字文樹，白芩社人，後領總督，充北圻顧問大臣。爲之奥援，下有宋文舉人潘先生後就受業，爲我之業師也。左輔九品武岳翁、洞中戚屬九品阮公美、盛珧秀才段公高第後升翰林判事幹環來往(二)，叶力爲謀。某時尚在髫年，念同天性。每與先嚴門弟左輔社武仁兄字電歷往河内統使座陳叫，蒙得咨回覆究。第以本省公使官字羅扣，法國人。偏聽錢海縣尹阮聘之妻，伊乃本社秀才陶繼室阮氏歌女侄。出入讒言，織成陷計，以故河内咨回，置之不問。武電頻來苦叫，伊竟忤旨鞭之。時有使官夫人見

某來前殷勤，輒訪謂彼：「寧馨兒思而父乎？」則我又沉沉下淚，彼更慰之曰：「來斯與我，我爲請之，泣何爲者？」某聞言立侍逾時，見使公，謂曰：「而父姑待來旬，我方放出。」某與武電返回，隔日又來苦叫。見使公與夫人笑議良久，遂命赦之。

先考自此回家，灰心鄉政，日課兒書。逮及新年，某方七歲，稍識詞章，公遂携往設帳於錢海縣衙新補縣官字公合，有二子名芝、名蘭，受業。縣官多禮重焉。孰意仇人潛行投毒，以洩餘仇。嗟乎！造物何心，命途多舛，風塵半世，荆棘一天。家父何辜，罹此荼毒，癡兒何辜，遭此蹇蹷。祖師前程算定意或然歟，幸而天啓，相我吉人。忽有南定下苗社故主人阮公字儀爲延横衙良醫武公字徵公乃前秀才公之子醫院，大學士按察公之侄也。三年調治，孽毒方除。藥物頗多，家財傾用。而某之聰明性質虛渡韶光矣。

及至辛丑年春，某方九歲。適本府太守會元進士陳大人美，字有恪〔三〕。韜回府莅，延我先考，往訓家兒，叔維、夢松皆門弟也，夢松後中亞元，歷升按察。叔維後從西學，亦升知縣，近來歷事內官，不知信息。某亦同往肄習焉。

纔及週年，府官改任太寧，先考亦與偕行。某年十歲，學步方開，太守器之。謂我先考曰：「世事幾乎變改，科途日就更張，公宜許子簪與某子叔維同往西學，早早趣時，否則撑船莫及矣。」先嚴逡巡未定，意頗難之。

忽於四月下旬，家嚴晨起，謂諸門弟曰〔四〕：「我於本夜夢見月食，不知休咎如何？」夢松對曰：「月，臣象也，母象也。先生慈侍在堂，今夢月食，慈侍欠寧。」先嚴聽說默然。隔日，見家人課生鄧節來前報謂：「太慈玉體稍倦，公可早回。」至六月初十日，子刻。太侍辭塵。間更宥於世俗，傾産行囊。及葬

事既完，則太守已升扶輦按察矣。自此苦塊居憂，課兒爲事。蒙補輔翼訓導，亦不能行。及三年喪畢，公又配次室阮氏，命我先妣別構新基，交來故宅，從此家事紛芒，更無休了。而某則新學未果，舊業亦休。嗟乎！歲月如流，光陰似箭，年日以長，舉目以窮，日夜區圖爲生計。

至丁未，某年十五，許以成婚，學務至茲幾成灰冷。先考每爲憂之，命從西學，及到學場，間多慚愧。每自料曰：「我今接迹前程，盛踐正殷於王勃。何事勞心僞學，遷喬貽笑於陳相。」遂不肯往。先考鞭之輒避，口占句云：

「古來惟有一孔子，人世原無雙朱熹。駃舌人焉尤駃舌，殊離我又甚殊離。」

我先考聞之曰：「彼詞氣如此，强之無益。」來春，乃延業師宋文潘先生就授業焉。先生乃本府武仙縣宋文社人，美字「景嵩」。舊文俊，與先考同科同學。先生設帳一年，見我家情窘乏，來年辭卻。時某已十七歲矣，先考命許別居。

及十九歲，試法改良，遂往本省規式場學習。伊年，中新學課生。二十歲鄉試不中，原在本省學習。二十三歲學業大開，規式教官阮、范二先生每見愛焉。一班教官阮公字伯捷，後升本省總部；二班官教授候補范公，字廣涵，後致仕。至本年考校期，某國語稍通，法文未曉，時有契友秀才吴玉璠謂某曰：「兄於斯期，若得法字數分，取中必矣。兄宜情願法試，某爲栽成。」及就試場，法女教師演讀，某聞不曉一句，將曳白而出。玉璠爲寫之，某曰：「字樣若何？」璠曰：「國文法字分衡別處，共點遞呈，字樣可無憂矣。」乃爲寫之。及至登榜，取中陸百餘人，某名在四十二。此間督學官陳大人字陳讚評。往護安抵江堤，及回覆察，有疵者摘之，間被摘者三十餘卷，添取三十餘人。時某見登榜有名，即日返回。五六月間，專勤苦學，而

不知已被摘矣。及至納卷，學政不收。學衙方爲查之，復辭曰：「公之考卷，字樣不符，已摘之矣，納卷何爲？」某乃實陳其事。伊曰：「公卷國語、漢文已及中項焉，用法字以致有疵。」是日得信，踽踽回程，拊心獨嘆。自料歷年苦學，僅此一科，事勢如斯，前程休矣。自此歸談實業，從事田園。

丙寅年四月生下子楓，先考偶攖脚疾，卧病連年，家資漸漸消耗，幾難度日。某自貧書燈之債，莫紹箕裘。晨夕之供，麥慚蒿蔚，蹉跎歲月，歷此數年，玉笋則遠從醫學，衆弟尚在幼冲。族黨親朋，一時冷眼。俯思情態，幹了良難，倘不苟入世途，難保家風凌替。適當里長范有用。命没，某乃潛往投單。及至飭下，先妣泣謂考曰：「與公劬勞幾載，冀子成材，令子簪投爲里長，吾心失望矣。」先考又以祖師昔日算定之語慰解之。及飭某與社内二人同行公舉，此間社内壹項丁有二百四十餘票，畢爲投之。先考命我族投他以充公理。是日勝票，乃延社内及本衙回舉諸人入家款接，某遂題一句云：「儒常珍易禮詩書，學優則仕。世所謂英雄豪傑通變從權。」先考見之默然。此日公謂題吏裴公維楨曰：「我病情篤矣，子簪之命，公實主之。」裴公許諾，辭謝而歸。從此先考卧病沉沉，至來年三月二十五日謝世。間行控送，至十一月日敬行鄉例，延款親朋兄弟七人，同功料理，合費銀九百元。

某自是英年執政，自恃獨才。社内主權，一言折中。上流社會多不平情，織訟紛紛，了無休日。更逢太守武公諱珣，字晉臣，後升巡撫致仕。新回府莅，徵求無厭，財政貪殘，某輒拒之不受。

逮壬戌年冬，武官升銓，新官黎公字延陸，與家父同科。回任。宋文業師赴家謂曰：「利者，在所必爭，你宜早早棄了鄉政，方可無虞。」於是與某同往拜謁府官，歡談移日。乃指某謂曰：「武陵里長范玉簪，本是吾儕子弟，令行鄉職，不免愛憎。且伊社民若難於保守，忝見伊總副總懸缺，

乞爲陶成。」府官許諾，於是回家。時當臘月，歲序已週，來月新年，恐難料理，乃急籌辨得銀四百元零，直待來春，充爲副總。不意世途乖忤，事不如心，新年三日，黎公改任常信，而武公又復建昌。總職由斯又從中止。

纔至二月，銀數尚在，忽有程浦新九品丁文彬與本社隊長黎昱遊桐琛會返回，入家話事，遂以本社舊里長陶德夔所雇之土宅留之。某不覺心中暗喜，自謂副總縱不能行，得此家居，於心足矣。距意吉處藏凶，福中隱禍，塞翁得馬，復自傷心。自既買土宅之後，六七月間施行不遂，至八月下旬，九品之親父正總丁文熿召某謂曰：「今吾子彬業已留來土宅，自此至茲，所行未遂，公宜少忍，狀待我交家婿舉人黎公本社舉人黎惟清。來認，則陶德夔必不敢争。認後事清，交來未晚。」某聞言頗礙，第有姻家黎昱善爲栽成，某乃忻然就計。及舉人率將族黨就認，里夔果見交來。及二日後，某與親弟玉笋抵處，辭與舉人還其勞費。即見報謂：「我從岳父交來，你據九彬是問，我豈爲他人與事者乎？」某聞言顧謂玉笋曰：「舉人員奪我家財矣。」玉笋乃立即返回，呼來家幹至百餘人，來前曳打，截下家居。兩造俱傷，羅前倒卧。舉人脫了回家，破壞家居，立謀反告，而某不之知也。逾時又見九品之母來前分解曰：「里夔今已受理矣，而吾婿舉人乃爾貪心，糊行若是，甚爲無理。公可收來家幹，我亦報吾婿家人返回，不宜同類相争，致生慝事。」某以爲實告，遂不先呈，即報家人居守。於本晚又見里夔來前辭謝，乞穿同堂中前日所藏寶物二所，某亦許之，不取編認紙字。不意明晨忽見本衙回勘，方知去日陰謀，爲他所賺。及勘了陶夔家屋圖物，又引勘舉人家居，同時兩案合行，百口難辭其咎。及河官勘了回衙，札拿向堂質究。某炤契文未閱，自知欠理，頗又幸之。於是乃就九彬家携往太平館所，迫之曰：「我與公同謀此事，今尊公

又若此生情，公料何計保全？否則與公忘命矣。」彬曰：「今公算料如何，我意亦應如是。」曰：「今煩公爲我改寫契文，留與某弟玉笋，遞將著簿，此計方可保全。」彬曰：「今原契未閲，新契又不勝寫〔五〕，均皆外限，呈閲銀數至二百元，公料及否？」寧曰：「可。」乃改寫之，及遞閲，則本省從事共知其事，乃索外費銀三十元，方認呈閲。此日著簿事清，方遞回呈。府官指面謂曰：「余自來茲任治，見得善遁里長，望則柔而姦，汝則剛而譎，然汝今奮翼飛天，亦難脱了。」乃命羈之一夜。平明，某遣隸人就請題吏裴公來前話事，裴公乃入乞與府官，遂許向堂陳叙。府官索銀二千元，某自料彼嗣來惡己，今又乘我失機，見我財産如斯，而原告又是强豪手段，倘不賺他重賄，必致生心。某乃徐徐答曰：「民之名命價值二千，民之財産亦值二千，大官若許保全及兄弟七人均無於咎，二千之費莫敢辭難。」官乃忻然許諾，遂命放之。及回家規料經旬，得銀三百元，遞往，適遇府官又新抵河城聽事，七日始回。遂將三百之銀一向賭場傾盡。回思家計，無可奈何，自此淹留，至於十月，平新兄次承我之危，乃厚禮本官争收搜税，陰謀與正總范瑄單呈某家貧多債，以便駁卻，不許行收。及飭交來牌紙，某乃立即盡買田財，及暫領各款，得銀壹千五百元，欲將寄納争收。府官聞之，乃召某謂曰：「你社所行搜税利得幾何？卻乃争衡若此，今伊兄次許我二百元只求駁卻，以雪前仇。兄宜暫忍那時，則凡叫控諸單，我亦尋方稟免。若又固意争收，則彼衆怨交叢，後來勿悔。」某聞言乃止，遂將還，暫領諸銀存千。歴往河内太河南定歌唱賞遊，乃訂與歌兒氏輩成親。當此之時，官事交親弟玉笋承行，子楓付阮福教師訓誨。

三四月間，歌館爲隣，家情似客，至來年二月初一日，忽見府官與錢海官垂佩璜及案座録事就歌家。某見之避面，乃報歌女卻之。府官乃往歌别館。委人探之，見某在此。至初五，有官家書記名迴，借某

銀十五元，乃潛來追問，府官見之捉來殘罵，且道及太平歌事，遂命拘之俟解。某自料流連歌唱，獲罪良多，費了錢財，問心獨苦，百年身世，揣分已甘。一旦羈縻，罪誠應得。忽於本晚又見裴公來訪，某對曰：「辱子於今，誠難説了。公如憐我，分解隨宜，乃若此身，無須問也。」裴公聽説，默然相盼而去。頃間，見手持一札，叙抵武陵捉原單，舉人黎公與陶夔限行上策，來早回程，心甚憂之，終夜沉沉，坐以待旦。及至明晨，已見差衙回報，呈叙謂原呈避面，於是府官暗想銓期已近，而兩造隱情，似乎無謂。裴公見此，又就告之，某因此立又求憐，官乃許某來前問故。某泣曰：「於去年承傳二千之款，回家商擬，欲得一千，迎來陳謝，此間現已得銀陸百遞往，適貴官尚在河城。民當此運去心迷，禍來神暗，被人携入賭場，沽注殆盡。回想歸家則無辭可答，入官則空手難言，際此漫漫癡情，只有逃爲上策。今日大官捉獲，伏乞垂憐。」官聞言良久，問曰：「然則爲今之計，算料若何？」對曰：「民乞回家辭與親母及諸弟，充辦去年所許一千之數，若道及陸百前銀，乞量容辭後已納本官欠肆百元，今宜急料，幸而得此四百之銀，乞來奉納。倘以實告，則諸弟含情，雖索取一銀，終無所得。」官聞言勉强，含恨移時，然罔以其方，勢無可奈，乃嘆裴公付回規料。及三日，得銀叁百元，來謝，及再次，又只得銀陸十元。某乃遞就録事鄧德諸公家，叙謂轄今窮窘，莫可奈何，師弟之情，時來相告。録事公曰：「計出如何？」對曰：「煩公委人來請裴公，致此會同贊助，救僕一番。」録事立蝦巢局來請裴公勝賞。某乃出銀陸十元辭曰：「某已入官三百元了，存欠乞還，第今只有銀六十元，而本官已近升銓，竊想林下進薪，亦爲無益，乞二公收認這銀，爲某哀訴量何，庶得周完是荷。」二公聞言笑曰：「汝以剛譎得名，信其然矣。我等姑且試之。」某乃辭歸館所，二公乃往爲陳情，且盡訴某家窮窘事狀，府官頗亦憐之。

顧謂裴公曰：「我今銓期在邇，爲公留一點情，公將本案會録事，公草論若何，莫煩挂慮也可。」二公得旨，任表理由，盡力彌縫，即行稟遞。某於此日，衆事叢交，深仇在側，武官濫玆升任，裴老繼亦回休。族黨離心，鄉關解志。財源既罄，債款頗多。憐我之人，亦尋落落，悲歡聚散三杯酒，南北東西駟馬蹄，日夜嗷遊，愈生放肆，唱歌是事，羅綺爲隣，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矣。乃將先考所許家屋土宅留與親弟玉萁，更立新基於外土園居焉。

自是以往，田財既罄，杼柚其空。俯仰之需，全憑雙手。所幸者，案文稟後，黎舉人貪財之志，餘恨漸消。丁宗臺詭取之心〔六〕，亦尋解怠。往來叫控，只此一夔。又得録事鄧公之親弟舉人鄧文涓爲二級判事，善爲斡環。繼又聞得里夔欲恃正案官家奴名𠀧培求爲内援〔七〕，意頗難之。忽於次日某在博場，見正案官家婢名氏昔，因以浪戲求親，索伊密言於正案之妻，引某來前，用行間計詐爲里夔之弟，具以所被社人玉笋殘忍之事條陳，哀乞夫人審恤，請與判官治他之罪，乞謝銀三百元，三日具將遞納。言訖，乃回里夔住所，飲酒歡談。館主問曰：「公之案款如何？一場破笑若是。」應曰：「某今入内事清，這款安如盤石。」館主曰：「公所恃何人？」曰：「某恃𠀧培引入，公可秘之。」館主乃以事密告里夔曰：「𠀧培頗有二心，公若恃之，必然誤事〔八〕。」乃止。由是正案之妻望了旬間，又無音信，乃密告其夫盡寫名夔不好。及登堂，乃處陶夔土宅顧與丁彬過限乞如斷賣。玆經外限，留玉笋，這係玉笋家財，里簪原無干涉，舉請與里夔叶嫌織訴名，簪甚爲無理。那二原單擬行駁却，這等家財交來名笋，名夔已斷不得妄争。次日夔入抗記，某亦隨之，自是案至第三。歷年來往，家財殆盡，而案理未伸。及辛丑年五月新官陳文玳韜回府莅，官吏一新，民情未曉，又被正總范琯偏爲鄉者，叙某前務不得行收搜税，府官飭保分收。自

是兄次日漸收權，求與上官立成社會。某此間又爲文陵新里長雅保領銀數僅一千元，債主福康呈座追問。某自料身爲里長，鄉政分權，仇人滿面，倘加拘來，名命難全，意欲乞辭，紛紜未決。繼而兄次結黨深仇，叫某消失，分錢至三千貫，意欲謀行革役，方能安坐鄉權。於是客往省堂哀訴，乞行革斥，且叙若不得請，亦立他計除之。間承撫部陳大人字陳美，與我先考同科。聞言有礙，乃密告府官，潛禀勤辭，某得信即來陳叙。府官笑曰：「這田上命迫我承行，我係初來，與你原無憎愛。」某聞言，乃就省堂，粗知次室夫人得寵，潛買禮物投之。夫人乃告於撫部官曰：「武陵里長親父與公本是同科，伊係良家子弟，去日來前拜禀，伏乞垂憐，公意若何？」撫部曰：「予知之矣，今日之事，惡之所以愛之。卿有受伊禮物如何？可畢還之。」乃立即喚某來前曉告曰：「予觀你社，盡你仇讎，你若久留，噬臍何及？宜速出修單辭役，方可保全。」某聞言，乃出修單，遞憑辭役。間兄次探見撫部，頗有垂憐，乃往密禮使座參辭阮道瑨銀二百元，只待撫部咨來，是爲得計。及咨依許辭役，並遞兄次所控諸單，一皆停究。此次辭役及服事共十三人，同飭向座候領文憑。某依日向候，見十二人畢領，而某名不見。直候移時，忽見撫部軺來，某往具陳其事，大人許諾，即引入座。謂公使曰：「公由何未許武陵里長辭役？」公使曰：「你係罪人，俟交案座結清，方可準許。」撫部曰：「否。忝已察之，伊三務來兹，不得行收搜税，而伊社原補支差，則這款公錢里長由何消得。只是伊黨積嫌，織成訟事，忝已察了的情，彼真無罪。」公使曰：「公何由知伊等叶嫌？」曰：「某與伊父本是同科，識得伊家仇怨，自昔已然。彼係一個書生，未諳世態，乞許辭役，庶免冤情。」使官大笑許諾，連呼瑨、瑨，可遞憑來，立即準依，交來與某。道瑨視某頗有赧顔，然無可奈。

逮至新年壬子，陳德廣投單願爲里長，某亦將黎萼應之，第以陳廣年例未充，關心於某，乃密往南定

省陰捉某債主黄福康。曰：「公所許忝社里長債款，今伊已辭役，若不急行拘束，倘伊避面别逃，這債從何追問？」福康乃忻然就計，直向南案乞法施行，廣乃用計姦開充爲里長，某被拘鑑四月，伊不見還，乃放出捉里雅送鑑。某自得出之後，自料區區世局，任得浮名，半世風塵，餘生何樂。乃就本省記贈家更衣洗浴，往探舊債主康福進借銀三十元。歷往河城，環遊勝賞，適遇原府官范公黄攬及翰林阮德隆勸入開智進德會，意欲由此别立梯堦，素了鄉政。於是浪遊旬日，始返回家，而河内前年之案又接至矣。某乃與親弟玉笋同往河城，恃狀師睦陵守案，而里夔亦恃尺歌狀師抗之。二次登堂，皆依原案。里夔又再恃逋那狀師抗告，及再登堂，我狀師睦陵謂逋那曰：「逋那逋那，斷賣若何？抗告抗告，將斷指耶？」不肯分解而還。上審復依原案，且罰里夔誣告之罪，及得命施行，伊固不肯交來，府官陳文玳二次截交，伊方受理。合算這土宅自壬戌至丙寅，五年爭訟合算質銀二千元零，而某之財産精神幾乎竭矣。自認清之後，被伊殘破家園，草樹樵類無遺，緑莧青苔，遍生門户，而某則家情窘乏，債款頗多。玉萁則認土除銀，黎昱亦截家叩債，祠堂一所，里夔又哀乞量還，某逡巡未許。先妣謂曰：「四五年來爲人所害，今日如此，天道好還。彼既乞憐，汝宜不盡，乃命許之。」由此收拾叢屋瓦磚，賣得銀數倣二百元。先妣即將來還康福進債款。債主曰：「忝素念斯人儒中品味，今之債款，欠本實多。但爲留一點情，乃撰文字還之。」

此後纔得一年，風塵少静，魚安沸水，狼息飛烟，老母在堂，田園爲樂。孰意世事如棋，了一局更成一局。次年里廣辭役，玉笋又出投單，每每止之，而伊不聽，又得次母出産成之，乃與副里陶李森争焉。一年之内，蚌鷸相持，百計千方，駁伊弗克。及至公舉，票數均平，而伊年更長。頃間，玉笋又聽黎軒之

說，陰與伊堂叔黎光輝要求白票，光輝乃潛謀與族人黎文逈，曰：「公於前次既投玉笋，而我則保李森，今伊義迫買予票，謂若不投，伊將害命，死生所係，公其念之。今請更之，俾伊再舉，亦得均平，後來任彼爭衡，則我方全性命。」黎逈以爲實告從之，及至再舉，我方注意光輝求得白票，輝乃手書白字，人共見之，不意文逈已暗投森矣。及開票則李森票數如原，而玉笋又輸一票，那間未審所由，親弟玉篆喚某謂曰：「今日之事未得的情，然職此之嫌，由於里廣，我等七人鬪一可也。弟請打殺里廣以洩所恨，兄宜許我施行。」某因止之，及立編本兩邊侍立，某亦立在廣邊。玉篆乃從外來，意圖害廣，某際此荒芒連呼：「不可！」黎逈見之，以爲害己，乃催會所後門走脫。玉篆見之，呼曰：「孽根在此，急打煞之。」乃率家人入黎逈家打破一場，甚於傷痛，並收來去日所買票之銀數。此間，公舉事清官衙亦去。逈乃就福堂帶傷向座投控，某將銀壹百元隨往阻之，而伊不聽。回思里長已輸，又於刑事，於是玉笋乃自爲身謀，苟求脫計，潛往府官陳建平取銀三百元，及參辦官字浸還銀一百元。乃挈眷就北江省居焉，存所納在使座買書銀二百元，又被黎軒引次母索還，而前日所費之銀數盡歸於某之家園矣。此次典賣，與欠母土陸高銀三百六十元，范玉笋家宅壹百元，領在左輔☐玉發銀五十元，南量范光洗銀壹百五十元。

於是庶事叢交，惟余是問，差衙債主，來往如輪。某自念田園喪了，案款牽之，日夜憂思，終無可奈。幸有本省使官前經謀事不成，又被河城候究，乃引某就正案官囑曰：「我爲名笋謀一里長不成，含羞多矣。彼於此案，職此之由，今我去矣，煩公爲你保全。」正案官許諾，及登堂遂許免護。黎逈又來抗記，某亦隨之。乃潛與社人鄧玉樣乞得原按察官黎世偉名帖入謁陪審判官范嘉瑞，及上審登堂，亦依原案。自此而兄弟索居，家情忙從，玉笋則北江居住，氏箭亦不識何之。老母在堂，徒勞悵望，門閭寂寞，歲月

偏安。由此付里，陶森催補，來年玉篹繼之。未及二年，仇黨又尋方陷害，玉篹亦干案款，歷年叫訴，莫可挽回。某際此時艱，鄉曲家情，不堪認了。嗚呼！造化何心，生予何事，功名一路都陳迹，風雨幾回累此身。每欲棄了家忙，優游報館，托身典籍，勵志文場。披來抱負之懷，展了平生之志。於是用寄詩章，書來開智，要求一職，以表所長。詎意世事如磨，風塵未了，宥於世態，莫脫常情，黑夢愁場，茫然未醒。於辛未年春投，爲正會河城書召，卒不能行。乃拊書嘆曰：「浮生幻境，何事縻人，驥足長途，誰爲阻力。苦海迷津長太息，明月清風莫見期，黃粱賴覺是耶非，黑夢遑將名與利。」自此擔叨鄉職，三年之內，祠壇廟宇，庶務恢張，道路橋梁，一番振整，自謂一職之勸，進身有路。誰識搏沙枉費，銜石徒勞，僕僕塵途，終成底事。運來屠釣成功易，事去英雄飲恨多。由是向里長陶李森以穀江早完，蒙升九品辭役。親弟玉篹又出繼之，每念一家秉政有間可乘，第以限在六年，難於退步。循至五月初八日，萱堂又謝世矣。於此預知世局漸入愁場，凡斷鄉權，每多回避。至來年八月，身當衰絰，運屬坎坷，內則隱隱癡情，離心莫測；外則攘攘狗行〔九〕，反面成仇。陰捉小民，捐生害命，薪頭放火，樹上添枝，忽於平地又突起風雷矣。某際此時艱，又多不遇，省堂則韋總督主權，案座則楊大人判斷，王侯第宅皆新主，冷落塵途孰與親。逮至登堂，被於六月。由此，某當局迷心，懷安敗事。抗案之後，專委玉笋往恃匪人，費了幾錢。案終完結。含情隱隱，徒自傷悲，痛恨時艱，形諸篇什。有感慨詩云：

夜靜深更月未斜，幽情一片獨含嗟。窮通二字天爲政，來往雙環勢似磨。
□我從頭原有意，撩人何者更無涯。廣寒獨對窗前話，一酌憑風問素娥。

嗚呼！事無常定，人莫誰何，哲人遠矣，愛我誰耶。乃謂弟里長玉箕曰：「若我更名，我將吉矣。」玉箕紛紜未決，忽有暫驛書來，拆見弟簷書訪。內叙：「弟今棲身遠國，見得家書，叙兄被案，弟憮然墜淚。不覺含情，如果的情，害人之命，則兄宜身受之，無貽後累。若是冤債，則宜努力求全。何忍遽輕身世。伊乃潛書遺玉笄，寄銀二百元，往行抗告。時當乙亥年五月日，接見玉笄書來，報謂兄宜撰將案理精寫一單，直往河内案座陳訴，弟已尋師抗告了。」於是某與玉篡往程浦市，買下禮物，交玉篡舉行。忽有書田里長蘇伯郎遡入伊家，玩賭博場，誰料薄命紅顏，斷腸已定，天羅地網，健翮難逃。忽於半夜本省監兵官及府衙兵回捉獲，及解回衙。某就本官陳訴，放回規料意欲赦之，又被伯郎阻之，曰：「某已向省密請事清，無煩挂慮，公宜留些銀來，附我所費係向省堂，即行放赦。有忝父兄在此，公且勿疑。」某聞言，乃止。於是留衙十五日，遞解省堂，寄之一夜。明日，遂命送牢，又十五日登堂，被於十日。當此前案未完，後案繼之，某自念已於監了，無用抗爲，及至返回，忽見河内票傳，覆究年前之案，蒙得免護，回想十日之於則無可奈矣。合算自被案以還，費銀四百元零，及弟簷得法回家，某乃讓來故宅，增取銀一百陸拾元，遷居新宅。通算自辛亥至丙子年九月日來此新基，合十五年遷居三所，萍蓬身世，歷闕時艱，回憶前途，終成幻夢。念及祖師前程算定之言，至今自念，□笑，兹幸也。

【校勘記】

〔一〕「時當丁酉年十一月日也」，「時」原作「辰」，爲越南諱字，今改回，下同。

〔二〕「斡環來往」，「斡」原作「幹」，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三〕「美字有恪」，「字」原作「子」，據文意改。

〔四〕「謂諸門弟曰」，「謂」字前原衍一「謂」字，删。

〔五〕「新契又不勝寫」，「不」字原無，據文意補。

〔六〕「丁宗臺論取之心」，「宗」原作「尊」，爲越南諱字，今改回。

〔七〕「繼又聞得里夔欲恃正案官家奴名吒培求爲内援」，「吒」爲喃字，意爲「三」。

〔八〕「必然誤事」，「誤」原作「悞」，據文意改。

〔九〕「外則攘攘狗行」，「狗」原作「狥」，據文意改。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13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356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2
SS号=12774208
DX号=000007658092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58092&d=7BBFAB926829F3B8CCAC0999D9BC7F9C&fenlei=0904&sw=%D4%BD%C4%CF%BA%BA%CE%C4%D0%A1%CB%B5%BC%AF%B3%C9